思無邪匯寶。

拾陸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梧桐影／清・「不題撰人」

巫夢緣／清・「不題撰人」

思無邪滙寶 ㊩㊧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梧桐影]

／清・「不題撰人」

[巫夢緣]

／清・「不題撰人」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滙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㊅拾陸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拾⃝陸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梧桐影」

清・「不題撰人」

《梧桐影》出版說明

本書回首抄自《覺後禪》，謂性欲爲人之自然需要，不可禁欲，亦不可縱欲。著書主旨則在勸人不可讓婦女與和尚及戲子往來。舉明蘇州秀才葉心安與僧普占交遊，普占見葉妻花艷嬌美設計誘入寺中強姦並擬殺心安。適海公巡行獲救，乃斬普占流助惡衆僧爲例。又謂江浙多淫風，天啓末有憨道人在蘇州傳授採戰之術。私窠子汪乙與之同宿三天，後病死。此等風氣賴秦御史等方改變。

故事主線述三拙和尚及戲子王子嘉事。三拙代州人，十三歲即由父送去出家，遇雲遊僧憨道人，向之學採戰之術，又同至五台山學武。後李自成部下攻五台山，寺僧疏散，三拙與憨道人獲銀外逃。乃扮爲西商至大同購貨，住鄭寡婦店，與店主婆媳通。運貨至南方途中，憨道人在黃河落水。三拙至蘇州買貨完，已爲順治初年。乃租范家墳立寺收徒。是時蘇州有名戲子王子嘉少名閏官者，其母顧氏嫁縣王財主爲繼室。財主死，顧氏改嫁，將閏官過繼舊情人陳某，被帶至蘇州學戲，成名旦，入陳進士家班受訓練，成蘇州第一旦。在人家演戲時爲內眷勾引相通。入清時進士自盡，王子嘉入戲班演小旦。一日演戲時遇三拙，三拙悅子嘉之色，子嘉欲學三拙採戰之術，彼此往來。三拙在本寺一帶姦騙婦女，王子嘉又爲介紹大户人家怨婦。一次子嘉於平湖某鄉宦家中演戲，與其妾通被打，亦爲班主解僱。乃改爲串戲清客，與達官貴人來往。

三拙通一尼姑，尼姑薦一寡婦，然該婦甚貞烈，告其弟小秀才。秀才糾合人手打三拙，被

逸去。三拙擬強姦其舊情人之女，女喚四鄰救命，二事並發，鄰里告官。順治十三年李御史到任，從老和尚及轎夫口中得知三拙及子嘉劣跡。乃捉拿兩人重責並枷於城中各處而死。後有人夜宿於閶門外，聽見三拙及王子嘉交談生前及死後種種。又有人寫詩稱揚或鄙駁王子嘉。曾有陝西客人途中遇憨道人，談三拙子嘉事。後道人離去，客人追出時見庭中梧桐樹搖曳，光彩甚異。

* * *

此書不著撰者姓氏，其首回全抄自《肉蒲團》第一回，並謂：「此段乃《覺後禪》小說，提醒世人著書之意，今不憚抄襲之者，亦是竊比諄諄耳。」則此書之作，當於《肉蒲團》風行之後，估計康熙末、雍正年間。本書第十一回首作者自云：「捉筆時正值中秋將至」，同回回末又：「老子正值悲秋，因譜二孽，遣筆消悶。」第三回述及魯推官清廉，受知於秦御史，因王撫院自縊去官，後得昭雪，似爲時事，或可由此找出撰書之確切時期。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浙江湖州知府禁淫詞小說書目、余治《得一錄》卷之十一所載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單，及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均著錄此書。

本書所記三拙和尚及王子嘉事在蘇州被枷死事亦見當地人之記載。《丹午日記》〈哭廟異聞〉謂「國初有三妖：金聖歎儒妖，三折和尚僧妖，王子嘉戲妖。三人俱不得其死。」〈小旦王子嘉〉謂「順治十年，巡按李公森先訪拿二人，重杖用立枷，並枷於閶門月城而死。」王子嘉爲明末清初崑戲名角，與名士甚多交往，尤桐《艮齋雜說》、徐釚《續本事詩》、吳偉業《梅村集》及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等書，皆有詩文記王紫稼事。岐山左臣編之小說《女開科傳》中即

提及此二人，稱王子嘉爲子彌且事稍異。此書蓋據時事傳聞寫成。此書因主角爲和尚、爲戲子，其敍寫當時寺廟及戲班情況甚詳細，頗有參考價值。

所見有下列兩版本：

㈠嘯花軒刊本。大連圖書館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皆有收藏。扉頁正中大字「梧桐影」，左下側小字「嘯花軒藏板」，右上側小字「尋私覓趨（趣）」，有隔線。次題「新編梧桐影詞話目次」，接下十二回錄。次正文，首頁首行題「新編覺世梧桐影」，接第一回。版心無魚尾，上作「梧桐影」，中回次。四週單欄，目錄有界欄。正文半頁八行，行十八字。

㈡吳曉鈴藏抄本。目錄首行題「新編覺世梧桐影」，次十二回目錄。正文首頁首行題「新編覺世梧桐影」，次第一回。素白紙抄，正文半頁十行，行十八字。有空格缺抄處，有缺頁，可知所據以迻錄之底本有破損，不全。文字經校改，可正刊本誤失。

此次校勘以嘯花軒本爲底本，其文字漶漫及失誤處則據抄本校正。詳參各回末校記。

碧松覓題

梧桐影

嘯花軒藏板

嘯花軒刊本扉頁

新編覺世梧桐影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事說法

談色事就色慾開端

詞曰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
消利息。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
院。放逐衰翁。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
叢。世間眞樂地。算來算去。還數房中不

嘯花軒刊本第一回第一頁右半面

新編覺世梧桐影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事説法
談色事就色慾開端

詞曰

黒髮難留朱顔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　世間真樂地筭來筭去還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〻燕酣恨處怕響晨鐘醉眼

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詞名曰滿庭芳單說人生在世朝々勞苦事々愁煩沒有一毫受用處还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聖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々勞苦解々愁煩不至十分憔悴照拘儒說来婦人腰下之物乃生人之门死我之户據達者看來人生在世要沒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还早白几年壽还要少几年不信但看世間的和尚有几人四五十歲頭髮不白的有几個七八十歲由身不倒的或者說和尚难熱然出

吳曉鈴藏抄本第一回第一頁左半面

新編梧桐影詞話目次

目〔次〕終

校記

❶「倖」底本作「体」，據正文內回目及炒本改。

❷「伏」底本作「眼」，據正文內回目及炒本改。

新編覺世梧桐影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事說法　談色事就色慾開端

詞曰

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世間眞樂地。算來算去。還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朝燕(暮暮)酣恨(眠)處。怕響晨鐘。睜眼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詞。名曰滿庭芳。單說人生在世。朝朝勞苦。事事愁煩。沒有一毫受用處。還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聖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息勞苦。解解愁煩。不至十分憔悴。照拘儒說來。婦人腰下之物。乃

生我之門。死我之戶。據達者看來。人生在世。若沒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還早白幾年。壽還略少幾歲。不信但看世間的和尚。有幾人四五十歲。頭髮不白的。有幾個七八十歲。肉身不倒的。或者說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有去路。或偷婦人。或狎徒弟。也與俗人一般。不能保元固本。所以沒壽。這等。請看京裡的太監。不但不偷婦人。不狎徒弟。連那偷婦人狎徒弟的器械。都沒有了。論理就該少嫩一生。活活幾百歲纔是。爲何面上的皺紋。比別人多些。頭上的白髮。比別人早些。名爲公公。實像婆婆。京師之內。只有掛長壽匾額的平人。沒有起百歲牌坊的內相。可見女色二字。原于人無損。只因本草綱目上面。不曾載得這一味。所以沒有一定的註解。有說他是養人的。有說他是害人的。若照這等比驗起來。不但還是養人的物事。他的藥性。與人參附子相同。而亦交相爲用。只是一件。人參附子。雖是大補之物。只宜長服。不宜多服。只可當藥。不

可當飯。若還不論分兩。不拘時度。飽吃下去。一般也會傷人。女色的利害。與此一般。長服則有陰陽交濟之功。多服則有水火相尅之弊。當藥則有寬中解鬱之樂。當飯則有傷精耗血之憂。世上之人。若曉得把女色當藥。不可太陳。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未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毒也。胡爲懼之。既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飯也。胡爲溺之。如此則陽不亢。陰不鬪。(閉)豈不有益于人哉。只是一件。這種藥性。與人參附子。件件相同。只有出產之處。與取用之法。又有些相反。服藥者不可不知。人參附子是道地者佳。土產者服之無益。女色倒是土產者佳。道地者不惟無益。且能傷人。何謂土產。何謂道地。自家的妻妾。不用遠求。不消錢買。隨手扯來。就是。此之謂土產。任我橫睡。沒有阻撓。隨手敲門。不擔驚恐。既無傷于元氣。且有益于宗祧。交感一番。渾身通泰。豈不謂之養人。艷色出于朱門。嬌粧必須繡戶。家雞味淡。

不如野鶩新鮮。舊婦色衰。爭似閨雛少艾。此之謂道地。若是此等婦人眠思夢想。務求必得。初以情挑。繼將物贈。或踰牆而赴約。或鑽穴而言私。饒伊色膽如天。到底驚魂似鼠。雖無誰見。似有人來。風流汗少。而恐懼汗多。兒女情長。而英雄氣短。試身不測之淵。立搆非常之禍。暗傷陰德。顯犯明條。身被殺矣。既無償命之人。妻尚存兮。猶有失節之婦。種種利害。慘不可當。可見世上人。于女色二字。斷斷不可捨近而求遠。厭舊而圖新。做這部小說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爲世人說法。勸人窒慾。不是勸人縱慾。爲人秘淫。不是爲人宣淫。看官們不可認錯他的主意。既是要使人遏淫窒慾。爲甚麼不著一部道學之書。維持風化。却做起風流小說來。看官有所不知。凡移風易俗之法。要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讀聖經賢傳。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裡面。又厭聞忠孝節義之事。喜看淫邪誕妄之書。風俗至今日。可謂靡蕩

極矣。若還著一部道學之書。勸人爲善。莫說要使世上人。將銀買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捨經藏的。刊刻成書。裝釘成套。賠了帖子送他。他不是拆了塞甕。就是扯了吃煙。那裡肯把眼睛去看一看。不如就色慾之事。去歆動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時。忽然下幾句針砭之語。使他瞿然歎息道。女色之可好如此。豈可不留行樂之身。常遠受用。而爲牡丹花下之鬼。務虛名而丟實際乎。又等他看到明彰報應之處。輕輕下一二點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道。姦淫之必報如此。豈可不留妻妾之身。自家受用。而爲隋珠彈雀之事。借虛錢而還實債乎。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愛其妻。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謂就事論事。以人治人之法。不但做稗官野史之人。當用此術。就是經書上的聖賢。亦先有行之者。不信但看戰國之時。孟子對齊宣王。稱說王政。那宣王是聲色貨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只隨口贊一句

道。善哉言乎。孟子道。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宣王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就把公劉好貨一段去引進他。宣王又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說到這一句。已甘心做桀紂之君。只當寫個不行王政的回帖了。若把個道學先生。就要正顏厲色。規諫他色荒之事。從古帝王具有規箴。庶人好色則亡身。大夫好色則失位。諸侯好色則失國。天子好色則亡天下。宣王若聞此言。就使口中不言。必定心上回覆道。這等寡人病入膏盲(肓)不可救藥。用先生不著了。誰想孟子却不如此。反把太王好色一段風流佳話去勾住他。使他聽得興致勃然。住手不得。想太王在走馬避難之時。尚且帶著妻女。則其生平好色。一刻離不得婦人可知。如此淫蕩之君。豈有不喪身亡國之理。他却有個好色之法。使一國的男子。都帶著婦人避難。太王與妻女行樂之時。一國的男子婦人也在那邊行樂。這便是陽春有脚。天地無私的王化了。誰人不感頌他。還

敢道他的不是。宣王聽到此處。自然心安意肯。去行王政。不復再推寡人有疾矣。做這部小說的人。得力就在于此。但願普天下的看官。買去當經史讀。不可作小說觀。凡遇叫看官處。不是針砭之語。就是點化之言。須要留心體認。其中形容交媾之情。摹寫房幃之樂。不無近于淫褻。總是要引人看到收場處纔知結果識警戒。不然就是一部橄欖書。後來縱有回味。其如入口酸嗇(澀)人不肯咀嚼何。我這番形容摹寫之詞。只當把棗肉裹著橄欖。引他吃到回味處。也莫厭攤頭絮繁。此一段乃覺後禪小說提醒世人。著書主意。今不憚抄襲之者。亦是竊比諄諄耳。第世人讀覺後禪後。自然警惕。知篤夫婦之恩。享閨房之樂。不至孟浪淫邪。或罹刑殺矣。自然不至太密。或有耗精血。損軀命者矣。所言不可太陳。亦有深意。大凡婦人有貞性者自不繫懷枕席。至若陰柔水性。戀愛貪恩。自是女子一種肺腸。苟或稍與疏遠。柔者必至怨尤。狡者

定謀苟合。鑽穴踰牆。勢所不免。至哉覺後禪不可太陳。不可太密二言。洵有味乎。將是治家之道。自應謹身。以杜內踰。亦不可不深心以防外侵。常見人家。溺愛妻妾。至縱其鬧場看戲。荒寺燒香。露面拋頭。飽人饞眼。最無恥者。莫如俳優。最淫毒者。莫如賊禿。而要令嬌姿弱質。襍溷其中乎。其不至蹈淫穢者。葢幾希矣。於是縷縷苦心。不能自遏。至煩唇舌。爲一陳之。雖摹寫不知工拙。要不過代晨鐘之一叩爾。本事下回便見。

第二回　和尚誘佳人寺內姦淫　太守賈(假)拈香放出書生

詩曰

今朝欲向問扁舟。　有楫無人未肯浮。
露出一團情甚好。　吹開兩片意纔休。
天緣不與人心合。　國法方知我自投。
正是水平波又起。　招來風雨滿江愁。

天下之最可恨者。莫過這些壞法的淫僧。既占了名勝山川。復討盡色界便宜。偏有那些宰官護法。世宦皈依。拚著自己的嬌妻弱女。爲佞佛長生之計。世所謂肉佈施者也。當初漢梁諸君。創闢闍黎弘訓。請迎經懺佛牙。留此異流。貽毒中國者。總因緣障未開。喜供奉犧之祭。業塵猶擁。願奴同泰之身。（同泰是塔名梁武帝願捨身在此群臣斂錢贖之）雖功遍檀林。施逾衣鉢。皆是貪癡贖罪

之念。所以致此。那知你生平。不消做那一件傷筋動骨之事。將這些好善的虛文。那敵得過行惡的實際。此事人天無漏之因。雖多方奉佛。有何益處。怎奈這些執迷不悟的。貪疑到底。抬得這班佛子。一發軒張。要銀錢就是銀錢。要齋糧就是齋糧。要蓋造就得蓋造。要裝修就能裝修。那些法兒生發無窮。有時生發盡了。到(倒)反怪那數間殿宇。如何尚未傾翻。兩旁佛像。怎麼還不跌倒。以致施捨無因。化緣莫藉。其設心何等險惡。假如今有貧儒寒士。無可控訴的。即歎向朱門。乞其銖兩。即欲問慈悲。望他拯濟。悉屬鬼門問卦。何曾有百求一應。反添了許多憎惡不堪。但只是有一班人。學和尚之搖尾而不得者。皆係猥瑣下流。非吾道也。蓋是貧非病。寧憎無憐。吾惟不食嗟來之食。雖至死而不變。斯其人爲何等哉。要知作福者未必有功。而作孽者定然有報。古云

人間私語。天聞若雷。

暗室虧心。神目如電。

萬惡淫爲首。神天不可欺。但作惡者。僧尼爲甚。凡世人將兒女送入空門者。眞正癡愚。子女幼時焉知修行。大來看了老禿之樣。就能無法無天。總由和尚淸閒無事。未免胡思亂想。每想到微妙去處。不覺興致勃發起來。就要無所不至的形容出來。但天下之大愚匹夫甚夥。肯放妻女入寺遊玩。飽齋和尙。這等人最可恥。吾想僧尼並無益世處。比如離亂之時。何不將和尚出陣。以報朝廷。又不損兵民。豈不美哉。竟聽其安然。眞乃朝廷之惰民。民間的蛀虫。色中之餓鬼。淫盜之專謀。天下之人受他蠱毒者。不可勝數。若與僧尼往來。決受其害。東坡云。

不禿不毒。不毒不禿。

愈毒愈禿。愈禿愈毒。

何以見得禿毒。昔明朝年間。蘇州有一秀才葉心安。常在華山寺讀書。

與僧普占朝夕交遊。普占一日往心安家相訪。適心安外出。其妻花氏艷娘。聞夫常說在寺讀書。多承普占湯飯。因出來相見。留他一飯。普占見花氏容貌美麗。言詞清婉。不勝喜慕。後心安復往寺讀書。月餘未回。普占遂心生一計。將銀買囑香火道人。假扮轎夫。午後到花氏家道。你相公讀書勞神太過。忽然中風死去。難得普占救醒。尚淹淹（奄奄）在床。死生未保。今叫我二人來接娘子。他有話分付。花氏說。何不將眠轎送他回來。二人道。寺中長老要將轎送他回來。奈此去路途甚遠。恐路上冒風。症候加重。便難救治。娘子可自去看之。臨時或接回。或在彼處醫治。有個親人在傍。也好伏侍病的。花氏聽得信爲實然。焉不著急。即登轎去。天晚到寺。直擡入僧房深處。却已整排厚筵。欲與花氏對飲。那花氏到彼處。即問道。我官人在那房裡。領我去看。普占道。你官人因衆友相邀。往靈巖遊玩山景。適有來報他中風。小僧去看。幸已淸安。此

去有五六里路。天色已晚。可暫在此歇宿。明日早去。花氏心內生疑。奈進退無路。只飲酒數杯。又催轎夫去。普占道。此處轎夫不肯夜行。各自回去了。娘子可寬飲數杯。不要性急。又令侍者。小心奉勸。酒已微醉。乃取燈照入禪房。普占道聲娘子。此處安置。竟自去了。花艷娘進內。見錦衾繡褥。羅帳花枕。件件美麗。以燈照之。四壁皆嚴密。花氏只得閉門帶衣而寢。終疑慮不寐。及鐘定後。普占從背地進來。近床抱住。艷娘喊聲有賊。普占道。你就喊到天亮。無人來拿賊。我爲你費盡了多少心機。今日纔得你到此。亦是前生夙緣注定。不由你不肯。花氏道。野僧何得無禮。我寧死決不受辱。普占道。娘子。肯行方❶便一宵。明日送你見夫。若不憫憐。小僧定要斷送你命。將屍埋在廁中。永不輪迴。艷娘喊罵。纏至半夜。被普占行強。剝去衣服。將手足捆縛。恣行淫污。次日半朝方起。普占謂艷娘道。你被我設計誘來。事已至此。可削髮爲僧。藏在寺中。衣食

受用。都不虧你。亦有老公倍（陪）伴。若使昨日性子。有麻繩剃刀毒藥在此。憑你死罷。艷娘想道。身已受辱。死則永無見夫之日。此冤莫報。不如忍耐受辱。倘得見夫。報了此讐。然後就死。乃從其披剃粧點。過了半月。忽一日。心安來會普占。艷娘聽得是丈夫聲音。挺身奔出。普占即趕出。心安纔與艷娘作揖。艷娘哭叫官人。可認得我了。我被普占哄騙在此。日夜望你來救我。心安大怒。扭住普占便打。被普占撞鐘聚集衆僧。將心安捆住。取出刀來。要殺心安。艷娘上前奪刀道。可先殺我。後殺我夫。普占將刀藏起。強扯艷娘。入房弔住。再出來殺心安。心安道。妻被你拐。夫被你殺。我到陰司。焉放你過。若要殺。可與我妻相見。一處死罷。普占道你死。花氏無所望。花氏終身自我妻。安肯與你同死。心安道。全我身體。容我自死罷。普占道。我且積些陰功。將他鎖在後山塔上第九層內。聽其自死。自關入塔內之後。花氏日夜啼哭。拜禱觀音菩薩。願有

人來救他丈夫。過了三日。適值海公巡行其地。夜夢觀音引他至華山寺方丈後。塔內關鎖一黑龍。初夜亦不爲意。至第二三夜。連夢此事。心始疑異。乃命人役相隨。逕到華山寺中試看。一進方丈坐定。果見方丈後有一塔。即令手下人打開。層層尋看。只見一人餓餓將死。但氣未絕。海公知是被僧所囚。即令人役守住前後寺門。不得令僧衆潛遁。當即取粥湯。漸漸灌下。一飯頃方甦。心安甦回。見海公在上。乃訴道。僧普占既拐我妻。剃髮爲僧。又將我捆囚塔內。望老爺伸冤。海公命拿普占。頃刻拿到。但四處搜覓。並無婦人。海公再命嚴搜。乃于複壁中鋪地木板揭起。有梯入地下。乃是地窖。點燈明亮。一少年和尚在內。當即叫他上來。拿見海公。此和尚正是花氏。見丈夫已放出。普占已鎖住。花氏乃從頭敍其先時騙誘的巧計。到寺強奸的隱情。後來剃髮的根由。及已聞聲見夫。普占捆夫要殺。困鎖塔內之事。一一分訴明白。普占不能抵辨。

（辯）只磕頭道。僧人該死。甘受處置。海公隨即判道。

審得淫僧普占。稔惡貫盈。與生員葉心安交遊。常以酒食徵逐。見其妻花氏美麗。不覺巧計橫生。賺其入寺看夫。強行淫玷。劫其披緇削髮。混作僧徒。雖抑鬱而何言。將待機而圖報。偶心安之來寺。會花氏之聞聲。相見泣訴。未盡衷腸之語。群僧拘執。至行刃殺之兇。懇求身體之全。得囚塔內。乃感黑龍之困。夢入二更。因至方丈後而開塔。餓已五日。心安從危得活。後必亨通。花氏求死得生。終當完聚。普占拐人妻。坑人命。合梟首以何疑。群僧黨一惡害一身。皆充❷軍于邊遠。

判訖。將普占斬首示衆。助惡衆僧。皆發充軍。海公又責花氏道。你當日被拐。便當一死。則身潔名榮。亦不累夫囚塔之難。若非我感觀音托夢而來救。夫却不爲你而餓死乎。花氏道。婦人先未死者。以不得見夫。未

報此僧之仇。將圖見夫而死。今夫已救出。僧已就誅。妾身既辱。不可爲人。固當一死。即以頭擊柱。流血滿地。海公乃命人扶住。血出暈倒。以藥醫救。死而後生。海公謂心安道。依花氏之言。其始之從也。勢非得已。其不死。固欲思得以報仇也。今擊柱甘死。則是非偷生無恥者比。當養起髮來。重敦舊好。心安夫婦拜謝而去。即此看來。花氏不過略漏春光。即生出如許險陷玷辱。可見以淫毒二字。加之賊禿。非過言也。而何以與無恥俳優並論。蓋品類雖似懸殊。而叵測居心。實有相等。待我說一個同惡共濟。淫毒滔天。法網難逃。冥報昭著的一件事。與看官們看。正是。

苦心道出從君悟。　悟到通時始見心。

校記

❶「方」底本作「分」，據抄本改。

❷「充」底本作「克」，據抄本改，下同，不校。

詞曰

芭蕉雨過小簾明。山坡洗復清。何處換鵝。無人載酒。冷落著書情。　松陰五月遮窗暗。幽夢幾時醒。入枕淒然。到門清絕。應是洞簫聲。

右調少年游

又詩曰

潭石孤清潭水潔。逢場便作鶯花劫。
誰將蜀紙寫巫雲。苔錢軟襯飛來雪。
忽聞長安鐵面來。豸衣如豹群心熱。
行部一如雷電般。好（奸）宄知之膽欲絕。

釐弊先使衆蠹清。　次剪淫風根株滅。
柳枝拍短竹枝長。　纔唱新詞第一折。
吹香字字青史傳。　無須更費鸚鵡舌。

話說從古到今。天子治世。亦豈能偏行天下。惟在各臣代宣天子恩威。第一先正風化。風化一正。自然刑清訟簡了。風化惟奢淫二字。最爲難治。奢淫又惟江南一路。最爲多端。窮的奢不來。奢字尚不必禁。惟淫風太盛。蘇松杭嘉湖一帶地方。不減當年鄭衛。你道什麽緣故。自才子李禿翁設爲男女無礙教。湖廣麻城盛行。漸漸的南路都變壞了。古來最淫的。男無如唐明皇。女無如武則天。他兩個都是絕代才情。却被才情壞了事。他如雞皮再少之夏姬。猶有風情之徐娘。私通寧王安祿山之玉環。設無礙窗之韓熙載。恐妨少年高興之徐之芳。罄竹難書。末世尤甚。只有人笑他罵他。並沒人羨他慕他。如今罷了。漸漸的沒人笑他罵

他。倒有人羨他慕他。不但有人羨他慕他。竟有人摹他倣他了。可笑這一個男子。愛那一個婦人。那一個婦人的丈夫。却又不愛老婆。而愛別個。這一個婦人。愛那一個男子。那一個男子的老婆。却又不愛丈夫。而愛別個。可不是眞癡子麽。再說蘇州地方。第一奢華去處了。淫風也漸覺不同。天啓末年。忽然有個道粧打扮的人。來到閶門。初然借寓虎丘。後來在城內雍熙寺。東天王堂。各處游蕩。自稱爲憨道人。聲言教人採戰。有一個中年讀書人。要從他學術。怕他是走方騙人的。說要請他在私窠子家吃酒。就留他住在這家試他果有本事。纔肯送開手。拜師傅。有個極淫極狠的婦人。姓汪。行一。中年人嘗嫖他。弄他人(不)過。因此同憨道人去。整束請師。飲酒中間。憨道人道。咱不但會採戰。還識得過去未來的事。這江以南。淫氣忒盛了。凡是聰明男子。伶俐婦人。都想偷情。不顧廉恥。上天震怒。當遣幾個魔君惡鬼。下界來四(肆)淫一

番。把他人人一個惡結果警戒世人。咱就教了你術法。也不可胡行亂做。中年人道。領教領教。這夜憨道人住汪乙家。汪乙奇騷。又是自己身子。一弄不放他了。連住了三夜。憨道人知他弄損元神。不久要死。也不教中年人術。寫幾行字與他。悄悄逃去了。不上兩月。汪乙害癆病死了。正是。

瓦罐不離井上破。　將軍難免陣前亡。

話說天啓傳到崇禎。後來清朝得了天下。每年差出御史一員。巡行一省。代天子行事。除了四川雲南貴州。每省一員欽差。依然第一個風憲衙門。從來巡按。不比巡撫。巡撫原爲撫安百姓。巡按却爲糾察好(奸)宄。巡撫恩多於威。巡按全用威嚴了。巡按衙門關防。比別衙門不同。因此不擕家眷。不帶僕御。大小衙役。都封鎖在內。水屑不漏。也不游山。也不赴席。偶然公出。衙坊靜悄悄。雞犬不放在門外。就如天子巡

幸一般。初然法度未備。差來御史。也略有些不同了。比及張御史到任。一如舊規。衙門整肅。不期天憫下民。得差一個賽包龍圖的秦御史來。凡是所屬地方。也不游山。也不赴席。各役封鎖在內。水屑不漏。那些大奸大惡。都訪拿了。大半處死。却又是預先私行訪的。不由送訪的參送。至於笞杖的罪贖。毫不入已。自楓橋至無錫。這一帶塘岸。秦御史把這衙門罪贖。委發該縣。一一修葺。用大片石板。沿路築好。以便兵馬及商民往來。有詩爲證。

岸石逢濤亦怒奔。　懸飛空沫濺雲魂。
土經水處泥心滑。　舟過橋時野市喧。
官榜築塘安路客。　道碑頌德達宸閽。
一篇青史傳廉吏。　百世恩榮裔子孫。

秦御史極重魯推官清廉。每事委託。却都是清水生活。並無絲忽沾染。

那知王撫院自縊。後來上司。只道魯推官不能調護。好好一個理刑。自掛彈章。數年不結。如今也賴天子洪恩。問官公道。稍稍昭雪了。正是。

莫言天下無公道。　路上行人口似碑。

自此朝裡好官多了。人人思想輔佐天子。愛恤黎民。成千百年太平世界。但只是雖有好官。也要君相識人。纔能用他。就是用了。也要竟其所能。毋爲讒奪。毋爲奸蔽。使他得以展布。這是天子之福。萬民之幸了。

第四回　頑童削髮從師學術　稚子辭娘入夥爲優

風流死後化秋風。　天北天南處處空。
禿子貫盈活不得。　孌童限到死還同。
遙知淫女相思斷。　懸料閨娥一夢通。
日暮城隅鬼聲碎。　可憐愁嘆付飛鴻。

這一首律詩。是三拙子嘉引子。還有張翰咏周小史四言詩。可借來說王子嘉。俏媚動人處。

翩翩王子。　婉孌幼童。　年十有五。　如月在東。
香膚柔澤。　素質參紅。　團輔圓頤。　菡萏芙蓉。
爾形既美。　爾服亦鮮。　輕單隨風。　飛霧流烟。
轉側猗靡。　顧盼便妍。　和顏善笑。　美口善言。

話說明末清初時代。❶代州地方都是好勇鬬狠。豎起跳梁的人。並沒一個游手游食。做浮花子弟。人家養出兒子來。父親讀書。大兒子就讀書。第二兒子。便經商開店。父親經商開店。大兒子就經商開店。第二兒子便讀書。若養出第三個兒子。恐怕力量照管不來。游蕩壞了身子。後來沒事做。沒飯吃。害了他終身。便送去和尚寺裡。做了徒弟。教他做禪門的事。吃禪門的飯。十家倒有九家是這般。有個人家。生了第三兒子。叫做三拙。他後來說姓劉。又說姓朱。又說姓李。又說姓喬。不知那一個是眞姓。爲何叫做三拙。就如無錫人家。若生了三個女兒。大的叫大細。次的叫二細。三的叫三細。這三拙的父親。原是開店的。也有三五百兩貲本。大兒子叫大拙。就從小學看銀子。打帳做生意。第二兒子叫二拙。從先生讀書。三拙要送去出家的了。因是母親的愛子。又且年幼。要待十一二歲。再作商量。六歲上送與二拙的先生。也讀些神童詩。資質倒

好。先生一教就會了。只是要賴學。在學裡又要與大學生們尋鬧。連二拙也要常常相打。讀了三年書。只識得些雜字。寫得些帳目罷了。十歲上母親歿了。父親和大拙二拙。都不歡喜他。就想送他出去出家了。這代州城西。有個西天寺。寺裡有四個大房頭。西房更覺盛些。掌家的長老喚做了凡。還有師祖一凡。徒弟無凡隔凡。三拙的父親。先與了凡說明了。第三兒子出家。要長老收留的話。等三拙帶過母親週年的孝。揀定了三月初三日。袖了十兩銀子。領了三拙。到西天寺來。了凡迎接進去。先叫三拙佛菩薩座前叩首。然後參見了本師。他父親取出十兩銀子。遞與了凡道。這十兩銀。是送與常住的舊規。請收了。了凡把手接了道多謝。就請師太與徒弟們出來相見。一凡無凡隔凡。都來了。他父親引三拙一一參見。分賓主坐定。無凡隔凡立在了凡身邊。三拙立在父親身邊。把一隻左眼閉著。一凡開言問他父親道。令郎幾歲了。左眼是

幾時失明的。父親道。小兒十五(三)歲了。十一月生日。不得年力。還只得十二歲。兩目都是好的呀。回頭一看。見三拙左眼閉著。問道。這是怎麽樣。三拙道。本師一隻眼。咱❷不敢兩隻眼。無凡隔凡。都笑起來。了凡含怒不敢言。父親再三請罪。只見擺上素菜薄餅。只一凡了凡陪他父親坐下。三拙也令他坐在旁邊。吃了一回。了凡說。獻佛披剃。已揀定初九日了。這日要遍請鄰寺鄰房。還望老檀越早早光降。父親應了告別。一齊送到寺門首。三拙還跟緊著父親。他父親低低分付道。你住在這裡了。咱家私還不上五百兩。只是這地方規矩。若送兒子出家。與他家私十分之一。你明年十四歲了。三月間。咱湊足四十兩。交付與你。連與常住的十兩。是五十兩之數。以完父子之情。你待本師。須如待爹娘。他自然看顧你。你跟師父進去。我去了。三拙全無不捨的意。跳跳躍躍。竟隨了凡。別了進去。他父親見他如此。點點頭道。好好。咱也放心得下。

一徑回家去了。正是。

莫將我語和他說。　他是何人我是誰。

初九日。了凡備齋請客。披剃這新徒弟。他父親也來吃齋都不必說。且說這寺裡有兩個粗用的香火。老的叫老王。小的叫小張。這老王六十多歲。在寺已三十多年了。了凡也不罵他一聲。三拙偏不喜歡他。老狗頭。老不死。罵得老王常是哭。又不好告訴了凡。隔凡在旁勸道。他年紀比咱們大一兩倍。不要毒口傷人。阿彌陀佛。三拙嚷起來道。誰要你管。你是他攮出來麼。隔凡惱得跌足。只得告訴了當家的。了凡沒奈何。走出來打了他一掌。三拙亂叫。師父饒了咱罷。咱原許夜裡的勾當。再大一兩年。自然依你。無凡隔凡小張忍不住。都笑起來。了凡氣得直挺。只得走進去了。偶然一日。了凡的母親。因見天氣涼爽。來看看兒子。年紀已五十七八歲了。進得門來。三拙正坐在佛堂門檻上。母親走到他面

前。三拙公然坐著。笑笑兒道。這裡是和尚寺。這位媽媽來做什麼。和尚不是好惹的呢。無凡走來聽見了道。咄胡說。這是師父的母親。那母親問道。這小猴子。是那裡來的。無凡道。是師父新披剃的徒弟。那母親把手在三拙頭上打了一下。三拙拍手大笑道。這奶奶打和尚哩。那母親進去。與了凡說了。了凡走出來。要打他。罵道。小狗頭。咱的母親。你也沖撞他。三拙道。師父是他的兒子。難道滿寺的和尚。都是他兒子麽。了凡又氣得直挺。又罵了幾句。只得進去了。這三拙從小兒的兇頑。眞也言之不盡。到了次年三月。他父親叫二拙。喚他回家。先和了凡說知了。纔同到家裡。父親道。你年已十四歲了。況也不是愚蠢的。咱許你的四十兩。今日與了你。這城中的各寺。有本錢的。都也做些生意。不只靠著念經禮懺。你須少年老成。不可妄費。三拙收了銀子。扒在地下磕了個頭。父親留他吃飯。問道。你吃齋不吃齋。三拙道。也吃齋。也不吃齋。自己不

去想葷吃。却也不除葷。大拙管家。因三兄弟久不來家。擺了許多葷素的殽。葱蒜薄餅。又是一壺燒刀酒。盡情吃了一回。父親道。兒子你去罷。三拙別了哥嫂。臨出門。對父親道。爹。你兒子看西天寺裡。都是俗流和尙。不是你兒子了終身的去處。咱想往五臺山學些本事。雲游天下。也不枉了出家一場。父親道。雲游也不是容易的事。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不如守本分的好。三拙道。自古道。食祿有方。又道。生有地。死有處。爹既送咱出了家。今日又把銀子與了我。已完了爹的心事了。你兒子有些小小志氣。不肯做槁木死灰。爹你看咱可是沒用的麼。父親道。兒子。咱是好話。要去也只由你。三拙說了一聲。往西天寺去了。正是。

無限心中不平事。　一番清話却成空。

且說三拙袖中藏了銀子。來到寺中。心裡已打算別去。加倍小心。扒在地下。向了凡磕了一個頭。說徒弟回來了。了凡道。好好好。吃晚飯去。晚

景休題。次日三拙在寺門首。問人五臺山的去路。一個鄰舍道。接待寺裡。有個雲游的憨道人。聽見說往五臺山去。一定曉得路道。何不去問他。你小小年紀。問這路怎麼。三拙道。咱問著耍子。沒有什麼正經。說罷就洋洋走了。尋問到接待寺來。果然有個憨道人。借寓已一月了。有一富家的小官。學了他的道術。許他十兩謝儀。等到了手。就往五臺去了。三拙求見了他。問起五臺山路。道人道。小師父你問路。莫非要❸去投師麼。三拙道。不瞞仙師說。咱去年纔在西天寺披剃。見師徒小氣。不足了咱終身。要往五臺山。學些拳棒。好去雲游天下。不枉了出家一場。道人道。不瞞小師父說。咱是平陽府人。小時蒙我師教了縮陽採戰。行道十年。前年被人拿住。幾乎喪命。也想往五臺山學些拳棒。做了護身符。此地傳了一人的採戰。待他送了謝儀。咱就去了。你既要去。咱和你做個件兒也好。這條路是久慣走的。三拙乖巧。就問了道人。是葷是素。次

日把些散碎銀子。買了雞魚肉。并酒果香燭。自拿到寺裡。只說請仙師。拉道人同拜關帝。結爲師兄師弟。道人就欣然允從。三插要學縮陽。道人不肯。道學了這法。容易招禍。況老弟臉上。有殺氣淫氣。只怕善始。不得善終。教了你採戰。也夠你用了。彼(從)此每日三插來學。了凡查問。三插善自支吾。不十日間。道人把養龜護陽。先教會了。然後教他運氣。會運了氣。纔教他蛇游洞。雞啄食。猢猻偷桃。蜜蜂採花。盡情教會了他。那富家也送了謝儀。兩人打算起程。同往五臺山去。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話❹說蘇州府吳江縣落鄉地方有個鄧村十八都。地面傍湖。人皆強悍。就是官府他也不怕。爲錢糧事。差人下鄉。畢竟兩三起。五六個纔敢下去拿人。若是人少。他就先打後商量了。差人稟了官。還說差人詐他銀子。說謊稟官哩。因此蘇州說人蠻法。便道你莫不是鄧村十八都來

的麼。那去處財主也少。饑寒的却也沒有。相近五里。有個半大不小的王財主。發跡已三五代了。住處就喚做王家莊。他家幾代都是單傳。到了這一代的財主。越發命硬。早年父母相繼而亡。三十六七歲。已剋過三個娘子了。結髮生得個兒子。其年已十歲。母是產裡歿的。王財主原是勢利主子。與他定了親。是城中新科舉人。一貪他貴。一愛他富。行聘會親。也費了四五百金。這財主十年內。因做事伶俐。又刻削。倒長了二三千金家私。小戶的田。零星又買了四五百畝。都寄在舉人親家戶上。心裡想如今娶妻。須是城裡。纔尋得出標致女兒。就多費一百二百財禮。下半世受用佳人。不枉了人生一世。說與城裡媒婆。相看了三五處。却看中了北門外。一個開酒米店。顧家的女兒。只得十六歲。這顧家因兩年生意不濟。吃折了些本錢。打帳把女兒與人做妾。多得些財禮。救救店裡的苦。聽見鄉下財主。又正經的塡房。有什麼不允。媒婆講定了

一百兩財禮。二十兩折盒。茶果尺頭。一一完備。擇吉下了聘。十日內就過門。成了親。一個鄉下有錢的人。見了這標致女子。眞正如獲珍寶。好不奉承。家裡大小事情。都是他掌管。只是顧氏年小性拗。見了結髮生的兒子。如眼中釘。在老公面前還好。轉了背。每每非罵即打。這年顧氏就得了胎。次年生了個兒子。因這年閏五月。就起乳名喚做閏官。你道閏官是誰。就是王子嘉了。又過了兩年。又生了個女兒。喚做金姐。顧氏已是二十一歲了。初來時節是閨女。自然不曉得淫蕩。此時年已長了。日夜纏住了丈夫。淫慾過度。王財主四十二歲上。害了癆病。大凡癆病的。虛火越旺。比平日越忍不住了。弄得面黃肌瘦。咳嗽吐痰。漸漸有些起不得來了。大兒子原請先生教他讀書。連閏官也送與先生。讀些百家姓。神童詩。又過了年餘。王財主自覺病體沉重。央媒與舉人親家說了。只說沖喜與大兒子完了親。自己扶病。同顧氏受了拜堂。又勞碌了

一番。越覺起不得床了。奄奄一息。捱了半年。春二月丟了偌大家私。嬌妻幼子。見閻羅天子去了。開喪出殯。都不必說。也還是父親臨終。分付家中大小事情。仍舊顧氏掌管。倏忽將及二年。那媳婦自恃父親是舉人。每每不看晚婆在眼裡。況兼顧氏忍不住。又與先生有些不明不白。大兒子大媳婦。越不敬重他了。十月間。大兒子請了丈人到家。自己打了竈。打帳收田裡一半租米。各自吃飯。顧氏與他爭論。大兒子道。你是我的晚娘。父親面上。說孝順你的。只是我小時受你凌虐。且不必說。近來你做的事。大沒體面。料不是守得寡的了。如今權且各自吃飯。若你要嫁。所謂娘要嫁人。天要落雨。也不敢攔阻。帶兄弟去。自然不相干了。不帶兄弟去。一半田產。後來自然是他的。顧氏心裡。也想活動活動。揀個美少年嫁了。況兼丈夫死時。內囊銀兩。都在他手裡。還有三四百兩。衣飾又有二三百兩。就不爭論。便道。既要我去。明日請我父親來。果然

次日。請了他父親。房中箱籠。搬個盡情。大兒子也由他自去。房裡兩個丫環。只帶一個。船裡只帶得糙米二十擔。道。吃完了再取。顧氏本心。原想回娘家嫁人。飛出籠子。正中他意兒。在顧家揀丈夫。要年小標致。不曾娶過老婆的。急切那有這等人。他父親原是清客出身收心開店的。是那府城清客與做戲的。到吳江來都住在他家。顧氏也勾搭上了四五個。一個扮副淨姓陳的。是他心愛。却因他有老婆。不肯嫁他。南門新出來串戲的姓王。二十二歲。未曾娶妻。兩邊都看上了。但說我兩個小小年紀。那怕養不出兒子。只要女兒。閨官不要來便成。顧氏就請姓陳的來。要過繼與他。父親要留閨官。顧氏不肯。竟被姓陳的帶到蘇州。一年內教會了幽閨。千金。紅拂。西樓。四本小旦脚色。竟是一個旦脚了。正是。

萬事不由人計較。　一生都是命安排。

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明末清初時代」六字底本空出，據抄本補。

❷「咱」底本作「喒」，據抄本改，下同，不校。

❸「要」底本作「安」，據抄本改。

❹「話」底本「無」，據抄本補。

曲在扶童曲無主。不然只如對歌譜。
誰知秋水雕刻成。拂衣斂袖俱有聲。
宛轉低回作悲喜。一片篴魂酒間死。
凄風苦雨少燈光。返魂何處尋名香。
同死更有無髮者。總是情癡孰眞假。
情娘聞之不敢言。爲誰悲怨爲誰恩。
須記輓歌甚時節。天上團圓好明月。

且說王財主的幼兒。好好稱呼閏官。因娘改嫁。把他過繼與陳家。學了四本戲。就起了個表字。叫做王子嘉。雖不曾入班。年又小。貌又美。曲又佳。各班都來拆他去。主席定戲文。反問了他會扮的。纔定這本。果然人

人道好。個個稱強。吹入一個進士耳朵裡。差人與陳優說。畢竟要也入班本衙。陳優道。這是我外甥。他父親歿了。我小姨改嫁。把他過繼與我。原不曾說合班做戲。我還做不得主。等我往吳江和他娘說明了。纔敢應你老娘(爺)的命。進士只是不管。又差管家來說。道我家老爺多多上覆。若你外甥。一世不合班做戲。不好強你。若後來入了別班。必不干休。況且各班拆去做戲。本衙班也曾拆過幾次。豈不是推調。倘怕他母親有話說。有老爺在此。不怕他。有什麼不肯。陳優留他們吃了鍾酒。講到五十兩壓班。衆人回了話。進士允了。就兌了銀子。陳優領了王子嘉到進士衙裡來。進士分付進書房來。陳優不跟進去。囑付王子嘉。只得跪下去。磕了個頭。進士連叫。起來起來。以後也不須行這個禮。又叫留陳教師。吃酒飯去。陳優謝了。不吃酒食竟去。進士分付管家。就在後書房。收拾一間房。與王旦做房戶。明日請其教師來。把本衙班戲單上

的戲。除了他有的四本。一一補完。先補了小旦脚色。再補正旦的脚色。連月裡且莫出去應戲。多補了幾本。纔好憑酒客點戲。王子嘉只得安心在那裡了。正是。

在他簷下過。　怎敢不低頭。

次日就請教師來。逐本寫了。脚本點了板。先念了曲本。然後一句句教他。就如輕車熟路。上口便會。一字不差。一板不走。不上一個月。補完了十本戲了。連舊熟的。已有十四本了。纔教他出去應人家戲。那知到人家去。年又小。貌又美。曲又佳。人人都稱贊道。這是蘇城第一個旦了。忽然三月上旬。正是不寒不煖天氣。城東一富家。五十正壽。擺兩三日戲酒請客。因內眷最喜看戲。定了王子嘉這一班。第一晚戲散。已是五更。通班回家睡了。次日再三分付走場的。道本家怕磨夜午❷後便要上席。衆師傅早些來。邀客的。也早早把客請到。午時就上席做戲。點燈已

半本了。王子嘉同衆人吃了半碗❸飯。走出戲房閒❹步。這夜月明如晝。在簷下。見一十八九歲大丫頭。叫聲裝旦的師傅。王子嘉聽見他叫。只道有什麼正經話。年小徑(竟)不想到歹事。便道怎麼說。丫頭扯他到旁邊黑處道。我家娘娘。叫我送一隻金耳挖與你。叫你今夜戲散了。裡面去說話。王子嘉不是慣家。不知就裡接了金耳挖。就胡亂應了。半夜完了戲。只找了兩齣。客都告別。大家打散吃酒。忽然不見了王子嘉。衆戲子只道。他先回去了。那知他被那丫頭等了他。悄悄領了。從東廊進內房去了。原來這家主人最怕娘子。娘子年紀還只三十五六歲。只推要穩睡半夜。打發家主書房裡。自去歇了。他纔好做私事。況兼老男少女。平日弄他不爽利。見了這美貌小夥兒。戲又好。曲又好。略吃幾杯酒。摟摟抱抱。只想去弄。王子嘉道。我從不曾破體的。娘娘教導我便好。婦人道。包你二十分快活。不由分說。抱他上身來。弄了一陣。又翻他

下來。扒上身去。翻天覆地。大弄一陣。王子嘉只管叫快活快活。不覺軟了。婦人又含他那話兒。小弄一回。見他硬了。翻身大弄。小夥兒初嘗滋味。眞正骨酥神顫。樂不可言。不覺晨雞三唱。天已大明。婦人再三不捨道。今晚完了戲。你同定一班人去了。教我怎放得下。有便須常常走來。我自有照應。我家官人年已半老。不十分在內宿歇。儘可恣意快活。又把臂上一隻金鐲與他。叮嚀再會而別。同班人十分理(埋)怨。又盤問他住在誰家。他只是不說。有詩爲證。

風流只道任顚狂。誰信風流不久長。
可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

且把王子嘉丟過。說那三拙要和憨道人往五臺山學拳棒去。自己識字。却寫不出。央道人寫了張❺紙。壓在本師了凡房裡。小硯底下。道。徒弟要往五臺山學本事。稟聞師父。怕不肯放。只得竟去。誠恐師父見罪。

留此稟知。了凡見了。吃了一驚。急忙走到他父親家。拿字與他父親看。父親道。不肖子。前日原有這話。果然去了。咱旣送他出了家。憑他自去。死活管他不得。從此師父父親把三拙丟在一邊。憑他去了。這代州到五臺縣原不甚遠。只是縣裡到山門。倒也不近。兩個人消停步行。第三日到了山前。在一個飯店。吃了碗麵。已是下午了。商量且住一夜。侵早上山。纔爲至誠。就在這店裡歇了。晚間細問店主人。那一個房頭好。店主人道。也都好。只是山寺的規矩。每房舉出一個有道德。又有才調的。做了長老。不論師父徒弟。凡有大事。都要請問他。他做了主。人不敢拗。又在師徒裡。舉一個掌家。銀米出入由他。又舉一個掌櫃。銀錢收貯在他。又舉一個游方。出山募化仗他。又舉一個管殿。各房輪管。輪著了。他去掌理。本房門戶也在他。又舉一個知客。迎賓送客要他。其餘都是雜差使了。長老掌家掌櫃。這三個不見改換。餘也有時另舉一個。換那誤

事的不用了。你二位是投師的麼。道。正是。店主人道。投師的也有兩樣。若是終身常住的。初入山門。送常住銀五兩。便終身吃寺裡的飯了。學會了拳棒。也不要謝師。若是投師授業的。初到寺裡。也送常住銀五兩。學到半年會了。謝了師竟去。若學不全。再送常住銀五兩。又學半年。再學不全。便是鈍貨了。不須謝師。可以竟去。三拙道。謝師多少。店主人道。十兩五兩。最少三兩。也不十分計較。寺裡最後一房。長老號無能。這是第一個有道德。有才調的。一應管事的。又都是他徒弟徒孫。兩人謝教了。睡了一夜。次日吃了早飯。迤邐上山來。投奔無能長老。這山寺規矩。不比蘇杭一帶地方。和尚略曉得講經說偈。門上就掛牌。或是入定。或是放參。做出許多模樣來。這日無能。坐在佛殿上。小沙彌引兩人入見。三拙同道人。磕下頭去。口稱弟子們是投師的。他也不比南方和尚。公然受人參拜。就雙手扶住道。請起。二位還是終身常住的。還是投師授

業。三拙道。披剃已二年。今來是終身常住的。這位師兄。意還未定。說罷。把兩封五兩常住銀交納。無能分付。請五位職事徒弟來。一齊都到。無能指道。這是掌家的。號本無。就教他收了常住銀。又指道。這是掌櫃的。不知二位曾備佛菩薩。寄庫銀錢麼。三拙乘(乖)巧。就應道。已各備二兩。明日參過了佛菩薩就交納。無能道。他號心無。你兩人就交與他收貯。又指這是出山遊方的。號可無。這是管殿的。號如無。這是知客號眞無。一一都相見了。問兩人的號。三拙道。弟子名是三拙。號也是三拙。師兄號是憨道人。無能道。佛門不便稱道人。憨字也不妙。添一個不字。號不憨罷。又把三拙派在第二徒弟心無名下教導。把道人派在第四徒弟如無名下教導。授業的。另一小間客房。常住的。就在本師心無房裡。一一派定。兩人朝夕學本事。不上半年。都精通了。正商量脫身之計。一日兩人約了到山門外石墩上坐定。各說所學拳棒。不甚相遠。三拙

只多得一件飛簷走壁。他上屋如飛鳥。下屋如脫兎。沒人捉得他住。道人道。想是咱本師原不曾會。故此不能傳授。三拙道。咱們且商量下山。省了你幾兩謝師。好做游方的路費。正說不了。只見幾個守門小和尚。亂嚷道。流賊來了。原來流賊李自成部下。差姪兒一隻虎李遇。領一萬五千人馬來攻打五臺縣。住(駐)紮在縣四門外。這日遣步兵四五百。到五臺山打糧。報入山上。住持撞鐘聚衆。約有二百六七十人。前面二三十把長鎗。後面都是齊眉短棍。這棍不用正手。都用反手。著棍再沒有不倒的。只見人報流賊到了。發喊一聲。齊齊殺出。去他那裡刀鎗又斧。亂殺將來。被一班光頭好漢。一棍一個。打得死的半死。跑的亂跑。大敗虧輸去了。得勝回山。來見住持。住持道。料他必來報仇。人馬少不怕他。倘或整萬人來。咱這裡衆寡不敵。須預爲避他的計較。差五六個慣游方的和尚。帶了乾糧。連夜到屯兵所在。打探了回話。又道。後牆須

拆了幾處。開幾個後門纔好。三拙稟道。咱便於走。賊便於追。不如多設一二十張梯扒牆的爲妙。只不要搶光。越搶光。越遲滯了。住持也不認得他。只贊道。這小和尚倒有見識。各歸各房。自作準備。無能這房。人心齊。費用少。最有銀米。無能分付掌櫃心無道。本房師徒。拿得起的一百二百。儘他拿了。遠遠走避。這賊把寺掃蕩一場。三四日就去。各各歸家。銀子原在。就是走失了些。也強如賊搶去受用。三拙與道人不勝之喜。預先準備兩條被。五六件夾衣。四條長索。兩根齊眉短棒。到了第三日。天未亮。五六個報子到了。本房可無也在內。三拙取了四百兩。計四封。道人取了三百兩。計三封。先從牆上扒出捆縛好了。做了兩擔。整理脚步。往西北走。走了三十里。一個大材坊歇了。路上回頭見五臺山上。火焰掀天。知是流賊放火燒山。次日五更。慌慌張張。又往西北趕路。只問沒流賊的去處就走。走了十來天。到了一縣。是大同府懷仁縣。道人道。

有了許多本錢。只吃虧你是光頭。咱兩個扮做西商。往大同關去。出處不如聚處。買了羢褐。同到南京蘇州一帶地方。做兩個大客人。又好風流風流兒。可不相意。三拙道。如今買兩頂大帽。兩個臨清手帕。天又冷了。紮了頭。誰認得咱是和尚。次日買了帽。又買了箭衣。公然扮作西商。好不得意。正是。

畫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驚人。

校記

❶「淫」底本作「壯」，據抄本改。

❷「午」底本作「干」，據抄本改。

❸「碗」底本作「木」，據抄本改。

❹「閒」底本作「步」，據抄本改。

❺「張」底本作「子」，據抄本改。

第六回　一霎風流不是他人還是我　幾宵恩愛你是何人我是誰

孤猿啼處處。千嶺鬱茫茫。
刻影花情亂。含悲曲意長。
借風窺繡榻。扶夢出紗窗。
畢竟多情物。催人速斷腸。

這是月夜懷人之詩。把來做個引子。見得女子若獨處閨中。不是蠢物。定生出許多妄想來。話說山西地方。生出來的女子。都是水噴桃花一般。顏色最好。資性也聰明。大同宣府一路。更覺美貌的多。故此正德皇帝在那裡帶了兩個妃子回朝。十分寵愛。這大同關。有個當兵的好漢。姓鄭。兒子纔十九歲。娶了刁家女兒過門。想是周堂犯了惡煞。姓鄭的三日就歿了。家裡原開大飯店。死後依舊開著。房子又大。人手又多。他

婆子只得三十七八歲。自己掌櫃。甜言美語。極會待客。人來的越多了。生意越盛了。人人都稱爲鄭寡婦家。只是他媳婦刁女。纔得十八歲。美貌異常。又能識字。婆道他年紀不多。不許他出頭露面。每日只躲在房裡。見那些來來往往。老的小的。蠢的俏的。一起進。一起出。未免有些動心。又因丈夫不中他意。常常歎想。天爺嗄。怎得另配個風流的丈夫。就減了咱些壽算也罷了。巧湊這三拙與憨道人。扮做西商。僱了兩個頭口。把銀子買搭歛(褳)盛了。兩個騎在上面走。將到大同。掌鞭問道。二位爺若買貨想有行家。不投行家。在鄭寡婦店裡住下。從容再問好行家也妙。鄭店茶飯好。人又和氣。三拙道。就到他店裡下了也不妨。一逕到鄭家來。只見櫃桌裡面。一個風鬟雲鬢。妖妖嬈嬈。約有三十多歲的婦人。頭上帶些孝。站在櫃裡。收一位客人銀子。掌鞭的道。鄭奶奶。兩位買貨的爺來了。婦人笑臉問道。兩位爺買什麼貨。咱就知小行經幾

時了。三拙道。要買羢褐氈貨。婦人道。這裡不是出處。亦是聚處。但要多住幾天哩。自然是大客商了。銀兩干係。外面客房裡不穩便。就把收的銀子。打櫃眼裡丟下去。走將出來道。兩位爺來。咱領你進去。三拙分付道。店家同看好了行李。兩人跟了婦人進去。直到第三進。房子越高大了。外面三間。此處却是雙間。婦人掀簾子進去。道。來。進來。三拙道人入得門來。看這間房。有兩間大。四間深。靠裡一個大炕。比北京的有四個大。炕邊坐著個年小女子。約莫不上二十歲。婦人道。這是咱媳婦子。咱這裡都是磕頭。怕爺回禮。故此不敢勞動。連咱也不曾見禮哩。三拙道。咱們也不敢行大禮了。照南方只作揖罷。先替婦人都作了個揖。走近炕一步。都與刁女作下揖去。那女子把身扭轉了。含笑也福了一福。秋波一溜。把三拙的癡魂。已提了去了。婦人分付。取了行李進來。兩位爺外房坐下。好拿迎風酒來吃。三拙又找了掌鞭的銀子。打發去了。低低

對道人道。小婦人著實有情。只有他婆礙眼。師兄若弄得他婆上手。咱就好下手了。道人道。不打緊。看咱手段。日落啣山。迎風酒和那晚飯都吃了。兩個又不敢進房。坐著呆等。半更時分。婦人料理外事完了。纔走進來道。兩位爺等久了。想兩位爺是初次到這關上來的麽。三拙道。是頭一次。婦人道。怪道爺不知咱這裡鄉風。咱這裡冷得早。九月就穿綿(棉)襖。不消說了。立了冬。十月天氣。每家都在大炕上。燒熱了睡。一家親丁。都在上面。各自打鋪。就是親戚來。也是如此。咱開飯店接客的。常來的熟客。也就留在炕上打鋪。只是吹烏了燈。各自安穩。不許瞧。不許笑。瞧了笑了。半夜也爭鬧起來。兩位爺是䢼褐大客人。銀兩干係。殘冬臘月。不敢不留在內房歇。請進去。就是媳婦子在裡面。咱這裡不避忌的。道人道。你當家的爲何不見。婦人道先夫正月裡亡過了。小兒頂替了他爹的名。是關上總督標下的兵。每季輪一個月。出關守汎地去

了。再有十日就回來。兩個進房打鋪。婆媳右邊一帶。兩個左邊一帶。右邊壁上。掛一盞明晃晃的油燈。道人走近婦人身畔。低低說了兩三句。婦人笑了了兒道。咱已守了大半年寡了呢。三拙暗裡道。妙妙。想是允了。大家去睡。不知幾時。道人已扒過去。和婦人成交了。三拙側身聽了一會。聽見婦人像個陰水嘖嘖的響。口裡就親爹親哥。亂叫起來。三拙大著膽。去摸那刁女。那知刁女已坐起來。正待扒過來了。不消打話。鎗棒交加。也叫起親哥哥來。那婦人猛然聽見。叫一聲媳婦子。如今咱也不要說你。你也不要說咱了。有個歌兒爲證。

俏冤家。你兩個也是前緣前世。有緣法。千里來做了露水夫妻。昨夜裡那知道今宵歡會。一個似雞啄食。一個似柳穿魚。莫道是萍水相逢。也須相交。相交直到底。

次早起來。婆看了媳也笑。媳看了婆也笑。那兩人都微微的笑。從此酒

飯。比衆人不同了。三拙對道人道。烟花雖好。不是久戀之鄉。須買了貨物。南方尋快活去。莫被這兩個婦女。羈絆住了。尋了䟦行氈行。又尋了慣走南路的客夥。問了買價。那邊賣價。和那水旱的路數。不消五六日。因是足色現銀。買了四百兩的貨了。只爲客夥教他。若買得忒多了。這裡價要長。那裡價要落。脫手遲了。賒了去。又難討。故此只買得這些。隔夜與主家說了。次日小車來就行。婦人刁女。都不肯放他們。婦人要換轉來。兩個女人各試一試新。道人來扯三拙。三拙被刁女摟住了。不肯放。道人只得自去。做送別的筵席。弄了一更。婦人覺道。不是三拙。問道。還是你。不是他。道人笑道。不是他。還是咱。他那裡攮得熱鬧。沒工夫來。兩男兩女。次早沒奈何。只得要別。刁女扯住三拙道。冤家你說明年來。若明年不來。咒也咒死了你。咱若害相思死了。做鬼也來找你。一向快活。不曾問姓。這日婆媳問了姓好記帳。道人說姓張。號不憨。三拙說姓

李。號三拙。正說著。裝貨的人車到了。兩人把貨捆縛已好。裝在車上。自己各執短棍。跟著車走。婦人刁女含著眼淚。送他們動身。三拙把飯錢出店錢。一一明白。謝了一聲就行。刁女也不顧走使人們恥笑。竟大哭進房去了。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人貨到了黃河岸口。僱船前去。別人要走半月二十日。纔到黃家營。偏他們順風順水。七八天就到了清河縣。風大歇船吃飯。斜對岸就是奶奶廟。到黃家營。還有五里。憨道人忽要上岸大解。解了下來。那舡的跳板。被風大拖落水裡。他恃自己輕便。往上一跳。撲通一聲。落在河裡。水順風順。不知漂到那裡去了。後稍喊起來道。客人落了水了。三拙跑到船頭上亂叫撈人。船家道。這般風水。只怕去了五十里了。三拙哭了一場。沒奈何買了一口棺木。把他生時衣帽衣冠斂了。教水手沿河掘了

塊土。埋在那裡了。做了羹飯。又哭了一場。次日就到黃家營。喚了隻划船。揚州又換了隻江船。把貨盤到南京。找了書鋪廊。一偵羢褐行。其時正是臘月二十七八。人家過年的。羢羯俱已買了。直到正月初十邊。方纔走動。賣了兩三個月。只賣得四分之一。三拙打聽蘇州是聚處。打帳要捆了貨。僱船載去。又想南京舊院裡。聽說名妓甚多。何不去快活一番。帶了兩個幫閒的。封了十兩初會的禮。揀中了舊院後門卞賽就定下了。此時正是崇禎末年。院裡正有體面。十兩初會。就做戲請他。一連住了五夜。三拙嫌卞賽不會浪。爹爹哥哥。一句也不叫。後又送了十兩。只說往蘇州去。就告別了。討完了些欠帳。五月端午過了。竟到下路來。投了閶門。一個山陝行裡。此時炎天。每日不發市。偶然過客。或他州府縣人買。只買雜用。七月半後。買的纔走動了。山陝鄉里遊山。常常搭他一分。偶往觀音山去。轎子到范家墳走走。三拙看在眼裡。打聽得七八

十間好房屋。只一墳丁看守。心裡要謀他幾十間做了靜室。仍舊做和尚。就好創業了。臘月裡因後面蹶褐到得少。又得價。又好賣。把貨賣了一個光。剩得些氈包氈單。正月也都賣完了。其時已是順治初年。他不說原是和尚。只說世界換了。如此出了家做個世外之人。打聽范鄉宦去世已久。范夫人的兄弟是秀才。他備了二十兩禮。拜送了秀才。只說租他墳上二十餘間。做個靜室。朝夕焚修。范夫人只道有道德的僧。如何不允。他自己手段高強。況一個和尚。搬在荒山。誰知他有許多銀子。漸漸收了兩三個徒弟。僱了兩三個香火。請了幾尊佛菩薩。成個規模了。范家族人。住在山裡的。他送些好東西結識他。鄉裡窮人。他一兩二兩借了周濟他。說起利息。只道但憑。後來五兩十兩。都肯借了。那一個不歡喜他。住了二三年。那花山附近地方。老老小小婦人。除了不往來。不借貸的。也不知淫媾了多少。徒弟也越多了。一日聞得個大鄉宦莊

上。僱了佃戶。各湊糧米。趁世界漸次太平。做賽會的神戲。高搭著戲臺。在上做戲。三拙帶了個徒弟到臺下看戲。他只爲看婦人。戲是借景。立在戲臺左偏。半本纔完。只見放下個軟梯來。一個標致旦。從上而下。失脚一跌。正跌在三拙懷裡。三拙雙手抱住。那旦回頭。却是個和尚。道多謝多謝。幾乎跌下去。頭也要跌破了。你道那旦是誰。原來就是王子嘉。他翰林主人。爲清朝要他剃頭。尋了自盡。一班戲樹倒猢猻散了。王子嘉又在第一班戲裡。依舊做了小旦。這日正是這班上臺。王子嘉要留他在戲房吃酒。三拙道。我住在山裡。要回去了。王子嘉問了他號與住處。三拙也問了號與住處道。就來奉拜。拱拱手去了。一路想道。這樣風流人兒。和他有了事。不輸似婦人哩。第三日拿了上好黃熟香一觔。徽州川扇二把。問到王子嘉家來。王子嘉相見了。留他吃飯。問師父是禪教。是付應。三拙道。也不禪教。也不付應。小弟原是少林寺出身。拳棒精

熟。又能採戰。和婦人弄一夜不洩。王子嘉分付裡面。師父用葷的。又問道。師父一夜不洩。可教得人的麼。三拙道。那一件教不得。兄要學。不打緊。王子嘉道。不瞞你說。前夜一個好弄的女人。被他纏住了。我丟了五六次。次日幾乎病起來。三拙道。我做你個替身。弄他一弄。我自然謝你。王子嘉道。後日戲是小戶人家。我可推病不去。約了那女人。後晚了你來。我同你去。吃了飯別了。第三日。三拙又拿綾機紬一疋。送與王子嘉。推了半晌纔收了。直坐到晚。吃了晚酒。半更天纔同去。原來這家開行的。家主姓高。到邵伯買米去了。人家富。房子大。管門的與丫環。都是女人。一路已分付定的。子嘉來過一次。他也不管一個兩個。竟領到房門口道。來了。王子嘉進房。就吹滅了燈。婦人已等久。脫衣睡了道。你來得這樣晚。可要我起來同吃些酒。王子嘉道。我吃過了。推三拙脫衣上床。騰身而上。這場大戰。弄得個婦人死不得。活不得。哼哼的道。你這般有

本事了。且住一住。把手一摸。失驚道。阿呀。不是王子嘉。你是何人。三拙笑道。只包管娘娘快活。且莫問你是何人。我是誰。婦人道。王子嘉那裡去了。王子嘉道。我在這裡。替身好麼。婦人笑道。不論好不好。也該謝謝媒。他大半夜。還不曾洩。你來也與你一遭兒。王子嘉聽得火動。已和丫環鬼混了一次。身子倦了。沒奈何只得上床。大家混帳了一會。天纔亮。王子嘉先去了。留三拙住了三夜。婦人快心滿意。送他兩錠銀子。三拙道。我銀子儘有。不肯收。婦人脫一件縐紗貼肉衫子。與他道。貼身親熱。再期後會。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一個是小戶的多情債主　一個是大家的薄倖替身

世上人心眞個歹。牽鬼街頭賣。哄了白尚書。瞞過陳員外。漢鍾離見了通不睬。

沒嘴葫蘆就地滾。好歹休相問。花粧扮戲文。紙做盛錢囤。陳摶華山間打盹。

秋花正開秋釀美。多少風流會。休做看財奴。枉著金銀累。死到黃泉纔是悔。

勝水名山和我好。每日相頑笑。人情上苑花。世事襄陽砲。霎時間虛飄飄都過了。

右四闋調寄清江引

話說三拙自別了大同刁女。到了南方。舊院小娘。不中他意。花山住了。雖姦騙了偌多婦女。都不過村粧別樣嬌。消閒遣興罷了。沒有什麼趣味。遇了王子嘉。領到鳳凰橋人家。住了三夜。不但美麗。又且風騷。纔曉

得了閨閣有妙人。裙帶有妙趣。日日夜夜思想。拚用些燥脾銀子。下些精細工夫。且在楓橋一帶。弄上幾個好婦人。不枉了人生一世。一日打從市裡行走。見個門裡。走出二十四五的後生。後面似家人。背著被囊。往西去。門裡一個年小美貌婦人。高聲囑付道。南京完了正事。快快回來。不要使我在家懸望。說罷。見三拙立住了脚。竟進去了。三拙袖中取出木魚。慢慢走進門去。敲著木魚。說著北音。高聲叫道。施主老爺。化我一頓齋。叫了幾聲。只見一個十五六歲小廝。走出來道。家主公不在家。沒人打發。就是家主公在家。只好一合米。或是一個錢。也不肯化齋與你的。別家去罷。三拙又說著南音道。小官我不是化齋的。袖中取出大塊銀子。約有八九錢。道。這銀子送你買果子吃。有事央及你。我是仙人。昨日佛菩薩分付我道。你家主公南京去了。我該與你家娘娘有緣。只央你與我說聲。允不允。不在乎你。小廝道。你眞個是仙人。我不信。正說

著。婦人走在屏風後。你一句我一句。不知怎樣扭捏。被他挨身入馬。住了一夜。婦人不肯放他。一連住了五六夜。婦人還不肯放。三拙却得趣抽身。只說去去再來。告別回去。曉得王子嘉來過一遭。又約這日要來。三拙知他要傳授採戰。心裡想道。不教他無此理。盡情教了他。不顯我的本事了。午牌時分。王子嘉一乘轎子。果然來了。帶十兩銀子。一疋機紗送他。要他教採戰。三拙收了紗。辭了銀子。甜言美語。只說須是親試。纔易學會。王子嘉住了兩三日。騙他做了男風。又只把粗淺的教了他。也就不得就洩了。王子嘉怕班裡惱。再三告別。三拙道。已會了五六分了。入細工夫。慢慢的再與你講。正是。

逢人且信三分話。　誰肯全拋一片心。

且話三拙只教王子嘉一半工夫。又日日去奸騙婆娘。也不計其數。一車子羊毛筆。也寫不盡。一日。在小巷裡小解。兩邊都是大人家風火牆。

並沒人家。只巷裡頭有一人家。遠遠見一個女人。伸出頭來。往外探望。三拙見那婦人有些丰韻。他就三步拿來兩步行。趕到他門首。那女人見一個和尚趕來。往裡面急走。三拙見巷裡家裡沒個人影。大著膽。竟趕進去。把那女人抱住。口裡低低叫道。我的娘娘救命。女人推又推不開。口裡嚷道。青天白日。好好人家。這和尚好大膽。三拙公然親嘴。摸奶起來。女人急得哭叫道。天下有這樣奇事。可惜冷巷裡。沒人走動。捉住賊禿。打他個半死便好。三拙道。我拚了娘娘這一回。就打死也甘心的。我如今死也不去的了。定要娘娘救命。女人哭住了。倒笑起來道。有這樣蠻法的。就是我家主。晚間纔回。難道我青天白日。陌陌生生。就與你沒廉恥。三拙口裡只是娘娘救命。娘娘救命。把手已插入下面。著實得趣了。女人沒法可處。問道。你是那裡和尚。三拙道。我是范家墳的三拙。整夜弄也不洩的。婦人原是水性。聽了這話。就動了心。關了門。被他大

弄了。原來他丈夫在北寺前。替人家做店官。每日天亮就去。日落回家。除非臥病。沒一日不去的。若下午落起大雨來。還有日住在主家哩。三拙自遇了這女人。極說得來。他姦騙何止一二百婦女。只這女人。直到訪拿的時節。兩個私下還走動。也倒費了百金在他家。又一日在一家門首經過。聽見門裡有人道。這一定是三拙和尚。三拙抬頭一看。却是個女人。獨自站著。頭梳的光光的。臉搽得白白的。嘴抹的紅紅的。手兒尖尖的。脚兒小小的。衣衫穿得齊齊整整的。像個蹺蹊的貨。三拙大著膽。竟走近前道。娘娘叫我做什麼。女人一頭走。一頭說。我不理你。三拙隨後跟進去。到了第三進。女人回頭又說。我不理你。第三進是臥房了。並沒一個別人。女人又說我不理你。三拙一把摟住。女人又說。我不理你。三拙緊緊抱著親嘴。把手去摸他的兩奶。女人又笑道。我只是不理你。三拙知他是千肯萬肯了。扯落他褲子。捺倒床上。女人連聲道。我不

理你。我不理你。三拙忙把那話兒挿入洞中。大弄起來。女人阿呀連聲道。我只是不理你。三拙弄了一個時辰。怕人來。到底不像。放下了女人。扒起身來。女人又道。我到底不理你。三拙問道。娘娘你家貴姓。女人道。不理你。三拙只得道。我去了。女人又說不理你。三拙大笑出門。一路想著。人說我聞有這笑話。不想親見這等樣女人。正是。

世間無難事。只怕老面皮。

再說三拙傳了王子嘉一半採戰法兒。畢竟比前不同了。遲有一更天。方能夠走洩。也就使女人快活。又在第一班的戲子裡。做一個承攬戲的。有什麼不興頭。開行開店人家。凡是做戲。個個奉承他。不消說起。就是大官宦財主。大貴的鄉宦。若是見了他。笑臉平開。怎得水性婦人。不傳眉遞眼。想著手時。與他鬼混。有個經紀人家。曾做了本戲。姑嫂兩個都看上了王子嘉。他姑嫂平日過得極好。你我有私事。各不相瞞。姑娘

了出去。❶因爲夫妻雙回門。故此擺戲酒。不期王子嘉見簾子裡。有美貌婦人。指手劃脚。他越逞精神。這兩個女人。悄悄約了他某月某日。當家的往沭陽宜興一帶買貨去。有十日不回。夜間準備候他來。都是貼身丫環傳話。王子嘉想道。姑嫂兩個約我。我一身難充兩役。不如再拉了三拙。一則總承他個女子。二則面試他本事。好再央他教全了。到了這日。果然約了三拙來。掌燈時節。把三拙一頂滿帽戴了。都投身入去。王子嘉說明了兩個在此。姑娘有不肯的意思。阿嫂道。既來之則安之。難道打發一個去。就張揚開去。不好意思了。且同坐吃些酒。拈了鬮罷。誰拈了王子嘉。就是他同睡。此時各爭這王子嘉。酒罷上床。阿嫂也不拈鬮了。竟讓王子嘉與女(姑)娘。你道爲何不爭了。他久聞三拙的名。聽說是那三拙。他就取才不取貌了。三拙弄這阿嫂不歇不洩。十分滿意。王子嘉弄這姑娘。只管洩。只管歇。止好一更的長久。姑娘也算快

活的了。但見三拙這般鏖戰。阿嫂異樣風騷。心裡動火。低低與阿嫂說。要留那三拙幾夜。大家盡一盡興。王子嘉應戲要去。三拙無事便留。一連四夜。眞個是百戰不休。姑嫂兩個。做夢也不指望這般快活。三拙許他再來。纔放他去了。王子嘉面見三拙。一夜不洩。又到山中。再三請教。又只教得他運氣法。却也不能通身運到。運到腰裡。就住了。蛇游洞。柳串魚。那些粗淺的。教他幾樣。雞啄食。猢猻偷桃。那些深細工夫。不肯傳授。王子嘉也就疏遠他了。這年三月間。嘉興平湖嘉善幾處地方。慕這第一班的名。邀他們去做戲。臺戲堂戲都是十兩一本。先湊銀子兌了百兩安家。衆人纔去。平湖一個大鄉宦。擺八日壽酒。也要他們去做。這鄉宦極肯娶妾。娶了一個。睡了一年半年。又娶了一個。把那個就置之高閣了。家中有十七個妾。如守寡一般。夫人勸他。把不用的。打發了幾個罷。他又不肯。因此個個怨他。王子嘉在他家做了五六日戲。不知如

何。被那衆妾裡面。有兩三個纏上了。漏了風聲。被那鄉宦叫家人捉住。打個半死。還說送官懲治。班裡再三央求。纔免送官。也不做戲。也不找帳了。況打壞了小旦。就是別家要做。也少旦做不得了。只得僱了船。狼狽而歸。平日他繼父陳優。管班正旦王人喜。常常勸戒他道。你若不改過自新。畢竟出乖露醜。他口裡感謝好話。女人來纏他。他又去了。平湖回來。正旦王人喜。稟壓班主人道。王小旦戲好。班裡人個個與他相好。並沒口舌。❷只是有這樁不好處。雖是人來纏他。他不聽好言。不能改過自新。在平湖如此如此。那鄉宦還道。看老爺面上。❸又衆人拜求。纔免送官。不揜住行頭。大家體面。都不好看。不如打發他出了班。另尋個小旦罷。那壓班主人。原是極正經。不肯生事的。便分付就逐他出班。壓班銀三十兩。我也不要他還了。快快另尋好旦。不可誤事。人都道。這樣好班。一個月三十本戲。趁好大錢。他又轎子出入。十分得意了。沒福受

用。做出事來。那知他不以爲意。反道。我如今不做戲了。只串戲做淸客。大官府門下。走動走動。通些關節。南北兩京。都好做事。可不強似做戲子麼。那知正是他的死運到了。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去」底本作「出」，據抄本改。

❷「舌」底本作「面」，據抄本改。

❸「上」底本空去，據抄本補。

第八回　一個貞婦淫禿認是好姻緣　兩個癡娼狂且那知是眞孽障❶

詩曰

芳露垂垂碧瓦涼。　芙蓉別館漫焚香。
琅風千扇吹冰縠。　寶霧重簷懸夜光。
當夕蟾蜍來未已。　三秋珠琀飽初僵。
更深漏轉無人見。　坐待明河下繡床。

話說三拙見王子嘉不與他親近了。心裡恨他。要設法去偷他老婆。塞他的嘴。常見他出門去了。假意去尋他。那知王子嘉的結髮。是小人家女兒。粗醜老實。連丈夫也久置之高閣的了。每常只如走使婦人。不許出房寸步。三拙一肚皮偷他的歆念。忽見了厥臉。問知是他。驚得飛走。走出門來。立在半塘橋邊。忽見一個尼姑風流跌宕。有六七分顏色。從

半塘寺裡走出來。三拙想道。這樣個尼姑。却從僧房出來。是不怕和尚的了。況橋邊沒人走動。也就迎住作揖道。女菩薩何往。尼姑答禮不迭道。師父是何寺院。三拙道。我是花山范家墳。三拙和尚。尼姑笑道。久仰久仰。失瞻了。三拙道。既如此。不須打話。緩步請行。到荒山去走走。尼姑道。改日奉拜。三拙道。不但我不該放了你。你也不該放了我。女師父叫轎子到荒山。原也不雅。我有熟轎夫。抬了就走。豈不更妙。尼姑道。只說兄妹。想也不妨。也罷。你先去西新橋等我。我自己叫小舡就來。三拙道。不可哄我。尼姑道。見食不搶。一世不長。❷久聞大名。決不當面錯過。三拙飛也似先往西新橋去。喚了兩乘熟轎夫。呆呆立等。只見尼姑果然來了。還了船錢。一徑上橋同行。路上也有人指著笑笑兒。却都是認得三拙的。不敢則聲。到了山裡早有極盛肴饌極甜三白。兩個飽啖。一同等不得到夜。大戰一番。弄得尼姑癡癡迷迷道。是從來未經的。若是寡

婦。經你的手。定要嫁你了。連住了四日。沒早沒晚。纏著三拙要弄。三拙只說要下山一兩日。怕他住了不去。問他姓甚。住何處。尼姑道。我姓張。先夫姓王。十七歲嫁了他。十九歲就做了寡婦。人問我道。你這小年紀。嫁了麽。我說我不嫁。那人又道。你這小年紀如何守得寡。我說我也不守寡。因此做了尼姑。活動活動。各處尼姑庵裡。輪流住住。六房莊邊。那庵裡住得多些。所謂隨處爲家。你沒處尋我。我來尋你容易。又道。我有一件好事。總承你。你上了手。不許忘了我。下津橋馬鞍濱地方。有個半大不小人家。一位內眷。生得勝過昭君。賽過西施。他家主公。原是秀才。在日我嘗到他家化緣。這內眷日裡也和老公摟抱而睡。畢竟是個極貪杯的了。秀才已死了兩年。不知他和人有事沒事。等我去勾引他。和你弄弄。不怕他不魂殺。三拙道妙妙。全仗你女蘇秦。就進去取了十兩銀子。也不說爲什麽。只說送你買件衣服。我已分付徒弟。叫一乘送到

寒山寺的轎子在門首等了。過日再乞光降。耳聽好消息。尼姑謝了一聲。上轎去了。到了次日。尼姑就往馬鞍濱口寡婦家來。寡婦道。王師父許久不見。尼姑道。這幾日我在花山范家墳。❸寡婦實不知三拙在范家墳。並不問起。坐了一會。尼姑說起我不枉了在世。不瞞娘娘說。近日范家墳三拙那裡幾乎決活殺了。原來這寡婦性極貞靜。外面極和婉。再不沖撞人半句。便道。王師父不要說葷話。尼姑道。人說不吃天鵝肉。不知其妙。我蒙你抬舉。特來通你知道。好作商量。寡婦道。王師父你莫非瘋顚(癲)了。你去罷。尼姑道。娘娘。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不要錯過了。他說要見見娘娘哩。寡婦道。你自和他鬼混。不干我事。我也沒你這老面皮。這是罵尼姑的話。尼姑却認做不好應承。假意如此。笑嘻嘻的去了。寡婦道。茶也不吃。我也不送你了。尼姑不曉得他從來和婉。只道他心裡肯了。竟去約三拙日子。三拙不知就裡。欣欣以爲實然。寡婦一

日吃了午飯。忽見尼姑又來。因前日惱他。未免過于冷淡了。便笑迎道。前日怠慢了你。尼姑越發道是好話。公然突出句話。不照一些前後道。娘娘。三拙師父約後日來見娘娘。教我先來說聲。寡婦聽了這話。勃然大怒。也不回話竟跑到床上朝裡睡了。正是

酒逢知己千鍾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尼姑只道他心上肯了。不好口裡出言。也不再討個確信。只說得一句。娘娘我去了。後日下午來。往門外洋洋走了。寡婦翻轉身來。只見丫環正走進房。寡婦道。不想禿娼根。這樣可惡。罵他一頓便好。他去了麼。丫環道。不像沖撞娘娘的。他歡天喜地來(去)了。寡婦道。若如此說。他明日還不識竅。定要來的。正說著。只見他兄弟小秀才跑進房來道。姐姐爲何日裡睡著。寡婦忙起相迎。把尼姑這一段話。如此如此。細說了一遍。小秀才道。等我明日來。把這男女兩個禿驢。打個臭死。寡婦道。說

那三拙會少林拳棒的。那裡打得他倒。小秀才道。我明日邀十來個好打手來。不打緊。寡婦留小兄弟吃了飯。回家去了。次日小秀才邀了馬鞍濱山塘上。共十二三個有體面的打手。先在自己家裡。留了午飯❹同到阿姐這邊來。各各在近鄰店門首。暗暗埋伏。申牌時候。只見尼姑在前。和尚在後。從西首遠遠來了。小秀才步入中堂。尼姑跳跳躍躍。竟走進來。小秀才少年性氣。罵道。禿淫婦這般可惡。劈臉打將過去。尼姑見不是頭。往外就跑。三拙已進了門。外面十多人蜂擁而至。金剛箍銕尺。一齊打來。叫道。不要放走了三拙這賊禿。三拙見勢頭兇狠。不往外反往內。中堂的牆高一徑輕入後天井。把身子往上一聳。如飛鳥一般。跳上牆去。飛也似打從鄰舍屋上。往西走了。小秀才和一班人出門趕去。但見他如履平地。到空場頭。只一跳如脫兎一般。不知去向了。那尼姑打從人叢裡逃躲。也被後面兩個。打了幾拳。負痛而去。正是。

嫩草怕霜霜怕雪。　惡人自有惡人磨。

小秀才同兩位在行的。去投了里排四鄰。要去告狀。一個老成里長道。令姐丈與小弟相處。極是好人。令姐寡居貞潔。誰不知道。今日之事。又不曾有玷。告狀反爲不美。這賊禿在楓橋鳳凰橋滴水橋一帶地方。姦淫惡跡。擢髮難數。漸漸到這地方上來了。待他別家做出來。小弟做呈子頭。兄做中證。那時擺佈他亦可(有)何難。小秀才依言。留衆人在酒館。吃了一回酒。大家散了。那知三拙心還不死。只道寡婦原有他的心。畢竟丫環們走了風。他兄弟知道了。做了這事。不知那寡婦在裡面。如何不快活。如何想我哩。一日走到一個舊相識婦人家。打聽消息。這婦人就住在寡婦西首。往來已兩年了。三拙每每得趣抽身。極是薄情。爲何這婦人獨久。只爲婦人雖已三十六七。貌亦平常。却有個女兒已十四五歲了。甚是美麗。指望等他一二三年。要他娘做脚。故此往來長久

了。三拙還未說及寡婦的事。婦人先開口道。這一向你爲何不來。我家女兒。今已十七歲。正待冬裡成親。不料女婿急症死了。女兒做了望門寡。又是（一）椿厭事。三拙道。待我蓄了髮。娶了他罷。財禮五十兩。冬裡成親。你夫妻二人。是我丈人丈母了。竟是我養。又好常常敍舊。若你夫妻肯。今日先下定十兩。婦人聽見說了十兩銀子。屁股上都是笑臉了道。我做了主。我家主公是憑我的。倒是女兒也得他心上肯便好。你拿銀子來。等我去與他說看。三拙把一封銀子。遞與婦人道。今日就和他會會兒。我明日帶二兩。與你買疋紬。婦人拿了銀子。走到隔房女兒那裡。如此如此。說了一遍。女兒道我要嫁。嫁個好人。決不打和尚的。婦人道。我兒你笑我了。把銀子放在他袖裡。道。等他自家說。竟走了去。看他光景。是叫三拙用力強姦的意思。女兒慌了。把身子閃出房門外。三拙走來。竟要囉唕。他跑到門首。大喊叫道。地方四鄰救命。三拙和尚強

強奸黃花閨女哩。正是申牌時候。走攏人來。頃刻有二三十人。三拙奪路跑了。前日勸小秀才的那個里長。走來勒了女兒口詞道。我是現年替你遞公呈。不打緊。次日約小秀才做知證。具呈吳縣。差人捉三拙。三拙央了分上。又買上買下。不上一百兩。買捺住了。里長道撫按都是不要錢。有風力的官。況按院正在行事。明日去進公呈。難道也捺住了。又有人吹來三拙耳朵裡。十分慌了。打聽得按院一個老師。作寓在王子嘉家裡。只得去尋王子嘉商量。一連尋了六次。再尋不著。原來王子嘉在京。倚著現任大僚的勢。拐了妓女劉美回家。在蘇州看弋陽腔。正旦章觀的戲。兩個看上了。章觀要嫁他。劉美鬧炒(吵)了幾場。王子嘉把劉美送與將去的武官。武官又轉送一個按院衙門人。王子嘉平日惡處。劉美一一都說了。章觀又曾與按院衙門一個人相好。正要嫁娶。如今又嫁王子嘉。是奪那人心愛的肉了。兩個媪婦。明明是催命鬼。也

前世孽障。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一」「兩」底本作「只一」、「這兩」，據抄目次刪。

❷「長」底本作「表」，據抄本改。

❸「這幾日我在花山范家墳」底本作「我在花山右家墳這幾日」，據抄本改。

❹「了午飯」三字底本漶漫，據抄本補入。

第九回　御史私行轎夫漏洩風聲　老僧多嘴淫孽難藏形影

詩曰

秋聲入夜夜多寒。落葉風中面面殘。
無奈官清招謗易。可知宦拙免參難。
正憐去後長垂淚。不分行時便失歡。
即此淫風能砥柱。頌聲起處萬民歎。

話說各州府縣。有那衙蠹光棍。爲惡百端的。常有好官。不由所屬聽信下役。自己人訪嚴拿。斃之杖下。如前朝祁御史。新朝秦御史。人人感激。個個畏怕。若論有關風化。奸淫不悛的。也與兇人一體重處。惟有前朝祁御史。新朝李御史。況李御史所處時候。比祁御史更難。前朝獨御史更覺威嚴。一出衙門。家家避匿。雞犬不聞。相沿體統如此。新朝初任。有

一兩個做好人的御史。不但同下僚游山飲酒。和尚亦與啣杯。戲子亦同擲色。還有喚戲子到衙門。歡呼痛飲的哩。朝廷處了兩個。張御史就嚴肅了。秦御史大振風紀。不假聲色。但把和尚戲子都看做無惡可行的。不甚關心。李御史偏道。君子裡有惡人。小人裡有君子。代天子行事。在這地方做一場官。縱不能徧訪賢能。薦之天子。必須察盡奸惡。救此兆民。假如和尚。豈沒幾個高僧。修行辦道。豈沒幾個包攬詞訟。串通衙蠹的。比俗人還狠。又豈沒幾個貪酒好淫。敗壞淸規的。比俗人更毒。假如戲子。本是賤役。安敢爲非。只是倚仗勢宦。奢侈放恣。其害尚小。有那行姦賣俏。引誘婦女。玷辱閨門的。我出京時。就有一大僚。痛恨一優。託我處他。若不犯在我手裡罷了。再一訪問。除了淫惡。也是扶持風教一樁大事。如此存心。却在紀綱纔振。頑民未革時候。豈不更難也。順治十三年六月到任。未到任之前。已先各府私行了一番。下馬之後。十分愛

民。只是衙門人役。毫不假借。行了半年事。凡是做訪的衙門人。與打行訟師。平昔著名的。也拿得盡情。或軍或徒。知會了張撫院。再無滯獄。准的狀詞。發了府縣。不許久淹。就如親眼見的。親耳聞的。府縣也不敢欺他。有一個交結衙役。包攬詞訟的二和尚。也不住山。也不住寺。以管閒事爲生涯。李御史拿了打了幾十板。問徙發驛去了。人人稱快。新朝極作興戲子。李御史只有撫院請他。他請撫院。照了舊規。點幾出(齣)戲做。除此再不用這班人。二月初旬。放告。忽見楓橋地方。有里鄰連名呈子。爲淫僧強姦幼女事。僧名三拙。李御史心中大怒。若果有這事。大傷風化。若沒有這事。刁不可長。且不批發。必須私行細訪。方不致寃枉。過了幾日。悄悄帶了一書一皂。扮做山東棗子客人。打著山東鄉談往楓橋。一路先密❶訪一番。就尋個飯店歇了。次早從西新橋。直到觀音山脚下。天色尚早。不見燒香的來。獨自一個茶館裡買壺茶吃了。問起

三拙。店家道。是有財勢的和尚。不住在這裡。住在花山范家墳相近。我也不知詳細。總來不是好和尚。客人莫去拜他。李御史不言語。走了出來。只見遠遠三四乘轎子來了。雖是布轎。却開著簾子的。前面三個年小女人。後面一個年老婆子。都是華服。一個轎夫。口裡說娘娘。你們燒了香。不消吃老和尚茶點了。快到三師父那裡去。自然有盛饌留你。總承我們早吃些。若是住在那裡。明日早來接。轎內女人道。且到那裡看。李御史想道。這話蹺蹊。女人如何住在山裡僧房。緊緊跟了他前去。山門都下了轎。老少四個女人。一齊上殿燒香。那八個轎夫。門檻上。石基上。散散的坐著。李御史也坐攏來。問路上和女人說話的。道。朋友在山裡抬轎的麼。那人道。正是。李御史道。每一乘多少辛苦錢。那人道。到這裡燒香。不過一錢二三分。若人忙時節。也只待一錢五六分。李御史道。方纔聽見說花山三師父那裡一定多些了。那人笑道。這是不論價的

了。不瞞老客說。花山范家墳。來了個三師父。是個光頭財主。相交的女人極多。我們抬的。是他老相識了。抬到那裡。憑他們頑耍幾時。吃了他酒飯。三師父每乘與我們五錢。若過了一夜。次日早來接了。又吃他酒飯。又加五錢細絲銀子。一分也不少的。李御史道。方纔有一老三少難道都是他相識。那人道。老的不知是娘是婆。這不算數。只三位娘娘。三師父自己一個也夠快活了。況他如今收了徒弟。約有二三十人。怕沒幾個會弄的。李御史道。咱去游玩得的麼。那人道。當時范提學在日。與民同樂。你便去得。如今他只留女人。不留男人。去也不招接你。說言未了。四個女人下殿來。上了轎。往西南轉灣(彎)去了。李御史步上殿來。參拜了觀音大士。站起身來。一個老和尚。捧個化緣疏簿叫道。阿彌陀佛。大殿上少瓦。求施主老爺布施些。無量功德。李御史教取過筆來。寫在疏簿上道。山東李香金三錢。又道。小价在後就來。即當現送。老和

尚道。爺是山東。賣什麼寶貨。李御史道。賣棗子。老和尚道。有船在山下麼。可要備素飯。李御史道。這也使得。香金外。再補飯金三錢。老和尚高叫徒弟。快收拾素飯。說言未了。燒香的紛紛進來。後面一個小後生。同著一個少年女子。一個捧香紙的家僮。也上殿來。老和尚慌慌張張。走去點香點燭。拜單上也去展展。那後生和女子雙雙拜了四拜。女子跪著。後生起身。取了籤筒。又跪下去。求了一籤。兩個纔起來。老和尚恭恭敬敬去作了後生一揖道。王相公失迎了。那後生討了籤。教和尚詳一詳。老和尚看了籤。道什麼用的。後生道。這娘娘要嫁我。成不成。成了好不好。你詳一詳。老和尚道。難得成。成了也有損失。籤道。有物不周全。須防損半邊。不周全。就有損失了。後道家鄉煙火裡。祈福始安然。保福一保福。就安然了。前不好。後來好。後生道。這和尚一派胡謅。這娘娘財禮二百兩罷了。我連娘娘的。已湊足二百兩。封好在那裡了。只等待行裡

大阿哥張相公尤相公有工夫。一兩日裡。交與龜子。就過門了。若說別樣事情。我兩京大老就是閣老尚書都察院大堂都與他相知。那撫按臨出京。都有人分付他。府縣官還怕我。當道府官不好。要奉承我幾分。難道我怕龜子。老和尚就道。我失言。裡面請坐。後生也不回言。洋洋竟同那一個女人下殿去了。老和尚又慌慌張張跟著送他。他頭也不回。上轎去了。正是。

敗翎鸚鵡不如雞。　得志狐狸強似虎。

老和尚進來氣喘喘。邀李御史客堂用飯。李御史隨就同他入去。坐了。問這後生是誰。老和尚道。爺是山東。自然不認得他。這是有名的王子嘉。李御史道。他是什麼人。你稱他相公。老和尚道。是便是戲子出身。有個緣故。明朝只府縣吏員。爲說三考滿了。可以選個倉官。巡檢滸墅關書辦。部裡有名冊。這兩樣人。稱個相公。一班皂快也有稱相公的。戲子

只稱師傅。清客只稱官人。如今戲子稱阿爹。清客稱相公了。這王子嘉原是小旦。行姦賣俏。偷得婦人多了。在平湖被鄉宦打逐。本班主人大怒。雖免送官。逐出了班。他因而隨著幾個老串戲。自己也附在這夥裡面。南京北京。在大官府門下。說事過錢。做了個大通家。若不奉承相公。把我光頭一頓打。那裡伸冤。李御史道。他姦騙婦人。爲何新察院那裡沒人告他。老和尚道。他偷的都是有體面人家。不是鄉宦。定是富家。只得隱瞞了。不比花山三拙和尚。偷了整幾百婦人。不是銀子買姦。定是用勢強姦。如今現有里排鄰比。告在吳縣正堂。他用了百兩銀子。買上買下。就壓住了。李御史道。告在都爺那裡。新察院那裡。難道也壓住了。老和尚道。爺你請些素酒。我慢慢和你講。若要正法。除非上司親提審實了。一頓板子。立刻打死。發與問官。就是清官。大分上壓下來。少不得一個枷號問徙。又逃網去了。李御史道。如今那一個官好。老和尚道。貧

僧也不甚下山。聞得撫按老爺都好。都是愛民的官府。蘇州百姓造化。都遇著這樣好官府。察院老爺在松江常熟。各處行事打死惡人。眉也不皺一皺。阿彌陀佛。就是活閻王一般。李御史笑了笑兒。回頭見一書一皀。立在背後。分付封五錢。香金三錢飯金二錢。不消外封了。書皀一齊應道。嗄。老和尚道。爺北方眞有規矩。管家就如答應官府一般。李御史怕人知覺。就抽身走了。一書一皀。稱了五錢當面送了。已有小快船在山下伺候。連夜回衙門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密」底本漶漫，據抄本補入。

第十回　官不苟求二女藏羞徙他郡　法無輕貸兩孽含笑入重泉

詩曰

生憎雲漢慣牽愁。　橫放天河隔女牛。
得月曾懷千里夢。　分風自散一林秋。
文章不共滄桑變。　詩卷還容天地收。
幸有清廉能砥柱。　狂瀾此後不須憂。

話說三拙這廝。自從兩個婦女。弄出事來。驚得飛跑。也就把偷婦人的心腸。灰了一半。思想還俗娶妻。但不便在蘇州做事。又不知何處更好。坐在家裡。等一個不落髮。姓吳的徒弟來。他慣走江湖。與他商議。你道姓吳的是誰。原來半年前。有個洞庭山姓吳的。久走江湖。也曾學些少林拳棒。不肯讓人。因聞了三拙的所為。一日天色傍晚。走到靜室門前。

聲聲要借宿一宵。徒弟們說我家長老。再不留生客的。姓吳的道。女人留慣的。男子就不留了麼。我偏要住一夜。門裡轉出三拙來道。兄要我留。也須好言好語。爲何降著人做。姓吳道。曉得你少林出身。就與你跌一交。也不怕你。三拙笑道。老兄若你贏了我。我不但留你住。還要拜你爲師。倘我贏了你。你却如何。姓吳道。我終身認你爲師。決不食言。果然二人上了手。却彼三拙下了鈎子。姓吳的撲通一聲。跌倒在地。三拙忙來扶了道。得罪得罪。這日就作了相知。二人却都是江湖上人。極說得來。三拙留他在家裡住了。也常常回家去幾日。又來山裡幾日。三拙有心事。必然和他商量。這一日姓吳來了。坐定就說起一夢。昨夜夢見察院擺了獨桌。在鬧市裡。請老師吃酒。我想老師又不參禪講經。做出名的禪僧。如何察院請你。況是鬧市裡的獨桌。此夢甚是不祥。三拙說起要還俗的話。正待你來商量去處。姓吳的勸他急走。切不可稽遲。萬一

事發。措手不及。就沒人用得力了。三拙看著名山勝景。大廈高堂。割捨不得。意欲留幾個徒弟在內看守。姓吳道。不妙。在他們身上要你。越來牽纏不了。如此捱遲了幾日。那知按院到衙門。就把公呈批了。發與水府署印二府密拿三拙。二府見了這帖。僉點幾名能事鷹捕。幾名幹事民快。連夜往花山范家墳來。三拙正收拾銀兩。打帳次日同姓吳的往松江朱家角買布。扮作布商。往臨清一帶地方去。或趕鄭州的集。日已停午。忽聞有總捕廳差人。要見三師父。三拙慌了。逃又逃不得。躲又躲不及。忽然差人鷹捕。蜂擁而入。已到面前。道本府老爺要你哩。一個爲頭差人。扯著就走。三拙道。且請用了飯去。衆人都道。老爺坐在堂上。立等回話。快去快去。姓吳的在旁道。就是衆位差使錢。少不得要奉。衆人道。三拙飛簷走脊的人。我們好好伏事❶他走。三拙向姓吳道。你取了些使用來。到官免不得用刑。還要求照管哩。大衆擁著三拙出門。有四

五個。只推老爺分付。房裡有奇怪物件。取幾件去。搜出女襖三四件。梳子。篦子。刷子。髺子。露花油。都取了去。在櫃中銀子也隨身取些。隨後趕上。一口氣直到府前。官未坐堂。姓吳的拉衆人到酒店上坐了。吃酒吃飯。打發了二十兩差使錢。人多還不夠分。里排四鄰。婦人女子。又另是差人都喚到了。不多時。二府升堂。一干人犯帶到。二府略叫里鄰問了幾句。又叫女兒問了幾句。把三拶夾了一夾棍。打了四十毛板。發了監。婦人女兒發了鋪。連夜把口詞審語寫了申文。與那梳子髺子等件。第二日申解察院。察院坐堂解進。先叫三拶上去問道。你和尚住在山裡。要梳子何用。三拶道。是小的未披剃時存下的。察院道。刷子哩。三拶又道。未披剃時存下的。察院道。和尚要露花油何用。三拶道。一個施主帶在那裡用。見油香得好。與他討的。察院道。奴才胡說。我問你三件女襖。也是施主與你的麼。三拶叩頭道。小的該死。察院喝道。你還想活麼。喝

令打了六十板。仍舊府監監了。喚里排四鄰分付道。女兒貞潔。本該上本旌表。只是其母不良。他不能規諫。叫不得賢女。姑饒其母。釋放寧家。這惡僧罪大如天。也不只這一案。你們也不須來伺候了。衆人謝了出去。婦人在前。女兒在後。街上孩子們拍手笑道。婆娘打和尙的呵呵。里排道。小官們不要囉唣。因爲黃花女兒不肯。察院也稱贊他哩。到了家裡。女兒哭向父親道。虧了列位里鄰呈子上。不帶爹的名字。又虧青天察院。也不牽連問及。如今爲我連娘也饒了。羞人答答。這裡住不得了。他州外府去。還好做人。父親道。小姨娘。嫁在嘉興城裡。搬到那裡去再處。次日里鄰等家。父親走去謝了。隨即先去。通知小姨。連夜僱船。搬了去了。正是。

縱教掬盡西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

且說三拙在監裡。虧了姓吳的替他拿銀錢使用。還不受苦。憑他養棒

瘡調理身子。第三日午後。又是察院發一名犯人下來。却是王子嘉。三拙問他。何故你也爲事。王子嘉道。那裡說起。有一個察院老師。京裡一位相知。薦在我家作寓。有個城東財主。只爲待人刻薄了。被衆告發。他道有銀子。買房子生利。並非生事詐人。怕察院不以監生待他。即加刑責。不過求寬的意思。央那老師說情。情已允了。謝已收了。人已去了。聞說裡面有人怪我。察院如拿訪一般。捉我去。一夾棍三十大板。聽他口氣。恰像京裡有大僚怪我。先放了火的。罵我道。奴才。你玷辱人閨門。淫媾人婦女。罪惡貫盈了。還辨(辯)什麼。你道褲襠裡事。一個上司也管起來。三拙道。我也爲褲襠裡事。監在這裡哩。王子嘉道。你是和尚。原不該偷婆娘。我是婆娘偷我。也加個罪名。不服不服。過了兩日。忽然聽見察院分付縣裡。做了幾十面立枷。兩個也有些慌了。王子嘉道。章觀不進監看我一看。寫字去罵他。有掛枝兒爲證。

寫情書寫不盡。我冤魂帳。直直的。寫幾句。教他細細詳。我死期已在十分上。早早來還得見。也算與你厚一場。若是幾日裡來遲也。切莫要身後將咱想。

次日章觀只得到監裡來望望。尚未敘話。忽傳察院喚三拙。王子嘉道。若三師父放了。我便有些生機。三拙隨了府差候察院開門帶進察院不發一語。丟下十六根籤來。喝打八十。三拙稟道。老爺容三拙稟明一句話。就打死也不敢怨。說三拙強姦幼女。姦尚未成。兩朝律上。並不致死。還求老爺寬恩。察院道。我今月某日。私行到山。一老三少婦人。到你山裡來。轎夫親口說。一乘女轎五錢。住了一夜。早起來接。又是五錢。又說三師父只怕有一二百女人。受用過了。難道你還不該死。死有餘辜了。三拙道。若如此說。老爺把個風流帽子。賞了三拙。三拙含笑入九泉了。察院喝道。著實打。打了八十板。死而後甦。上了立枷。分付枷在閶門

示衆。喚人抬到黃鸝坊橋。又死而復甦。只爲上司旨意。仍令抬到閶門門下。枷了半日。黃昏氣絕了。不在話下。且說王子嘉爲有舊刑廳一案。在衙蠹名下有他過付名字。他就借景生情。書房用了手脚。申文察院。請發人去。又用了分上。暫保在外一日。收拾行李。一到家裡。賓朋畢集。有的道江寧去了。直等按臺去後回來。就見了身了。有的道。事完就回家躲著。又不是對頭官司。有人出首。那個知道。有的道。畢竟且住江寧。我們替你看光景。纔爲上策。這些話又有細作打聽。吹入上官耳朶裡了。起更後察院傳出批文來。批道。王子嘉另案結。本府忙拘王子嘉。仍舊發了監。是夜王子嘉得了一夢。夢見三拙笑盈盈走來道。王兄我在閶門等你。你快些來。忽然驚覺渾身冷汗。細思此夢不佳。大哭起來。監裡人問了緣故。道。兄不必慮。這叫做心記夢。事雖相近。僧俗不同。若把你與三拙一樣發落。前日一總提出去了。如何又剩下了你。況另案結

三字。還是未定之詞。王子嘉聽了謝了。辰牌時候。察院放砲開門。忽見府差跑了下來道。察院要王子嘉。快走快走。王子嘉這驚不小。一路哭了去。見了察院。磕頭大哭道。老爺饒了小的狗命。小的出去。做個好人。察院道。你出去。怎麼樣做好人。王子嘉道。小的平日惡行。盡情改了。連妻子也不要。往杭州靈隱天竺。出家做和尚。老爺就如放生一般。察院道。打死了三拙。又添你一個三拙了。杭州清淨法界。安你這三拙不得。你說放生。假如禽魚。無害於人。人便放生。你如何教我放你。扯下去打。也丟下十六根籤。打了八十。上了立枷。枷在閶門示衆。王子嘉比三拙反覺硬崢。抬到閶門。還向人說。我王子嘉是風流罪名。值得一死。第三日辰刻死了。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服侍」底本作「伏事」，據抄本改。

不寒不煖。無風無雨。秋色平分佳節。桂花蕊放夜涼生。小樓上朱簾高揭。多愁多病。閒憂閒悶。綠鬢紛紛成雪。平生不作負心人。忍辜負連宵明月。

右調寄鵲橋仙

提筆時。正值中秋將至。壯士尚且悲秋。何況老子。拈此一詞。做個引頭。這回說到三拙王子嘉。鐘鳴漏盡。酒闌人散的話。冷淡不好。濃艷不好。扯不得長。裁不得短。認不得眞。調不得謊。招不得怨。撇不得情。丟不得前。留不得後。須是有收有放。有照有應。有承接。有結束。纔不是時手。胡亂捉筆的。話說三拙王子嘉。幾日裡。被鐵面御史相繼枷死。雖然死了。還要報了官。直等官教領去燒埋。纔許或親或友。收拾抬去。三拙屍首。

直至第四日。天氣已熱。五分臭爛了。往來的莫不掩鼻而過。姓吳的和幾個光頭徒弟。得了察院發落。到縣遞了領狀。預先買下一口棺木。僱人抬入一隻水荒船。不知載往何處去了。初入殮時。一個光頭徒弟。嘓嘓噥噥向姓吳道。師父在監裡。分付下來。把四五百兩好銀子。都是你收拾進城。不知你寄頓何處。就是衙門使用。監裡使用。買棺入殮使用。也用得有數。難道你一人獨得。姓吳道。師父身屍未曾安厝。大事完了。少不得有個道理。包你大家好好散火(夥)這等看起來。三拙自道。是能事的豪傑。江湖上好漢。他父親送他西天寺。既不肯安心做和尚。交結了憨道人往五臺山學本事。又學採戰。虧了師太(父)無能。收留了他。臨逃難時。連憨道人。共拿了常住七百兩銀子。及至買了絨褐等貨。憨道人又墮水身亡。貲本盡歸他手。料這銀子作祟。不能出家終身。何不還了俗娶了妻。作起人家來。有這一身拳棒本事。再學些弓馬。

也可於❶離亂時節。圖做個武職出身。再若不能。也可江湖上做個羢褐商人。自由自在。何苦一心一念。做這奸騙勾當。直到這個田地。父親哥哥。不得見了。西天寺本師。不必說起。五臺山師太(父)無能。本師心無。何等樣有恩於你。也不得見了。憨道人葬處。不得再酹酒哭奠了。有情的刁女。不得再通音問了。迢迢鄉井。不得歸了。來路的山山水水風風月月。不得再游(遊)覽了。就如奸騙的許多婦人。也沒一個立在門前。見他氣斷。可不是一場春夢。只說比春夢還短哩。王子嘉死在本鄉本土。還有老婆和戲婆章觀。看他入殮。況兼死了一日。第二日官發放了。就是家屬領屍。並不一毫臭爛。棺木抬在城下。兩個婦人和幾個認親認眷的。做了羹飯。大家哭了一場。纔抬下缸去。少不得尋塊墳地埋了。只是他花花蕩蕩。財去財來。也不曾做什麼大人家興頭時節。吳江有一班牛鼻頭。騾耳朵。或認表兄表弟。或認堂弟堂姪。都來親近

他。到此間見他勢敗了。還道他必有積蓄。借放心不下爲名。定要分他的東西。章觀原是戲婆。自然守不住。衆人逼迫不過。不上半月。借了府前張相公。一百兩銀子。還了他家。贖了身去。依舊入了班。做了旦。老著臉上場奴家如何。官人如何。搖唇捲舌。去扮戲了。夜裡依舊有人嫖他。被人摟著。弄一個無了無休了。當時那些深閨處子。繡閣佳人。或整夜歡娛。或半宵恩愛。摟在懷中。儻在身上。嬌嬌媚媚。嬝嬝婷婷。自道是不世奇逢。一生樂事。那知反不如做夢的好。夢裡來夢裡去。夢裡尤雲殢雨。夢裡雨散雲消。並沒有一毫禍患。如今那些處子佳人。也還不知閶門路裡。枷死了一個舊日風標哩。這兩個淫孽。因不是病死的。沒有鬼卒勾攝。魂靈飄飄揚揚。只在死的這塊地方。牽纏不去。連守門兵丁。夜裡也不敢自出官廳。逼近鄰居。也不夜裡出來解手。常常鬼叫。使人驚走。一日有個閶門外姓胡的。與人打官司。在府前聽審。掌燈時審起。官

府問得細。逐個中證問到。因此二更天纔問完。盡皆發放。姓胡贏了官司。心中快活。不覺長久。只道還未放靜街跑。帶了個家人。忙忙跑到閶門來。不但家家閉戶。城門已關閉久了。聽聽更鼓。已交三更。心裡想道。雖親識在城中的。也不便三更半夜敲門借住。今夜不冷不熱。天色如水。看看靠小巷賣銅器店門首有一帶地板。又新又潔淨。著實好坐使。叫聲小廝。我們夜深了敲門借住不便。這閶門關得晏。開得早。雞叫就開了。我們在這地板上坐坐。等開城門出去罷。姓胡的就坐在地板前一帶。家人縮了脚在他背後坐下。姓胡的跑了這些路。不覺也打盹睡著了。忽然夢裡聽得人大聲歎氣驚醒了。仔細一聽。那城門邊一個人道。老三你偷了一二百婆娘。值得一死。我連良家妓者。總算起來。不及你一半。況你是偷婦人。我是婦人偷我。如何我與你一般處死。難道是有公道的。又一個人道。呵呵呵。其實我比你快活。記得楓橋一個婦人。

生得七八分波俏。先和我約了他丈夫跟著米行主人。往溧陽一帶買米。他家裡並沒別人。我等不得夜。日裡閃將進去。關上了門。把婦人下衣脫光了。也不管日光照著。就把他撳在床沿上。提起兩隻尖尖小脚兒。我兩隻賊眼。看定他陰門。把我那話兒挿入。一進一退。箭箭射他紅心。弄得他花心淫水直瀉。滾熱的流在我那話兒上。直教我渾身通泰。你道我可快活。直弄到日落啣山。鄰舍女人敲門。問有火沒有。只得起身。把我藏在床後。開門回他沒火。纔做些晚飯吃了。又弄到天亮。實是有趣得緊。那個人道。這不過小戶人家婦女。不足爲奇。這個人又道。你道這是小戶人家。前日多蒙你叫我做替身。在鳳凰橋那家。你便躲了差。我却得了趣。我纔上手。見他浪得緊。我用七縱七擒之法。他却不容人做主。把花心迎住了龜頭。憑我用蛇游洞。燕穿簾。直到狠做。用雞啄食。他只是不怕。這是第一個能征慣戰的了。他流的浪水。可也五日夜

有一二油罈。我採戰的老手。也被他弄丟了一遭。你道可快活。那個人道。這還虧我招承你。這個人道。多謝多謝。你看風清月朗。苦中得樂。也把你的快活。說一二件兒。死又死了。且大家燥燥脾胃。那個人道。我如今已大半忘了。只去年春間。一個現任大僚。寫封薦書。薦在東省鄉宦那家。求他青目。我到彼處。把書投進。鄉宦隨請相見。原來這鄉宦極喜看崑腔戲的。一見如故。留在家裡。我湊他的趣。唱曲不消說起。裡面取幾件女衣裙出來。扮了幾齣獨脚旦的戲。頑耍頑耍。竟留在內書房歇了。那知他有新寡的小姐。住在家裡。可不像比路人。不但一貌如花。又且通文識字。這州裡有卓文君之稱。他見了我幾齣戲。魂靈兒已落在我身上了。千方百計。弄我進去。成了好事。瞧他睡情。也是從來未有的。嬌聲媚態。萬縱千隨。不要說別的。只這不上三寸的小脚兒。勾緊在我腰邊。就該魂死了。我虧你教我的戰法。雖不十全。想也與平常人不同。

睡了幾夜。他道。若不遇親親。怎知臍下這些子。有這樣快活。那知可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不曉得如何。被他父親知覺了。每常同我吃飯吃酒。擲色取樂。竟分付兩個書僮如把我軟監在書房裡。自己往五里外一個莊上去了。內外門禁。不消說十分嚴緊。聞得已寫了一封書。打發人送與薦我的大僚。不知書裡如何。說我的不好。只等回書。像似要處置我了。小姐知了風聲。十分憂懼。就是小姐的房。鄉宦雖不明言。已移往靠後一層十間樓去了。幸得奶奶極愛小姐的。每日去看女兒兩三遭。一日奶奶沒事。坐在女兒樓上。小姐帶哭說道。娘我不好了。你須救我一救。奶奶道。我兒你原不該做這事。如今怎樣救你呢。小姐道。聽說京裡回書一轉。就要處置姓王的了。若處置死了姓王的。孩兒豈容獨活。況爹爹平日極怕娘的。不討了娘口裡的話。不敢帶新姨往莊上去。這遭說也不說。公然竟帶新姨去了。新姨與我極厚。料必解

勸。是是娘也不怕了。大是可憂。孩兒的意思。求娘做了主。放了姓王的逃去。便沒對證。孩兒就得活了。奶奶想了想道。這計較倒也好。連夜照內府法兒。熏一隻鵝。兩隻雞。一塊肉明日下午。差管書房的大小廝。送往莊上。自然趕不回來了。小小廝沒帳的。要放姓王的逃走。就容易了。依了此法。第二日黃昏將盡。奶奶出來查門。悄悄放我閃將進去。各門纔下了鎖。好個愛女的夫人。又放我和小姐敍一敍別。四更纔從樓後跳下去。好趕出城。小姐把自己四五百金金銀首飾與我拿回。我道。孱弱身子。那裡拿得起。只揀小金錠和散碎銀子。約有百兩束在腰裡。我帶的小廝。因翰林留我一兩月。打發他回家說聲。故此只孤單獨自。一個被囊。一條被。小姐把布做了軟梯。放我下去。我身上的金銀沉重。心上又慌張。在軟梯上失脚一跌。跌在地上。幸喜是沙土。毫不傷損。小姐在樓上見了。大哭道。我的人嗄。你若是跌死了。咱也跳下來。和你同死。

你道這句話。可不使人心碎。我不走正路。反打從汶上縣。濟河縣。問路而歸。咳咳。我的小姐。我如今死了。你知也不知。說罷。放聲大哭起來。這個人道。王哥。你死在家鄉。有什麼苦。我父親哥哥不得見面。三千里路。渺渺孤魂。又帶著枷。再不能回鄉了。也放聲大哭起來。驚得那姓胡的滿身冷汗。道。啐啐啐。有鬼有鬼。我不怕。那鬼就寂然無聲了。姓胡的正待推醒家人。好做伴兒。半明不暗中。忽見城頭那條路。五六人飛走下來。到城門口立住了。叫三拙。王子嘉。你枷號一月的限滿了。土地司叫來放了他兩人的枷。本司解你們從縣解府。轉解閻羅殿去。頓時像打開枷的。像是三拙道。爲何陰司也要枷一月。鬼差道。陽官批定一月。須要依他。鬼道。我們如今。陰府有罪沒罪。鬼差道。土地爺說你該問斬罪哩。鬼道。殺了人便做鬼。殺了鬼可還做人。鬼差道。胡說。陰府的斬罪。不比陽間。只殺一次。變豬。變羊。變雞鵝鴨。該殺幾次變幾番。殺罪完了。請

旨定奪。就是斬罪也有輕重不等。鬼哭道。苦惱苦惱。像是王子嘉道。我比三拙不同。不知可輕些。鬼差道。聞得你是人來誘你。該問徙罪。鬼道。陽間徙罪。或是納贖。或是擺站。不知陰府如何。鬼差道。你還不明白。也有不同處。陽間只一年二年三年。陰府變馬。變驢。變騾。或五年十年二三十年。跎完了限期。這就投胎變人去了。鬼歡喜道。還好還好。鬼差道。五更了。快走快走。姓胡的只聽得息息索索。像是牽了二鬼。往城頭上去了。慌慌張張。推醒了家人。倒往東首走過了二十餘家。喘息定了。另在一家地板上。坐了一會。雞叫三次。人纔行走。聽得城門開了。急走回家。一夜不睡。又吃了一驚。竟大病起來。燒紙服藥。睡了一個月。方纔起得床。把這些聽見的話。細細說與人知道。也就遍傳開去了。是眞是假。將信將疑。老子正值悲秋。因譜二孽。遣筆消悶。附此說鬼。竊比東坡。還有餘波。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於」底本無，據抄本補入。

第十二回　虎丘山因夢題詩句　長安道遇仙識往因

詩曰

天以酒色奔人心。沉復豪侈群相結。
長安古稱名利場。秋風遠道如奔蟻。
城頭角起四鼓交。齧指披衣謝衾鐵。
腹中水火食未齊。號晨走隊先於雞。
趨名赴利喘若嘶。遇酒及色斯則移。
淫淫汩汩不肯休。各能以目捷於足。
花粉窠中酒肉場。隨力以追滿所欲。
亦有名士誤隨俗。偶一染指蚤(早)沐浴。
終當馳心歌舞隊。漫淫於聲歡度曲。

若說妖童有前因。　眠思夢想亦安屬。

話說三拙王子嘉死後。江南風俗畢竟漸漸變好了。鄉宦人家。規矩嚴肅。戲子孌童。只在前廳伏(服)役。沒酒席的日子。並不許私自出入。就是戲酒。也只是慶壽賀喜。不得不用他們。開行人家邀遠來商賈。請妓陪酒。不得不扮一本戲。其他也淸談的多。寧可酒筵豐盛。可以娛賓罷了。可見我靜如鏡。民動如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不虧秦御史鋤奸在前。李御史誅淫於後。後來人人要做好官。不爲勢怵。不爲利奪。怎能夠風俗移易。就是虎丘山上。三十年前。良家女子。再不登山游玩。若有女子游山。人便道是走山婦人。疑他不良。近年晴天游山的。多則千人。少亦百人。雨天游山的。亦嘗有一二十輩。甚至雨過地滑。千人石上有跌倒的。衣裙皆濕。嬉笑自若。這二三年來也。畢竟少了。遠方來的詩人墨客。多聚在上山僧房。每至房頭塡住滿了。沒得下處。或就在船上住

了。早晚上山遊玩戲耍。如今也覺僧房空閒。沒生意了。三拙王子嘉死後。蘇州的人沒一個不稱快。來往的。不問三拙。或有問王子嘉的。也只道滿嘴鬚根的老旦。就如娼家。已過三十歲。有何妙處。把這二淫孽。直似雪消冰化了。有一個前朝詩翁。也曾明末出仕過的。姓黃。詩名遠播。忽一日題詩在壁。却❶是哭王子嘉的詩道。

一代風流客。西陵嘆落霞。
賞音空有淚。憶昔更無家。
誰共虎丘月。徒悲茂苑花。
廣陵散已絕。不復問紅牙。

忽然一日。有浙西幾處游山的。也像似仕宦。抬頭見了這首詩。不覺一齊大笑起來。道。王子嘉不過一孌童。近日年已半老。捱身作南北通家。遠來賓客。貪他尋分上。做東道主。住在近虎丘的半塘。招搖城市。自己

忘了是優人。過客也被他惑了。縱容得他出戶入闥。行奸賣俏。幸得眞正包龍圖的李御史。一齊同淫僧夔之杖下。方將爲朝野稱快。作詩哭他。已貽笑于正人君子了。何至說廣陵散已絕。不復問紅牙。抬高到這等地位。乃敢揭之于千萬人往來之地。不知他有何恩愛。不怕人笑罵若此。旁有一老僧道。前日黃大人寓在軒中。月明之夜。似夢非夢。忽見王子嘉走來。作了個揖。分賓主坐定。忽然哭著。告訴苦楚。話未半句。忽風吹樹枝。打在窗❷上。陡然驚醒。因此感傷。作詩一首。粘在壁上。衆皆大笑道。或向爲所惑。因夢作詩。亦有何妨。只是奬賞太過。使他難當。一代風流客。難道一代只這個淫優。若此君是女子。定嫁他了。廣陵散已絕。尤爲可笑。有一位道。既遇吾輩。當以一詩和之。詩題是哭王子嘉。今我的意思。是哭這首詩。其詩道。

信步登臨處。　俄然見晚霞。

詩成因夜夢。　夢醒憶通家。
誰不堪共月。　徒令慟落花。
哭君哭罷後。　舉世失紅牙。

吟罷。大家笑了一回。下山去了。可見人心愛憎不同。愛王子嘉的。升之九天。恨王子嘉的。抑之九淵。看官你道。還是愛的是。還是恨的是。方信淫優不遇名御史。斃之杖下。他宣淫未已。作惡無休。把好好一個世界。變成禽獸世界。天必不肯輕饒過他。況三拙淫禿。更惡更毒。造假銀。鍊假丹。恃力強姦。王子嘉做不出的。他偏要做。蒼天肯饒過他麽。又過了一年。一個陝西客人。在蘇州賣完了西貨。要往北京。探望一親。然後西去。臘月下旬。纔到長安地方。飯店歇了。打帳次早入京。店少客多。各房都滿了。只一間小小草屋。一個老道人在內歇宿。店家領這陝西人進去。道。今晚客多得緊。爺只好權住一宵罷。陝西人帶一小郎。只得住下

了。先與老道人拱了拱手。老道人便道。老丈從蘇州來。看見三拙王子嘉打死麼。打得他好。❸死得他好。陝西人道。咱在蘇州實是看見枷死的。但咱又回鄉了一遭。並沒人問及。今已二三年了。老師父何故。忽然問起他兩個。老道人道。老丈在清江浦。偷了行家的娘子。如今滿臉淫氣。透出天庭。只怕回家去有妻子之變。你道三拙王子嘉。是今世作的惡麼。三拙前生是尼僧。犯了佛戒。遍地偷人。今生應還他淫報。被淫一次。應還一個。只是淫了他母。又要淫女。念頭刻毒。且青天白日。肆淫無忌。假銀子。假首飾。千般百詐。積惡太深。故上天震怒。借清正好官。打死了他。救世君子。要戒人淫亂。人說淫爲萬惡首。孝爲百行原。實則一宿之緣。也是前生註定。謂之惡則可。謂之作惡則未可。三拙纔喚做作惡。怎不死于非命。咱曾勸他淫氣太重。不可妄爲。他自不依咱言。故此條死以❹避他。若說王子嘉。原是萬曆年間。東江米巷裡。一個有名的小

唱。他被大官大商。各處的人弄了十年男風。後來娶了妻房。又不管束他。不娼而娼。又被多人淫姤。今世故以良家女子。前生有緣的。把他淫了。以償前孽。但他不該交通大老。擅遞線索。又誘人髮妻。以媚顯要。自稱相公。以亂綱常。故此也在刼數。被名御史打死。他的妻與妾章觀。還要大受人淫辱。報應完了。再得人身。不比三拙。得罪佛戒。永永墮落。陝西人聽了這班說話。拜倒在地。求他懺悔清江浦的罪過。老道人道。不妨不妨。只自今以後能戒謹。不淫人妻女。自保無虞。陝西人謝了教。分付取晚飯來。言之未已。只見老道人把袖一拂。出門去了。急急追出。並無踪影。店家都說。並不曾出來。陝西人各處搜問。總言未見。只見庭中大梧桐樹。搖搖曳曳。光影甚異。陝西人大加詫異。次年到蘇州來。每每向人傳□。(講)但不知王子嘉的妻子畢竟如何。可爲貪淫肆惡者勸戒。有詩爲證。

筆光潘宕墨光肥。底事茫茫□□□。

□□□□弦與韋。風□□□□□□。

校記

❶「在壁却」三字底本漶漫，據抄本補入。

❷「打在窗」三字底本漶漫，據抄本補入。

❸「他好」兩字底本漶漫，據抄本補入。

❹抄本至此爲止，下缺。

思無邪滙寶 ㊗拾陸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巫夢緣]

清・「不題撰人」

《巫夢緣》出版說明

明成化間，山東東昌府臨清州新城丁字巷有少年書生王嵩，父王秀才早逝，與寡母李氏度日。王嵩聰慧，十三歲應童生試連考三個案首。姨丈馮士圭以爲神童，許以女桂姐。近鄰有劉寡婦卜氏，羨王生才貌，藉小廝存兒招引成歡，自是來往不絕；存兒亦藉此與卜氏有首尾。馮士圭爲貢生，其鄰富商安伯良子安可宗拜彼爲師。可宗見王嵩年少多才，出重金邀至家同讀書。嵩宿安府花園。伯良妾鮑二娘及女順姑窺見其風流美貌，主動勾引，皆通情。伯良繼妻余氏，三妾王媚娘亦向王嵩示愛。嵩恐陷入「迷魂陣」，乃回家，仍與卜氏往來。

順姑爲劉寡婦卜氏侄媳。燈節時，王嵩在卜氏家，順姑來訪，得見，因嫉忌，將王嵩通卜氏事告其翁劉大。劉大爲卜氏已過世丈夫異母兄，擬藉此逼卜氏改嫁，謀其家財。乃與友人丘茂合謀寫没頭榜一百張，揭發王嵩、卜氏事，遍貼城中。王嵩好友劉子晉及安可宗知此事眞象，乃爲安排至城外讀書躲避，三人並結拜爲兄弟。卜氏又將和王嵩事告知兄弟三官，謀變賣家財返娘家住再改嫁王嵩。

王嵩於城外與王三娘子通，事爲可宗所知，乃邀彼重返安家，住書房。書房與桂姐閨房相鄰，圖得與桂姐相見。然桂姐拒絶婚前交媾，出其丫環露花作替身。嵩又與暗娼汪存姐及卜氏堂姐羅奶奶往來，並不時與卜氏於南門外竹西菴幽會，亦和鮑二娘續舊情。劉大催卜氏改嫁不成，乃伙同丘茂，由丘茂告王嵩與卜氏私通。太守傳王嵩，嵩與劉子晉、安可宗入見。劉、安

兩人保證王嵩無不端事，太守乃責丘茂誣告，重責收押，後獲釋。王嵩州學、府學考試均得榜首，回住安家，繼續與桂姐、露花往來。是時露花已有孕，嵩仍通鮑二娘，二娘又爲引進王媚娘。王媚娘作太平歌五首贈嵩。後嵩至濟南考鄉試返臨清，露花已生子，嵩再三哀求，得與桂姐好合。鄉試發榜，嵩中第二名。乃入贅馮士圭家，又娶露花爲妾。次年王嵩與劉子晉上京赴考，皆中進士。還鄉後劉大陪罪並送卜氏與王嵩爲妾，後皆生子。劉大子死，順姑守寡，亦嫁王嵩爲妾。嵩後任工部主事改吏部，外陞邵武知府，被劾還鄉。因悔少年無行，除妻妾外不與其他女子往來。後多子長壽善終，「如陸地神仙」。

* * *

此書扉頁中欄署「巫夢緣」，右欄上端題「風月佳期」，左欄下端作「嘯花軒藏板」。次目錄十二回不分卷。正文各回首頁首行作「新鐫小說巫夢緣」。版心上有書名「巫夢緣」三字，單魚尾下署卷次(實即回次)、頁次。四週單框，寫刻，半頁九行，行二十二字。有回末批。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蘇郡設局收毀淫書、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錄此書。然此書未見當代中國書目著錄，目前所知只日本佐伯市立圖書館佐伯文庫及中尾松泉堂有藏，此書即據佐伯文庫本排印。該本俗字不少，如「爬」作「扒」、「掉」作「弔」或「吊」、「夠」作「勾」、「常」作「嘗」(「常常」作「嘗嘗」)，今逕改，不一一說明。

《巫夢緣》又有刪節本《戀情人》，又稱《迎風趣史》，六卷十二回。北京圖書館藏嘯花軒刊本，吳曉鈴、高羅佩皆藏坊刊本；天津圖書館有抄本，可能自吳藏本影抄。吳曉鈴藏本《戀情人》篇

幅只爲《巫夢緣》之半，刪削正文，特別是韻文，又刪去全部批語。此刪節本無甚特色，故不收入《思無邪匯寶》中；但其文字多少有助於《巫夢緣》的校勘（詳見各回校記）。

《巫夢緣》未署作者，亦無出版日期。日本天明間（一七八一——一七八八）秋水園主人《小說字彙》在附引書目錄其刪節本《戀情人》，朝鮮完山李氏英祖壬午閏五月（一九六二）之《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敍〉中同時提及《戀情人》及《巫夢緣》，是知此兩書於乾隆年間已運至朝鮮、日本。《巫夢緣》第十一回有〈太平歌〉五首，回末有批謂：「描寫曲盡，筆有化工。馮女不淫不妒，可入彤史。〈太平歌〉實實（是）清淵一才女所作，共七首，余刪其二而併爲改攛（竄）七字，聊爲表出，不敢沒其才也。女子姓汪氏。」按清淵離臨清不遠，清時同屬東昌府，作者爲此地方人士？如地方有汪女或此〈太平歌〉資料，或有助於考證此書之著作時代；否則此書保存汪女〈太平歌〉五首，亦甚有價值。又此書詞曲頗多，特別是俗曲〈掛枝兒〉數量不少，或可供治戲曲者參考。又嘯花軒爲順治康隆年間書肆，印行小說頗多，特別是艷情小說。我們或可假定《巫夢緣》爲康熙末年之作品。

風月佳期

巫夢緣

嘯花軒藏板

巫夢緣嘯花軒刊本扉頁

新鐫小說巫夢緣

第一回　[illegible]　三試神童後必達

晴絲漾碧東風裊。九十風光易老。何處閒花閑草擁閣人多少。　歡娛忽復生煩惱。恰遇落紅啼鳥、剛把新愁卻掃。又是愁來了。　右調桃源憶故人

這一首詞、大概說春色惱人、眠不得、坐不得、也只為春風一吹、人人骨裡就是無情的也動情、何況多才情種、為此千古才人、傷春悲秋、總是春氣秋氣、使他骨酥神顫、如今要說一个極風流、又極貞潔的女兒、先說一个

巫夢緣嘯花軒刊本第一回第一頁右半

極有才又極有情的男子這兩个生在何府何州何縣
做出那樣事來且說山東東昌府臨清州地方明朝成
化年間設立了鈔關天下客商聚集於此是一个大〻
馬頭凡是官舡粮船貨舡到這所在必定停泊我日故
此開行開店的都做了人家南邊遊學滾館的來〻往
往本地讀書的人都比前越多越好了原有新舊兩个
城舊城讀書的多却沒有客商覺得冷靜些新城三街
四巷都是富商大賈住着十分奢華偶然有讀書的却
又敏而好學會得中舉中進士有个丁字巷的王秀才

巫夢緣嘯花軒刊本第一回第一頁左半

[illegible]

第一回　二試神童後[illegible]寡[illegible]

晴絲漾碧東風[illegible]九十風光易老何意閑花閑草惱得人多少夜歡娛忽復生煩惱恰遇落紅啼鳥到把新愁却惹又是愁來了

右調桃源憶故人

閑言少叙且說山東東昌府臨清州地方明朝成化年間設立了鈔關天下客商聚集于此是一個大馬頭凡是官船糧船貨船到這所在必定停泊幾日故此開行開店的都做了大家南[illegible]來[illegible]往[illegible]人都[illegible]本原有[illegible]個[illegible]城[illegible]讀書[illegible]有[illegible]路[illegible]覺[illegible]

[illegible]

新鐫小說巫夢緣目錄

新鐫小說巫夢緣

第一回　二試神童後必達

晴絲漾碧東風裊。九十風光易老。何處閒花閒草。躭擱人多少。　歡娛忽復生煩惱。恰遇落紅啼鳥。剛把新愁却掃。又是愁來了。

右調桃源憶故人

這一首詞。大概說春色惱人。眠不得。坐不得。也只爲春風一吹。人人骨裡就是無情的也動情。何況多才情種。爲此千古才人。傷春悲秋。總是春氣秋氣。使他骨酥神顫。如今要說一個極風流。又極貞潔的女兒。先說一名極有才。又極有情的男子。這兩個生在何府何州何縣。做出那樣事來。且說山東東昌府臨清州地方。明朝成化年間。設立了鈔關。天

下客商聚集於此。是一個大大馬(碼)頭。凡是官船糧船貨船到這所在。必定停泊幾日。故此開行開店的。都做了人家。南邊遊學處館的。來來往往。本地讀書的人。都比前越多越好了。原有新舊兩個城。舊城讀書的多。却沒有客商。覺得冷靜些。新城三街四巷。都是富商大賈住著。十分奢華。偶然有讀書的。却又敏而好學。會得中舉中進士。有個丁字巷的王秀才。名喚文人。生得一表非俗。娶了妻房李氏。說不盡他的美貌。只是眇了一目。王文人却愛他得緊。常常對他說道。我看天下婦人都只該一隻眼。就是我也標致。反覺多了一隻眼。倒不更俏了。因此朝弄夜弄。弄成了怯症。做了三年親。纔養了個兒子。爲這年是辰年。乳名喚做辰哥。長成三歲。王文人怯症再發。日重一日。燒紙服藥。一些無效。臘月廿五日復病。廿八日就嗚呼哀哉厄了。李氏守著兒子。苦苦的度日。況兼父母俱亡。又無兄❶弟。只有一妹子。嫁在天橋馮家。是萬金

的財主。妹子時常送銀送米。照管姊姊一分。妹夫是個廩膳秀才。喚做馮士圭。平日也與王文人會文吃酒。極說得來的。因此也憑娘子周濟那孤孀窮姊。就是王文人死的那一年。八月中秋。馮家養個女兒。乳名桂姐。又叫做桂仙。取蟾宮折桂的意思。李氏守節。眞是冰霜堅操。人人聞知。都是重他。不覺過了三年。辰哥已是六歲。送與一個蒙師施先生。教他讀些三字經神童詩。他只消教一遍。就上口了。學名喚做王嵩。施先生見他聰明。比衆不同。就替他取個表字。喚做高山。朝去晚回。不消兩個月。三字經神童詩。就讀熟了。先生一日出一個兩字對命他對。道是舉人。王嵩應聲對道。進士。先生十分歡喜。來對他母親說了。竟買大學中庸與他讀。增到每日四行。又每日五行。只是午時就背。再不忘記了。先生一日。又出一五字對命他對。道是只有天在上。王嵩應聲對道。更無山與齊。先生驚問道。古詩原有這兩句。你小小學生。如何知得王

嵩道。我只覺有先生上句。就有我的下句。連我也不知道。先生道。這等看起來。你前世必定❷竟是個飽學。再來投胎的了。再讀幾年。必然是個神童。從此不時講幾句大學教他。覆講也都明白。一連讀了三年。四書讀完了。又上毛詩。這年九歲。先生教導他做破題。不消兩月。竟有好破題做出來。又教導他做承題。越發易了。只有起講。直做了半年。方纔有些好處。先生道。我雖是秀才。却已老了。來對他母親道。令郎十分聰明。必成大器。明年須送與考得起會做文字的先生去。我學生過時的了。不可誤了令郎大事。李氏道。先生說那裡話。小兒還是蒙童。求先生再教導他幾年。且待他十二三歲。再作區處。只是束脩微細。明年再議加些便了。先生道。學生豈爲束脩多少。只因令郎忒聰明了。是個偉器。恐怕學生過時的學究。誤他大事。既承王奶奶美意。學生領命便了。只是令郎聰明。又肯讀書。可在大寺裡賣書的去處。買一部南方刻的小

題文字。待學生精選一精選。一面與他讀。一面與他講。或者也當得明師了。李氏歡喜不勝。就在頭上取一根小金簪子。遞與施先生道。求先生在書店裡抵他一部。說定了多少價錢。過日去取贖。正是

賣金買書讀　讀書買金易

施先生接了簪子道。如命。即時辭了自去。果然取了一部小題文章。把與王嵩讀。又講與王嵩聽。倏忽光陰又過了二年。王嵩已是十一歲。竟開手做文字了。不但四書本經讀得爛熟。講得明透。連韓柳歐蘇的古文也漸漸看了好些了。此時竅已大開。夜間在家裡。畢竟讀到一更纔睡。但有個毛病。小小年紀見了小丫頭們。他便手舞足蹈。說也有。笑也有。偶然鄰舍有小女兒。到他家頑耍。他悄悄躲在門背後。看前後沒人。就一把摟住。或是親個嘴。或是扯開那女兒的褲子。摸他那件東西。略大些的。知道害羞。被他摟了摟。摸了摸。飛跑去了。越是六七歲的。不知

緣故。他便左摟右摸。不肯放他。直待他喊叫起來。方纔放手。有一日。鄰舍金家。一個十一歲的閨女。生得俏麗。也有些知覺的了。被這王嵩甜言美語。哄到自己讀書的小房裡。扯掉他褲子。把自己筆管粗的小陽物。在他兩腿縫裡只管搠。再搠不進。一般兩個都流滑水。只是都不曾破身。有一曲掛枝兒爲證。

小學生把小女兒低低的叫。你有陰。我有陽。恰好相交。難道年紀小。就沒有紅鸞照。姐姐。你還不知道。知道了定難熬。做一對不結髮的夫妻。也團圓直到老。

且說王嵩。把金家的女兒。正擒倒著弄。被李氏撞來。不管三七廿一。一把揪著頭髮。扯過來亂打。罵道。小賊囚。你爺因爲貪色。早早的去了。你這賊囚。又這等不長進。金家女兒提著褲腰。飛跑去了。再也不敢上門。從此母親防備著兒子。除了先生那裡去。不輕易放他出門。朝也讀。夜

也讀。又讀了二年。已是十三歲了。做的文章。不但先生稱贊。連別人見了。眞個人人道好。個個稱奇。適值提學道按臨東昌府。先打從州縣考起。臨清州官出了告示考童生。一般納卷保結。到這日五鼓。已冠未冠約有千人。齊赴試場。點名領卷。州官見王嵩矮小。只好十一二歲光景。問道。你這小童生。也來捱擠做什麼。王嵩道。童生小。文章不小。州官大驚。便道。口說無憑。你立在我身邊。待我點名散卷完了。便要面試。王嵩不慌不忙。答應了一聲。立在州官案桌邊。不多時。點完了名。散完了卷。州官吩咐各去靜坐聽題。登時出了個題自(目)都去做了。王嵩立著不見州官發放。知他事忙忘了。走向案桌前跪下稟道。求老爺面試。州官笑道。我一時倒忘了。你小小年紀敢求面試。也罷。我另出一題。你在我桌邊先做一篇。若好。我當另眼看你。若不通。先打發你出去。沈吟了一沈吟道。求面試。求面試。我就出如不可求。你去做來。王嵩不慌不

忙。伸紙和墨。頃刻成篇。遞上與州官看。州官展開一看。字畫端秀。已自歡喜了。看了題起句道。夫求則未有一可者也。而況求富乎。州官提起筆來密密圈了。又看到中間。更有警句❸道。天下貪夫百倍於廉士。而貧人百倍於富人。州官拍案叫絕道。世間有這般奇才。小小年紀。出想靈快。一至於此。只怕你是記誦得來。偶合此題。你再把本日試題去做。若果與此作一般樣好。定然首取。因問十幾歲了。王嵩道。童生名雖十三歲。不得年力。還只得十二歲。州官道。神童二字。可以相贈。王嵩一面同衆人做了兩篇。午後先上堂交卷。州官看了。越加稱贊。及至出案。竟是第一。因年小才高。得能面試。府考時。州官在場中散卷散完了。帶了案首小童生王嵩。上前稟道。知州取得一名神童。求老大人面試。太守看了一看。問了年紀。就教在堂上給桌凳。另出題考他。州官辭了自去。太守將信將疑。故意出三個理致題目。分明是難他一難。第一個是小

德川流。第三(二)個是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第三個是且謂長者義乎。這三個題目。不要說小小童生。憑他那個飽學。也須費力。那知王嵩記性高強。讀得時文。何止千篇。這三題都有好文記得。提起筆來。略略改竄。一揮而就。日纔正午。太守看了道。果是神童。只怕一府之中。更無敵手。吩咐庫吏。領去賞了酒飯。依舊補做本日考題。取你第一送道。王嵩謝了。去領過飯。又補做了兩篇。案出。又是第一。學道到了東昌府。先考童生。後考秀才。臨清是首州。頭一日就考臨清童生。聊城童生。點名搜檢進去。到提學道案前領卷。領案是王嵩。燈光之下。愈覺矮小。提學道叫住了。問道。大大一個州。偏是你一些孩子領案。王嵩稟道。只論文字。不論年紀。宗師老爺若以年紀取人。豈不失之王嵩。提學笑了笑道。小時了了。大未必然。從第二名派卷。留這誇嘴的小童生。在我案前面試。不消一個時辰。唱名散卷完了。各依號數坐定。提學道先出了

衆人題目。纔喚臨清州小童生到面前。出一個題目。是童子見三字。王嵩就立在案桌邊。磨起墨來。也不起草。提筆就寫。提學道見他寫過了破題。叫取來看。只見破題道是。聖人之見童子。見以童也。提學道點點頭道。有些意思。發與他做完了拿上來看。不消一個時辰。王嵩已做完了。送與宗師看。看到中間二比。道是。童子之互鄉。不可見也。互鄉之童子。可見也。童子之互鄉。則習相遠。習相遠。不可見也。互鄉之童子。則性相近。性相近。可見也。提學道大加稱贊。便吩咐。天色尚早。可歸本號。做完了本日二題。若果如法。仍當首取。王嵩領了卷子。照號坐定。去做那兩篇文字。還是他頭一個納卷。提學道看了嘆道。神童。神童。就面取第一。有詩爲證。

誰道童心乍離胎。　居然奪却錦標回。
文章處處逢青眼。　報道神童得意來。

且說王嵩連考三個案首。那個不知。那個不愛。喜得個母親李氏。手舞足蹈。姨夫馮士圭。也道外甥大才。不久必成大器。對他娘子與女兒道。此子果好大才。但從來神童每每夭折。看他五六年。若像個有福祿壽的。便把我家桂仙配他。這個口風。馮家娘子傳與姊姊李氏知道。故此臨清勢利的人家。常常央媒人來說親。要招贅王嵩爲壻。李氏道。我只得一個兒子。又且年幼。還不是定親的時候。就大家停住了。說便這般說。馮家看得王嵩比前大不同。心裡願招他爲壻。凡攻書貲本。進學使費。謝師禮儀。都是馮❹姨夫家送來。迎送了新秀才入學。王嵩領了□□。先❺到施先生家叩拜了。次日就去拜見姨娘姨父。拿一個愚甥名帖到馮家來。先讓姨父姨娘請坐。待孩兒叩見。夫妻二人〈人〉不肯坐。却同受了他四拜。王嵩又請表妹見見。馮士圭只爲要招他爲壻。回言道。有不相見哩。今日❻尙未梳洗。賢甥且到書房裡少坐。王嵩隨了

馮士圭。到書房裡過午。不題。且說桂姐已十一歲了。讀了幾年書。通文識字。也是一個女中才子。聽得說表兄是個神童。一連考了三個案首。心上已抵(仰)慕他。又聽得父親前日的話。巴不能夠見他。看看近來長成如何了。那知馮士圭回了。不得一見。桂姐叫大丫頭露花。吩咐他看王家小官人。在那裡留飯。露花去不多時。回覆桂姐道。在書房裡留飯。只得老相公獨自陪他。桂姐年小。還不曉得什麽。只是愛才的念頭。却比私心反急。忙忙叫露花跟隨了。走到書房門口去張那表兄。只見

眼含秋水。肌映春花。清素之中微流麗藻。風塵之外獨秀瑤林。嘆天骨之多奇。喜人姿之偏挺。行見士林耀彩。百尺無枝。

但逢筆陣交鋒。一戰而霸。

桂姐看了一看。嘆道。兩三年不見。長成得恁般俊偉。這定是個舉人進

士。我爹爹却愁神童每每夭折。豈不是過慮。露花問道。王家小官人。今年幾歲了。桂姐道。大我兩歲。今年十三歲了。露花道。桂姑娘嫁了這樣一個姐夫。也不枉了聰明美貌。桂姐笑道。這丫頭壞了。那知笑得響了些。被王嵩耳快已聽見了。舉眼往門外看。但見

四尺身材。十分顏色。腰如約素。肩若削成。皓齒内鮮。丹唇外朗。如池翻荷而流影。宛風動竹而吹衣。忽露面。則出閣入光。乍移身。則含羞隱媚。有情有態。如合如離。安得夜託夢以交靈。敢望晝騁心以舒愛。

王嵩本是多情種子。見了這般美貌。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心上想道。怎得表妹這樣女兒爲妻。也不枉了人生一世。只因姨父馮士圭前日的言語。母親爲有夭折兩字。不曾對兒子說。所以心神恍惚。惟有羨嘆。兩下裡正看個不了。姨娘走出來。叫了女兒進去。王嵩一心對著嬌姿。不

覺手裡酒盃。竟脫落在桌上了。馮士圭回頭一看。桂姐已去。並不見人。也就大家不覺了。王嵩辭以不能飲了。吃了午飯。起身又入內裡。謝了姨娘。告別前去。回家思思想想。只戀著表妹桂姐。還虧未知女人情趣。想了幾日。也就丟開了。只是桂姐心裡時時刻刻。指望爹爹心回意轉。招表兄爲壻。正是

白雲本是無心物。　却被東風引出來。

校記

❶「兄」原作「兒」，據《戀情人》（以下簡稱「戀本」）改。

❷「定」原作「竟」，據戀本改。

❸「更有警句」原作「更加警妙句」，據戀本改。

❹「都是馮」三字，底本漶漫，據戀本補。

❺「先」字，底本漶漫，據戀本補。

❻「今日」二字，底本漶漫，據戀本補。

新鐫小說巫夢緣

第二回　雛兒未諳雲雨事

春光簾外還依舊。惟有這耐春人瘦。花片易消殘。正值清明後。　莫將閒事。和人厮鬬。隨分消磨春晝。譜到亂紅飛。誰耐眉兒皺。

右調海棠春

這一首詞。也只說風情大概。春間倍覺關心。尙未知孤男寡女。有許多做又做不得。忍又忍不住的苦處。且說王嵩在馮家回來。想那桂姐。也只幾日。忙就丟開了。他那丁字巷裡。隔得十來家。有個劉秀才家。秀才亡過了兩年。妻房卜氏守寡在家。倒也冰清玉潔。只是生得俊俏。又識一肚子好字。閒著時節把些唱本兒看看。看完了沒得看。又央他哥弟

們。買些小說來看。不料他兄弟。買了一本天緣奇遇。是祁禹狄故事。上面有許多偷情不正經的話。卜氏看了。連飯也不想吃。直看到半夜。纔看完了。心裡想道。世間有這風流快活勾當。我如今年紀已二十四歲。這樣事。只好來生做了。說便這等說。好不難過。睡上床去。再睡不著。對著裡床。空蕩蕩的。沒個人兒。對著外床。只見桌子上點的燈兒。半明不滅。好不孤悽。嘆口氣道。我又無兒子。只養得一個女孩兒。前年出天花又死了。本不消守得寡。受半世的苦楚。只是捨不得丢了家私嫁人。這一夜就睡得遲些。不覺大寺裡又撞鐘了。有掛枝兒爲證。

熨斗兒熨不開眉間皺。快剪刀剪不斷心内愁。繡花針繡不出合歡扣。嫁人我既不肯。偷人又不易偷。天呀若是果有我的姻緣。也拚耐著心兒守。

卜氏想了嘆。嘆了想。一夜不得安眠。畢竟想到。且偷個標致人兒。再做

理會。家裡僱的人。不消說是粗蠢。一個小厮只十五歲。倒也伶俐。叫他尋個把人兒也好。只是他尋來的未必中我的意。須等我自己看中了一個。叫他去走脚通風。這便用得著了。打算定了。反睡了去。直到巳牌時候。方纔起來。從此以後。把十五歲這小厮也待得越好了。每日無事常到門首。閃在門背後。看那來來往往的人。指望看上個好的。叫小厮做脚。那小厮叫做存兒。原是永平縣人。十二歲時節。來到臨清。僱與劉家使喚。已過了三個年頭了。年紀漸漸長成。見卜氏完了兩年零三月的孝。打扮得妖妖嬈嬈。不比當初老實了。心下疑惑。又不見有一毫走作。只是常常在門首看人。不像寡婦的規矩。存兒心下雖如此想。却不敢半點放肆。只因他家原半富不富。大丫頭大了。已賣與別家。只一個小丫頭。纔十一歲。夏天提不起洗澡的湯。還是存兒提進房去。北方的熱不比南方。人家男男女女。十日裡面揀曆本上沐浴日子。洗一兩次

澡。臨清南方人住得多。人家男男女女都學了樣。喜歡洗澡。也有兩日洗一個澡的。也有一日洗一個澡的。偶然一日。天氣十分燥熱。卜氏熱不過。連叫取澡水來。虛掩上了房門。把上蓋的紗衫兒。已脫掉了。下面脫掉紗褲。只拴了一條單裙。存兒提了熱湯。突然推門進來。倒吃了一驚。但見

臉似紅桃朶朶鮮。肌如白雪倍增妍。

雖然未露裙中物。兩乳雙懸綻又圓。

存兒見卜氏脫得半光。往後一退。不敢竟入。卜氏笑了一笑。駡道。小賊精。我脫得精光都被你瞧見了。快拿湯進來。你自浪去。存兒提進湯來。倒在澡桶裡。卜氏道。你帶上了房門去罷。存兒走出房來。把門帶上。悄悄的躱在外間。打從板縫裡張。那時天也還亮。又不曾關窗。明明白白看見裡面的。只見卜氏把裙子脫了精光光。看出那件東西。比身上還

白些。一根毛也沒有。就如上白麵做的饅頭。露著上半截縫兒。好不有趣。存兒是十五歲了。二月生日。極得年力。差不多是十六歲了。平昔又曾與人弄屁股。換來換去。已不是童男子了。却從不曾見女人陰物。一見了這好東西。不覺半大不小的陽物。直挺挺竪起來。把手去搓搓捻捻。好不難過。兩隻眼却只看著裡面。卜氏坐在桶裡。洗了一陣。叫一聲。小瑞兒。來替我擦擦背。那小丫頭在外頑耍。那裡叫得應。卜氏駡道。這小歪剌骨不知往那裡去浪。再也叫他不應。自己把手擦了一陣。又把身子向外仰著些。兜著水洗那陰門。洗了一陣。口裡嘆道。我這小小年紀。這般生得嬌嫩。又有這光光肥肥緊緊扎扎一件浪東西。苦守著寡。再不得個標標致致風風流流的小夥兒。陪著我睡。天嗄。教我怎了。長吁短嘆了一會。又叫聲。小瑞兒奴才。那小瑞兒丫頭。正打從外面來。應了一聲。嗄。飛跑進來。存兒躲避不及。被他看見了。問道。存兒。你在這裡

瞧什麼。存兒慌忙往外跑了。小瑞兒推房門進去。卜氏罵道。你這歪剌骨。那裡去了。再也叫不應。小瑞兒道。茅房❶裡撒尿哩。卜氏道。你和誰說話。小瑞兒道。是存兒。打板縫裡往裡面瞧。卜氏道。我在這裡洗澡。這小賊囚不知瞧什麼。慌忙展乾淨了。起來穿了衣服。吩咐小瑞兒。叫存兒來。等我罵他。小瑞兒忙叫聲。存兒。奶奶叫你哩。存兒只道當眞惱他。慌慌張張走進房來。心裡打帳死賴。只見卜氏帶著笑罵道。小賊囚。家主婆精身子洗澡。你瞧什麼。好大膽的賊囚。存兒道。小的不曾瞧見什麼。卜氏又笑道。你聽見我說什麼不曾。存兒不見十分發惱。已自放下膽了。也笑笑兒道。聽見的。卜氏道。你這賊囚該死。我也不打你了。有一件事。教你去做。做得來。賞你一件道袍穿。存兒道。憑奶奶要做什麼。小的都會。卜氏道。賊囚不要浪。誰要你做什麼。這衖衕子裡。有個小秀才姓王。你認得麼。存兒道。隔得七八家。怎不認得。奶奶。你爲何知道他。卜

氏道。一向知道十三歲的小官兒。肚子裡文章好。考了三個頭名。做了秀才。論起來。今年已是十四歲了。前日我在門首張街。他走過去。一表人才。又標致。又長大像個十五六歲的光景。這幾日。連連見他。好不動火。你去打合他來和咱睡幾夜。就做一領青道袍子賞你。正要看顧你哩。存兒笑嘻嘻的道。小的明日就去。卜氏叫聲。小瑞兒你來。我明日教存兒出去。你在昨日汪奶奶家送來的罈裡。打出一壺蘇酒來賞他。小瑞兒應了。打酒把存兒去了。不題。卜氏這時節恨不得明日就弄得王小秀才來。摟做一處。弄做一團。有一曲吳歌爲證。

弗見小郎君來心裡煎。用心摹擬一般般。開了眼睛望空親個嘴。連叫幾句俏心肝。

莫說卜氏在家想念王嵩。却說王嵩自從進了學。那些同進的朋友。道他是少年高才。三三兩兩請他吃酒或是會文。又有那不學好的。見他

生得俊俏。指望騙他做男風的勾當。眞正門多車馬。戶滿賓朋。但他心性古怪。若是茶前酒後。那不學好的。哄騙他做男風。他便罵起來道。我又不是小唱。我又不是僱與人家糙秫秫的。這等可惡。從此就不與這朋友往來了。若是三朋四友。請他到娼樓飲酒。他就飛也似的。❷瞞著母親去了。一般說說笑笑摟摟親親像大人模樣。要留他睡。他便推故走了。偶一日。正打從家裡出來。劉家的存兒上前迎著道。王大爺。小的有句話要稟。王嵩道。你是那一家。有什麼說話。存兒道。知己話。沒人去處纔好說。王嵩道。也罷。你這裡來。重新走到自己門裡道。這裡沒人來。你只管說。不妨。存兒道。小的就是北首劉家。王嵩道。北首劉家。你秀才相公死了。誰教你來。存兒道。相公死了兩年多了。王(主)母只二十多歲。守著寡。上沒有丈夫。下沒有兒女。慕這裡大爺文才高人物好。叫小的請大爺去說話。王嵩道。說什麼話。我年紀小。膽子自然不大。一個

寡婦人家。怎敢進他家裡去。存兒道。不妨事。家裡一個看門老頭兒。一個傭工人。只挑水做灶。買東買西。不敢走進房裡去。小的和一個小丫頭答應奶奶。並沒閒雜人出進。後門通著後街一帶高牆。都是咱家的樓。沒什麼鄰舍。大爺進去。神不知。鬼不覺。包管大爺有好處。王嵩道。我也是風流人物。不是假道學。老頭巾。裝模做樣的。只是膽子還小。慢慢商量停當。纔敢進去。你家奶奶我從不認得。幾時先把我瞧瞧。或者我動了火。膽子就大起來。也定不得。你如今回去。多多回覆你奶奶。事寬則完。從容些兒好。存兒應了。各自分路。王嵩往南去了。存兒到了家裡。一五一十說與卜氏。卜氏道。何不扯了他來。存兒道。奶奶也得他肯走。怎好扯得他來。卜氏道。小賊囚。那裡等得他慢騰騰性兒。你明日要再去。又吩咐小瑞兒再打出一壺酒賞他。從此存兒日日去請。有時王嵩出去了。遇不見。有時遇見了說了幾句。又沒工夫。足足走了十多個日

子。這丁字巷裡有個光棍。喚做丘茂。起初原在鈔關頂個鋪家。爲做事詐奸。被官趕逐了。終日閒游。做些不好的事。平昔拐了存兒。做些男風勾當。這幾日間。常見存兒走來走去。丘茂問了他幾次。百不肯說。只因走得不奈（耐）煩了。偶一日。丘茂同存兒在酒店吃三杯。又問起緣故。存兒酒已七八分了。失口把上件事說出。丘茂道。兄弟你食在口頭不會吃。待我教道（導）你。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你後來不可忘記了我。存兒聽了他的奸計。不覺手舞足蹈起來。謝那丘茂道。我的哥。多謝你教導。待我做起來看。回到家裡。就弔一個謊道。約是約了明日。只是他說年紀小。顛倒怕羞。直待一更天。打從後門進來。房裡不可點燈。悄悄上床睡。五更天未亮。就要出來。小的領著他。依舊打後門出去。奶奶若依得這話。小的明日憑他怎麼忙。也扯了他來。慢慢的十日半月與他熱了。奶奶和他在燈兒下。吃些酒。做些事。料也不怕了。卜氏道。我也

從沒有幹這營生。有些怕羞。吹烏了燈。等他竟上床來。這是極好的了。有什麼不依得。說言未了。就在袖子裡。汗巾頭兒上。解出一塊銀子約有一錢四五分重。賞那存兒道。你這孩子。倒也肯用心。把你買些東西吃。存兒接了道。小的再去看看王大爺。可約他一聲也好。卜氏道。你自去。存兒拿了銀子。就如那貧兒暴富。思量去請請弄過屁股的四喜兒。跑了一回。尋四喜兒不見。却劈頭撞見了小王。半醉不醉的道。你家奶奶。既有我的心。如何不在門首。與我相看一相看。也動動我的火。好約個日子哩。存兒道。大爺既要相看。小的回去與奶奶說了。明日早飯後。就在門首。王大爺只當走過去。就好看見了。王嵩道。就是如此。我明日來看。存兒回家裡來。把方纔的言語。又與卜氏說知。卜氏道。我臉兒好。年紀小。不怕他瞧。夜裡要吹烏了燈。等他日裡瞧瞧。也動動火。進來也走得快些。這一夜。整備第二遭重整風流。此時已是七八月秋天了。煖

了酒自斟自飲。吃得半醉。把被重熏熏。在坑(炕)上不便。床上重鋪鋪席。就像小娘兒迎接孤老的。又像自己塡進個新郎的。正是那

花迎喜氣皆含笑。　鳥識歡情亦解歌。

到了次日。卜氏打扮起來。梳了個蘇意頭兒。上身穿一件淺桃紅軟紗襖兒。罩一件魚肚白縐紗襖兒。穿一條大紅縐紅褲。雪白縐紗裙。尖尖的三寸三分小脚兒。穿著紅鞋兒。好不齊整。連早飯也不想吃。走到門首看街耍子。又教存兒去通知王小秀才。且說王嵩夜來說的話。倒也酒後忘了。存兒又到門去請。他纔想起前話。把衣領提一提。弱冠的巾兒整一整。不緊不慢的。踱將過來。卜氏故意把身子露出來。憑他去看。王嵩抬起頭來。果然又紅又白。嬝娜娉婷。一個絕色女子。心裡想道。這樣標致。就是我桂仙表妹。也不過如是。不料臨清地方。有這兩個絕色。我自然親近他一番。不枉人生在世。只是寡婦人家。不可造次。慢慢計

較進去便了。兩下立看個不了。遠遠一個同進學的朋友來。只得走去拱拱手。一同走了去了。卜氏心裡特思想。又驚又喜道。好個小夥兒。老天今夜想等我受用了。又吩咐存兒。再去約他。自己進去反閉了房門。睡了一覺。打點全副精神。夜裡快活。存兒日裡出去了。到將點燈時節走進房來。正値卜氏纔洗澡起來。問道。可曾約定了麼。存兒道。王大爺說。不消你來接我。路上撞見了人。反爲不美。到黃昏人靜。竟到後門來。把門彈三彈。教我就在門裡等著。聽得彈響。放他進來。王大爺又說。連衣服也不穿了。天氣還煖。下面繫一條裙。上面穿一背心。光脚拖了鞋子。人纔不認得我。晚間領了進房。早間領了出去。方爲穩便。卜氏道。今晚成了事。明日重重賞你。正有好處看顧你哩。卜氏歡天喜地。吃了晚飯。等到約莫一更將交。存兒跑進來說道。吹烏了燈。王大爺彈門哩。急忙走去。假意息息索索。見房裡沒燈。卜氏已上床睡下。他低低的道。大

爺。這是床。奶奶在床上哩。就自己脫了背心裙子。扒上床去。卜氏不知是假裝做的。親親熱熱一把抱住。反把口來做了個親親。又把舌尖吐了半個。只見一個半長不短的。騎上身來。把一根半大不小的陽物。弄進陰門裡。到(倒)也弄了一個時辰。方了一度。卜氏問他說話。只不回答。竭力奉承。弄了一夜。五更。低低的道。我去了。夜裡再來。卜氏道。我送你。假王嵩道。有你家小厮。不消你送。輕輕穿了背心裙子。一步步出去了。那知卜氏滿心歡喜。却是自己的小厮。癩蝦蟆倒吃了天鵝肉了。

正是

莫信直中直。　須防人不人。

校記

❶「房」原作「肆」，據戀本改。

❷「的」字原無，據戀本加。

新鐫小說巫夢緣

第三回　嬌娘大戰少年郎

嫦娥新浴。夜夜能粧束。歛青鏡。吐紅燭。梅空唯辨白竹。襯纔分綠。方妬小眉灣。又撚雙弓蹴。　冰破纖纖玉。香映羅衫肉。不管玉樓金屋。蘭房凉似冰。桃簟愁眠獨。唐突簾帷。覷得人偏毒。

右調千秋歲

這一首原是月詞。却取來做這一回的引子。恰似天生成的。且說劉寡婦卜氏。本來看上了小王。教小厮存兒做脚。那知却被這厮定下了奸計。倒抽了個頭籌。到了次日。存兒昏昏沈沈。像個不曾睡的。卜氏却因久曠的婦人。重新又嘗這滋味。心裡歡喜。便不覺困倦。見存兒這般光

景。反有些疑惑起來。叫他到身邊問道。你昨夜送王大爺出門。可曾約定今晚來。存兒道。不曾說。待弄熱了。就知道了。他亦膽大不妨事了。却爲初經婦人。又是久曠的。越弄越要。弄他不過了。便答應道。王大爺說。怕母親問我那裡過夜。不便連連出門。你再走來討信。小的還要去伺候他哩。卜氏道。等王大爺再來一夜。我就做新布道袍賞你。存兒道。不要奶奶費心。只要奶奶看顧。小的也感激不盡了。卜氏心裡越疑惑起來。問道。你要我怎麼看顧你哩。存兒笑嘻嘻❶的道。慢慢的求奶奶。且等王大爺再來幾夜。小的纔敢大膽告稟。卜氏道。你停一會兒。且往那裡問問去。存兒道。小的就去。跳鑽鑽走出房去了。心裡又想了想道。咱自己又弄他不過。倘或知道是我。怕不長久。如今當眞去央及那小王。且待他進來時節。再做道理。那時節奶奶倒不好變臉了。打帳已定。慢慢的捱在王家門首來。只見靜悄悄沒一個人。站了一會。心生一計。竟

走進客位來。問一聲。王大爺在家麼。客位後頭。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女娘來問道。你是誰家。尋大爺做什麼。不是同會文字的劉大爺家麼。存兒隨口應道。正是。正是。俺大爺請王大爺吃酒哩。那女娘道。今日在家做文字。酒是不去吃。等我叫他出來。自己回你。洋洋走進去。叫了王嵩出來了。存兒道。咱奶奶又叫我請大爺去說話哩。王嵩低低的道。我只道是劉大哥家。原來是你。我昨日見了你奶奶。果然生得齊整。回家好不想他。只是如何進得去。不怕人瞧見麼。存兒道。後面臨街的高樓子是咱奶奶做房在上頭。如今天熱。奶奶還在樓底下。家裡一個看門老兒。一個傭工的後生。都不進房的。一個大丫頭秋菊。去年嫁去了。只一個小丫頭瑞兒。十一歲。不曉得什麼。大爺打從後門進去。對門兩邊。並沒鄰舍。憑你出出進進。有誰知道。況且咱奶奶夙昔有清奇古怪的名頭。人人曉得。再沒人防他偷情的話。大爺你只管放心。王嵩道。我今

日在家。母親看定著做文字。明晚準來。你到明日下午。再到我門首等我。不要進來也罷。存兒道。然大爺不可失信。說了自回。回到家裡。把王嵩的話。換頭面與卜氏說（一）遍。卜氏心下的疑惑倒也去了七八分了。專等明日夜裡。快活做事。只是一件。大凡婦人熬著。却也不十分想做。昨夜雖是小陽不濟。却被這東西引動心。日裡忙忙過了。到了掌燈以後。吃了晚飯。要上床去睡。把昨夜小兒郎上床行事光景。望空摹擬。好不難過。看看一輪明月正照在窗裡來。卜氏道。月兒嗄。你也照著王郎哩。有一曲掛枝兒爲證。

青天上月兒。恰似將奴笑。高不高。低不低。正掛在窗半腰。明不明。暗不暗。故把奴來照。清光你休笑我。與我不差半分毫。缺的日子偏多也。團圓的日子少。

且說卜氏想念王郎。只道昨夜曾與同衾共枕。不能大暢。也可解饞。誰

知還未到手。比那望梅止渴。畫餅充飢。也差不多兒。孤孤恓恓了一會。忽然想道。存兒小奴才雖醜。昨夜是他不是。不知他的那話兒。比王郎的大小。左右睡不著。且到廳後他睡的去處。看一看。做是不與他做事。只當看看兒。消我的悶懷。聽聽小丫頭已睡著了。輕輕開了房門。走到存兒鋪邊。月光雖不照著。却也有些亮光。只見存兒像死人一般。睡得好熟。卜氏道。這樣蠢才。可見昨夜不是他裝做的了。待要回房。心裡癢癢的。就像有未了的事一般。此時天氣還熱。存兒精身子儻(躺)著。卜氏輕輕把手摸他陽物。也倒長長大大的了。恨不得叫醒了他。和他弄弄。心裡又想道。不好。倘被王郎曉得了。只道忒賤了。便不尊重我哩。再三咬著牙根忍住了。下面陰門裡。却流了好些浪水。因是單裙。滾了兩腿。急忙忙走進房裡。閂了門睡了。直至三更。方朦朧睡去。五更初交。又惺惺忪忪醒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到了次日。還是巳牌時候。卜氏問存兒。可去伺候伺候王大爺。存兒道。早哩。王大爺原吩咐我下午來。卜氏道。今夜不知要吹燈。不要吹燈。存兒笑了一笑道。想是不要吹燈了。奶奶還該買些東西。只怕王大爺要吃些酒。卜氏道。我又不是娼妓。怎好陪他吃酒。存兒笑道。怎麼奶奶還要陪他睡覺哩。吃酒何妨。卜氏罵道。小賊囚。誰和你調喉。就取出五六錢一塊銀子。吩咐存兒。只揀好吃的。買了幾件蘇州三白酒。你再來拿銀子買。不要被他笑話。存兒接了銀子。一椿椿買完了。纔說了一聲。往王家門首來。王嵩已在那裡等久了。問道。你爲何這時候纔來。我要你先領到後門瞧瞧去。存兒就領了王嵩。在後門口看了一遍。王嵩道。好好。果然冷靜去處。沒人行走。你且回去。在後門等我。將及點燈時候。不消你來了。我竟到這所在來。存兒應了。各自去訖。存兒到家把這話說

與卜氏。心裡又想了一會。怕小王今晚相會。倘或說前夜並不曾來。反不好意思。不如我自首免罪。下次又好再求弄弄。只管站著不去。卜氏道。你像個還要說什麼。這是怎說。存兒道。小的實有話稟上奶奶。卜氏道。你說。存兒紅著臉。笑嘻嘻的道。奶奶在王大爺面前不要提起前夜的話罷。只當今夜來起。越發有趣。卜氏道。這也奇了。他前夜來過。爲何不要提起。存兒道。憑奶奶心裡。只是說了。王大爺道前夜我不曾來。來的是誰。倒不好看相。卜氏道。我且問你。前夜來的難道不是王大爺。你實說是誰。我便饒你這賊囚。存兒道。連小的也不知道是那個。只不是王大爺罷了。卜氏道。小賊囚。想是你搗鬼。我倒把你愚了。怪道遮遮掩掩❷有許多模樣。若不是領王大爺將功折罪。我叫你活不成。存兒顛倒扒在地下。磕了個頭道。小的謝奶奶。卜氏又好氣又好笑。只得罷了。不多時日色西沈。看看夜了。卜氏忙忙洗了個澡。就如迎接官府一般。

小心奉承。只怕他不喜歡。吩咐存兒。快快吃了夜飯。往後門伺候。存兒應了自去。卜氏又叫小瑞兒來。吩咐他道。我有個嫡親❸小兄弟。今夜在咱家來睡。你可在此伏事。明日不要對看門顧老兒和傭工王六兒說。若說了打你個半死。小瑞兒道。誰和他們說。卜氏道。你小心伏事了我的小兄弟。還要賞你錢買糖吃哩。看官。你道前番不吩咐。這番爲何吩咐起來。只因前番說是黑影子裡來。黑影子裡去。不把小丫頭看見。這番免不得同坐著吃酒。瞞不得瑞兒這小丫頭了。故此只說是兄弟。料小孩子家想不到別樣事情。卜氏吩咐了一會。看看那天已漸漸黑了。月也上了。心裡好生焦躁道。小寃家爲何只管不來。忽然存兒在前。又一個人在後。息息索索走進來了。卜氏羞得滿面通紅。沒躲閃處。只得立起身來。但見如花似玉。一個小秀才進得房來。見了卜氏。深深作了兩個揖。立住了腳。帶著笑臉兒說道。奶奶是天仙下降。絕代無雙。小

子何福。今日得以親近。卜氏道。好說。這位大爺。眞個是潘安美貌。又聞得是個才子。還是我的造化。得蒙賜臨。請坐。王嵩見存兒立著。不肯就坐。卜氏吩咐道。你兩個收拾酒去。存兒瑞兒都出去了。王嵩從小兒就要摟小女兒家摸手摸脚的。此時已十四五歲了。有什麼不知道的。只是不遇美人。尙不曾破身。見卜氏妖妖嬈嬈。十分美貌。且不去坐。竟上前摟住了。把手揷入單褲襠裡。摸那光光肥肥緊緊扎扎的浪東西。卜氏道。大爺小小年紀。倒也會囉唣。憑他手去摸。自己也把手去摸他的陽物。那知他已動了火。直竪起來了。卜氏捻了幾捻。笑道。這等長長大大。比先夫的也差不多了。你曾破身不曾。王嵩道。小時節和那小女孩兒們也學做這事。再也弄不進。這一向並不曾近女色。實是個童男。還要奶奶教道(導)哩。卜氏看著這般標致人兒。等不得了。說道。炕上露露的不好。怕小廝丫頭搬酒菜進來。床上有帳子遮著。我先替大爺

破了身。停會兒再弄。好麼。王嵩道。這是極妙了。兩個手扯著手。走到床邊。卜氏道。你還是頭一次弄聳。穿著衣褲不便。咱們大家脫光了纔好。不由分說。兩個人脫得精光。卜氏掀開帳子先上了床。王嵩隨即也扒上去。卜氏把兩腿分開。教他睡上身來。王嵩騰身而上。卜氏把纖纖手指。引他玉莖插入陰門。王嵩纔插進去。叫道。有趣有趣。裡面熱烘烘的。我要魂煞了。卜氏覺道他的陽物。比前夜大些長些。竟頂得著花心兒。不覺亨亨(哼哼)的叫道。心肝。快些進。好得緊。王嵩依言。盡根頂入。只是初嘗滋味。不十分狠搗。卜氏道。心肝。我裡頭有個花心兒像母雞的雞冠。你尋著了。可重些抽頂。大家快活。王嵩把陽物頂云(去)果然有個花心。用力頂在上面。覺得熱熱的陰水流出。連王嵩也渾身通泰。口裡叫道。快活死也。卜氏越把身子聳上來。嬌聲嬌氣。哼個不了。存兒與瑞兒搬肴饌和酒進來。不見了他兩個。曉得上床去了。小瑞兒跑

了出去。存兒立近床的側裡。聽他們弄。心裡癢津津。再忍也忍不住了。把身子倒褪(退)到房門口。叫一聲。奶奶。酒菜拿在桌子上了。卜氏道。我來了。口裡說來。下面被王嵩頂得緊了。不覺阿呀呀個不住。存兒又叫聲奶奶。只怕酒冷了。且同王大爺吃盃酒著。卜氏罵道。小賊囚。我來了。只得同王嵩穿了件衣褲。走起來吃酒。你一杯。我一盞。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好不高興。存兒已自走出去了。隨後小瑞兒拿進晚飯來。吃完了。大家洗洗手脚。此時天氣稍涼。故此不叫他洗澡。吩咐小瑞兒。在外房去睡。兩個不上床了。臨淸地方並沒蚊蟲。竟爬上炕去。卜氏愈加狂蕩。反叫王嵩仰面睡著。見他陽物直豎。自己跨在他身上。把兩片陰門套在玉莖上。研研擦擦。盡根沒腦。大戰一場。二更已交。王嵩纔洩了。卜氏道。心肝大爺。被你弄煞了我了。王嵩道。我纔曉得些滋味。還是被你弄煞了我了。眞個快活得緊。我明日是不去了。卜氏道。極好。明

日再住一夜。盡盡咱兩個的興。莫說卜氏戀著王郎十分得意。且說存兒有了前夜的快活。未免拈酸。悄悄的閃在窗前。輕輕擷了一個眼。往裡面瞧。好不肉麻。只見這番是卜氏在下。王嵩在上了。卜氏把兩脚蹺起憑他抽頂。存兒把自己陽物大擦一陣。不覺流了一手。嘆了口氣。只得出去睡了。到了次日。王嵩是初出貓兒纔偷吃了腥。竟不回去。卜氏梳頭。他也摟摟抱抱親嘴摸奶。也不管存兒瑞兒看見。卜氏愛他如珍寶。又不好推開他。怕他心裡不悅。梳洗已畢。取出五六錢一塊銀子。走出房來。把與存兒買酒肴果品。存兒道。王大爺怎的不早去。如今怎生出門。一頭說。一頭看著卜氏只管笑。卜氏道。小賊囚。笑什麼。只因睡著了。失了曉。今日他不去了。明日早去。存兒道。奶奶左右知道前夜是小的了。這個王大爺也虧小的去勾引他來。奶奶夜裡同王大爺睡。日裡賞小的一遭。下次好去替奶奶請他。奶奶若不肯賞小的。以後就打死

小的。也不去了。卜氏道。你這小賊囚。被你掉換了紙包兒。我也不曾打你。還要想這件事。況且王大爺在這裡。日裡也不好幹這營生。你若替我傳遞消息。又不漏了言語。慢慢子把你兩遭兒。也不打緊。存兒得了這句話。纔笑嘻嘻拿了銀子買東西去了。卜氏走進房來。王嵩是纔得這趣的。清(青)天白日只管央及卜氏要弄弄兒。卜氏怕他不快。只得關上了門。卸了褲子。與他弄了兩次。夜裡王嵩連睡也不要睡了。有詩爲證。

郎才女貌逞風流。　日夜風流肯自休。

深院沈沈聲悄悄。　一天好事百無憂。

王嵩和卜氏。思思切切。弄了又弄。四更時分。卜氏問道。你明日還住得一日麼。王嵩道。再不回去。怕家母著惱。後反不便出門了。畢竟要回去的。待過幾日。只說讀書。尋一個讀書處住了。便好多住幾夜。卜氏道。既

然要去。不可睡著了。看天一亮。等我叫存兒送你出門。過一兩日。我再叫存兒來請你。我守了兩年的寡。只因見了你。動了一點念頭。把身子付與你。不要忘記了我。我要呪駡的呢。王嵩道。你的風流標致。也是數一數二的了。況且會弄聳。有情趣。我怎肯負你的情。不消囑咐。且再把我快活一陣。天亮我就去了。卜氏道。快活正有日子哩。你一夜不睡。明日你母親看出來。反爲不美。你略睡一睡。我起去煖一壺酒起來。就便聽聽更鼓。倘更鼓絕了。好叫起你來。方爲兩便。王嵩依言睡了。卜氏爬起身來。把點的燈。引起爐內的火。煖了一壺南酒。取了幾碟南果。打點與王郎吃了。路上好走。坐了好一會。天再不肯亮。輕輕開了門。走到廳後。叫起存兒來。存兒睡眼朦朧。聽見是卜氏喚他。爬起身來摟著求歡。卜氏把他一推道。小賊囚。到晚我賞你一遭兒。也夠你了。快打點送王大爺出門去。存兒再三央及道。待我送了王大爺出門。回來賞我一遭

兒罷。卜氏道。且送了他去著。回房轉到床前。叫醒了王嵩。忙忙的將就梳洗了。胡亂把酒吃了幾杯。存兒打從後門送他去了。卜氏把門閂了自去睡覺。存兒回來。推推門。再也推不開。口裡喃喃的道。又哄我。難道晚間的話。也哄我不成。只得往自己床上去睡了。不在話下。且說王嵩見天色尚早。只得到❹一個好朋友劉子晉家坐了一會。吃了些早飯。纔回家去。他母親見了罵道。小賊囚。這兩夜在那裡儻著。小小年紀。這等放肆了。昨日馮姨父差人來請你。不知有甚正經話。我怕他知道你不回家。不長進。後來不把女兒與你了。只得說你在同學朋友家會文。不曾回來。你今日還不快去哩。王嵩道。孩兒實是會文。晚了不得回家。只是不曾先稟母親。是孩兒的不是。母親也就不言語了。正是

東天不養西天養。　此處不留彼處留。

評

節節靈通。描畫處。眞是頰上三毫。

校記

❶「嘻嘻」原作「嬉嬉」，據戀本改。

❷「掩掩」二字原缺，據戀本補。

❸「嫡親」原作「嫡嫡親親」，據戀本刪。

❹「到」上原有一「敲」字，據戀本刪。

第四回　才子❶誤入迷魂陣

緊趁新晴（晴）天氣好。莫教再錯春光。編成艷曲兩三行。筆賒還打草。墨剩更含芳。　驀地停思閒步步。几前罏內添香。舉頭忽見柳條長。風情難打疊。花事費商量。

右調臨江仙

且說王嵩領了母親的命。要去見馮姨父。只因夜裡不曾睡。眼色模糊。怕姨父看出來。不好意思。仍舊走到劉家來。打點借書房睡睡再處。睡了一會。劉子晉取些酒出來邀他吃。王嵩吃不多幾盃。謝了自去。走了幾步。想道。這時節已午後了。不好到馮姨父家去。且自回家。只說馮姨父不在家。不曾進去。明日再去也未遲。到家把這言語和母親說了。一

夜晚景休題。次日起來。梳梳洗洗。抖搜（擻）精神。又換了件新道袍。指望見過了姨父。借故見見姨娘。就好求見桂姐了。一走走到馮貢生家來。教小廝通報。馮貢生吩咐請進中堂。王嵩洋洋自得。步到庭中。只見裡面有五六個十五六。十七八的讀書學生。在廳上會文。馮貢生迎著道。方纔又教小廝到府請賢甥。來得正好。今日有幾個敝門生在舍校藝。特約賢甥到此。也賜教兩篇。王嵩道。前日聽見姨父相召。因在劉子晉家會文。不曾就來。今早特造請命。路上想盛价錯過了。一一都作了揖。但不曉得是會文。不曾帶得紙筆。馮貢生道。有有有。把自己筆硯拿與他。王嵩看柱子上貼的題目。第一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第二是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心中想道。第二題我前日纔做過。倒也做得得意。一個論語題。打什麼緊。不免一揮而就。驚驚我馮姨父。便是求婚的吉帖了。然後求見姨娘。再求見表妹。料無不允。自古道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明。

王嵩磨墨濡筆。不經思索。寫成錦繡文章。頭篇還打個草稿兒。次篇成竹在心。借書於紙。已刻時候。他人一篇未就。王嵩兩篇❷俱完。送與馮貢生看了。馮貢生十分嘆賞道。倚馬雕龍。賢甥不愧二語。一語驚人。悲飛冲天。指日可待。這五六個門人。都面面相覷。以爲奇事。王嵩見他姨父這般稱贊。就說要見見姨娘與表妹。馮貢生隨即領了王嵩。到內室來。敢請奶奶相見。那姨娘打從房裡。輕移蓮步到外房見了。馮貢生道。外甥小半日完了兩篇。又做得極好。眞是一代才子。外面學生們正未完篇。奶奶你留在外房坐坐罷。我反要往廳上看他們❸做文字哩。王嵩說。要見見表妹。有好幾年不見了。姨父說聲。馮貢生道。兩姨兄妹。況小時常見過的。奶奶你請出來見見不妨。原來馮貢生心上。已是看中了王嵩。願招他爲壻。不止一日了。偶然門人裡。有一個姓張的。年紀比

王嵩只大一兩歲。也會做文字。像個有長進日子的。故此假托會文。考他兩個。果然誰高誰下。便要定東床之選。今見王嵩文字。又快又妙。馮貢生已決意招他爲壻。就滿口應承。教女兒出來相見。且莫說馮貢生往外去了。姨娘吩咐。請姑娘出來。王大爺在此要見。丫頭們。三三兩兩。一齊傳話。請桂姐去了。王嵩坐在外間。聽得環珮叮噹。❹料是表妹來了。舉眼往裡一看。不覺神搖目奪。果然好個女兒。有一曲香羅帶爲證。

重新識面初鶯兒燕雛。毿毿短髮巧樣兒。雙眸秋水浸芙蕖。也。你看風蕩漾。瘦身軀。幽香陣陣透綺疏。三寸金蓮也。緩步徐來嬌倩扶。

王嵩遠遠見了。心裡想道。世間有劉寡婦。又有這表妹。眞正一個王嬙。一個西子。若得這兩人爲室。也不枉了天生我這才子。桂姐腳小。走得不快。王嵩先立起身等他。舉頭又見扶他的一個丫頭。也有七八分姿

色。越加詫異。看看桂姐已到他母親外間。王嵩深深作揖道。妹妹許久不見了。桂姐堆著笑答道。正是。久不會了。請坐。王嵩一心只對著嬌姿。忘記了坐椅已離四五寸了。竟坐下去。忽的一交跌在地下。母女二人與那丫頭們。沒一個不掩口而笑。惟有聰明的桂姐。知道他出了神。不是失錯跌的。急喚露花。快扶起王大爺來。露花就是有七八分姿色的。十五六歲那個大丫頭。忙走近前。把王嵩扶起。王嵩見是他。心下想道。慚愧。又得個美人扶我。立起身來道。忘記椅子遠了。失脚一跌。姨娘妹妹莫笑。桂姐道。哥哥跌得不重麼。王嵩道。不妨不妨。桂姐原曉得爹爹要招表兄爲壻。今日見他長成得這般好了。也十分愛慕他。言語中。兩個好不親熱。正說得興頭。忽然外邊傳話。請王大爺廳上去。原來馮貢生見小王文字高強。肚子裡已有了坦(袒)腹東床。衆人的文字。完不完都不甚關心了。每人只完得一篇。馮貢生道。舍甥王高山。從不曾

與衆賢友相敍。今日只一篇罷了。明日補完次篇。❺且便酌敍敍罷。故此請出王嵩來。且自吃了午飯。因吩咐煖酒伺候。吃酒中間有個姓安的學生。喚做安可宗。就住在馮家間壁。他父親安驥。字伯良。是浙江人。有巨萬家私。住在臨清三代了。這天橋一帶。他是第一富戶。家裡有大廳大樓園亭。也略像模樣。因見馮貢生是廩生選貢。每常趨奉他。就教兒子可宗拜他爲師。這安可宗也做得幾句時文。十八歲上已進學。此時已二十二三歲光景。樣樣有父親爲富不仁的意思。只一件好。極歡喜結交朋友。若遇著說得來的。就肯破鈔留他住。請他吃。這日見王嵩年紀又小。容貌又好。做文字又快又妙。便對業師馮貢生道。家父要請一位好朋友。和門生讀書。不知王兄肯俯從否。束脩是家父肯從厚的。馮貢生道。極好極好。舍甥實是大才。若在宅上。我們又好常常會文。大家有益。安可宗道。今晚就在舍下草榻。明早勞馮老師過舍。和家父議

思無邪滙寶

定了束脩。擇一個吉日。就好進館了。只怕今年宗師歲考。早些用功纔是。王嵩道。今夜怎好就擾。改日來罷。正說著話。外面息息索索落起雨來。衆人都告辭回去。馮貢生道。遠些的不好相留。王外甥既有安學生美情。且多坐坐。便在間壁歇了也罷。不由分說。衆人去了。三個又坐著吃酒。原來馮貢生量高。兩個還陪不過他一個。直吃到點燈。纔吃了些麵飯。加了些米飯。王嵩心裡雖指望姨父家住了。親近親近表妹桂姐。却見姨父不留。只得隨了安可宗到他家來。安伯良平日也聞得王小秀才的才學。久仰他的了。聽得兒子同他回家。不勝之喜。吩咐掌家的小老婆鮑二娘。快收拾酒肴出來。這小官人是咱臨清第一個才子。自己走到廳上。和王嵩作了揖。安可宗向父親說了請他同讀書的意思。安伯良道。王兄肯俯就。小兒之幸了。就拱王嵩進花園去。（道。）咱們再吃三杯。王嵩道。賤量用少。不勞賜飮了。安伯良那裡肯依。拱他到園

子裡。在花廳上坐下。又吃了一會酒。那知鮑二娘聽說是才子。悄悄約了安伯良的女兒。嫁在劉家偶然回來的喚做順姑娘。走到花廳前打從槅眼裡一看。不看猶可。兩個風流女子。不覺魂飛天外。順姑娘低低的道。爹爹說他是才子。就是容貌也美過潘安了。二姨娘。我和你得與他說句話兒。也不枉了人生一世。鮑二娘道。今夜住在咱家。畢竟常常往來的了。咱兩個怕弄他不上手麼。只是你不可瞞我。我不可瞞你。只瞞了你母親與王媚娘便了。正說得熱鬧。見王嵩辭道。吃不得了。立起身來。安伯良道。既如此。明日再奉罷。兩個女子纔跑進去了。安可宗安置❻王嵩在花廳東首一間書房裡睡。又吩咐小廝夭桃。在此伏事王大爺。自己纔往前邊去了。安伯良到裡邊又稱贊王郎許多好處。說咱家兒子。要請他同讀書。這是極好的了。順姑娘鮑二娘聽見了。暗暗的歡喜道。這段姻緣有些指望了。正是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情却有情。

且說次日王嵩起來。那安可宗早已到花園裡去。他兩個各作了個揖。王嵩要辭了回去。外面雨還不住。安可宗道。雨落天留客。正好請馮先生過來議定了館事。不由分說。請了馮貢生到園上。安伯良也進來相陪。說起館事。一口應承了六十兩一年。四季相送。此時已是九月了。就是九月算起。馮貢生向王嵩道。既好攻書。又可少助薪水。賢甥待雨略小些。可回家與令堂說知。擇日就好坐館了。王嵩應允了。同坐吃早膳。安伯良曉得馮士圭酒量好。再三相勸。馮貢生道。想都沒吃早飯。且吃了飯著。安伯良又敬了三四巡。大家吃飯過了。說些讀書作文的話。恰好雨也小了。王嵩家裡老僕尋到馮家。也過安家這邊來接。只得大家立起身來作謝了要別。安伯良道。既是管家來接。不敢強留。待學生回揀個吉日。明日先送聘禮關書。就好候王大兄過舍了。馮貢生道。有理

有理。歲考在邇。也該大家用功了。安可宗取出曆日來與父親揀看了。本月十五日大吉。王嵩道。領命了。告辭回去。安伯良又留住馮士圭在園上頑耍。不題。王嵩回到家裡。一五一十把處舘的話。與母親說了。李氏道。我說你姨父有正經話。若得了個好舘。家裡越好過日子了。王嵩道。我坐了舘。除了會文。不十分會朋友了。這幾日裡。還要出去會會朋友。與他們作別。李氏道。你只管自去。平日原也不曾著家。王嵩出門。恰好撞見了存兒。原來王嵩別了卜氏這一夜。卜氏要存兒常常做脚。只得和他弄了一次。吩咐道。王大爺來一次。我也總承你一次。王大爺不來。也不許你放肆。因此存兒伺候了小王兩三日了。再三約他家裡去。王嵩道。我有了讀書去處。正要會會你奶奶。今夜準到後門來。存兒回家。說與卜氏知道。到了黃昏人靜。王嵩照舊進去。和卜氏取樂。比前番越覺親熱了。一連又住了兩夜。約定了十❼日裡面。憑你怎麼。來和卜

氏睡一兩晚。卜氏送了他一根金耳挖。一條洒線汗巾。別的時節眞是難分難捨。說了又說。約了又約。有一曲吳歌爲證。

姐兒立住在北紗窗。再三囑咐我情郞。泥水匠無灰磚來裹。等隔窗趁火要偷光。

且說王嵩別了寡婦卜氏。又別別朋友。忙了兩三日。看看十四日了。收拾些書籍。喚老僕送到安家園上。十五侵早。與母親作了揖。前去處館。頭一日。安伯良擺了盛席。管待先生。再三請了馮士圭來。倒是左首坐了。安伯良右首相陪。王嵩上席坐了。安可宗在下相陪。從此三六九作文。其餘日子。大家說說書旨。論些文章。過了十來日。王嵩正想回家。再去赴卜氏的約。忽然早飯過了。坐在自己一間書房裡。小廝夭桃拿著一個盒子。走近面前。把盒子放在桌上。說道。順姑娘叫小的送東西與王大爺。王嵩道。那個順姑娘。夭桃道。是爺的女兒。嫁與劉監生家。如今

回來在家裡。今年纔[8]得十八歲哩。王嵩道。爲何送東西與我。夭桃道。說慕大爺的才貌。要見見大爺。先教我送這東西。又在袖裡取出一條白綾汗巾來。遞與王嵩。王嵩接在手裡一看。汗巾上寫著相思二字。是女子筆迹。問道。這是誰寫的。夭桃道。是順姑娘自寫的。王嵩又開盒子一看。是二十個南方新到的橘子。約有一觔蓮心。兩樣東西。都暗藏吉兆在內。王嵩已是偷過寡婦。知情知趣的了。有什麼不允。就對夭桃道。勞你多多上覆順姑娘。說我知道了。只不可對別人說。開了竹絲拜匣。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一錢。賞了夭桃。教他回話去了。王嵩本待回家。爲這一件。又只得且住下。看怎生光景。夜間安可宗偶到妻家去了。只王嵩自在園上吃過了晚飯。坐著看書。每常安可宗在外。門關得遲。直等他進去了。方纔關門。這夜關得早。王嵩不見夭桃來。心下正在疑惑。忽然一個標致女子走進房來。把燈吹滅了。王嵩怕是鬼怪。正待叫喊。夭

桃却在後面叫聲。王大爺。是我家順姑娘。王嵩道。門也關了。那裡出來的。夭桃道。先閃在園裡久了。言之未已。王嵩只覺得女子已立近身來。王嵩此時火已動了。摟上床去。與他雲雨。却還有些像處子一般。出進甚是艱澀。問道。姑娘你嫁了幾時了。還是閨女模樣。順姑娘低低應道。我的那件東西。只好大母(拇)指一般。因此還像閨女。王嵩聽了這話。越發高興。足足弄了一夜。五鼓時候。裡門開了。順姑娘急急起身。往裡面跑了。王嵩問。今夜姑娘可來。順姑娘道。有便就來。這是說不定的。原來安可宗的妻家是個回子出身。姓黑。也是富家。住在舊城南門。每常回去。夫妻兩個多則住半月十日。少則住五六日。這日還不回來。只吩咐小廝們說。王大爺若不回去。可小心伏事。王嵩又得了昨夜甜頭。且自住著。到了夜裡正坐著看書。聽見門關了。又忽然一個女子。走進房來。把燈吹滅了。王嵩只道是昨夜的順姑娘。道。來了麼。上前摟抱那

女子覺得高[9]些。反一把抱住。親了個嘴。口吐舌尖。把手竟摸王嵩的陽物。不由分說。床沿上大弄起來。王嵩覺得寬又寬濕又濕。不比昨夜的緊又緊乾又乾了。王嵩問道。你可是順姑娘。爲何有些不同了。那女子道。我是主人的二房鮑二娘。爲順姑與我極好。每事和我一路。就是嫁過了回來。不在他娘房裡睡。反與我同房。我兩個前番見了你。都十分愛慕。昨夜他親近了你。今夜輪該我了。主人還有個三房喚做王媚娘。比我兩個還浪哩。聽他口氣也只怕饒你不過。就是順姑娘的母親姓余。年紀還只三十五六。越發知情知趣。怕不看上了你。他平常極不正經。故此我們纔敢放肆。我主人不十分歡喜他了。料然也來勾搭你。只不可忘記了我兩個。王嵩興雖高。却不曾看見容貌。未免比緊又緊乾又乾的好東西有些懈怠。弄了一更多天。就想睡了。次早鮑二娘也就天不亮開門。忙忙進去了。王嵩想道。莫非是做夢。難道天下女人這

樣容易偷人的。早飯也未曾吃。只見一個婆子走到房裡來。手裡拿一個封兒。向王嵩道。大奶奶叫我與王大爺說。我家大爺未回。今夜請王大爺到大奶奶房裡說話。王嵩不肯收。道。多謝大奶奶。方纔家母來叫。今晚要回去。改日再來見大奶奶罷。婆子丟了封兒竟自去了。王嵩道。誤入了這迷魂陣。怎生得脫。不如且暫回家。再作去(區)處。正是

孤星有心照明月。　明月無心照孤星。

校記

❶「子」原作「郎」，據總目改。

❷「篇」原作「義」，據戀本改。

❸「們」字原作無，據戀本加。

❹「噹」原作「瑺」，據戀本改。

❺「篇」原作「義」，戀本作「藝」，今據上下文統一作「篇」。

❻「置」原作「値」，據戀本改。

❼「十」原作「一」，據戀本改。

❽「纔」原作「統」，據戀本改。

❾「高」原作「長」，據戀本改。

新鐫小說巫夢緣

第五回　群奸設謀傾寡婦

朝來酒。困悠悠。怕梳頭。殘紅剩綠。撩動一腔愁。　簾外景。鏡裡影。去如流。到底思量。何計把春留。

右調相見歡

且說王嵩回到家裡見了母親。只說安可宗同他娘子往岳丈家去了。故此回來看看母親。李氏道。這一向讀得些書麼。王嵩道。園上清淨。極好讀書。李氏不勝之喜。這一夜王嵩纔到家裡。不敢出門。夜間獨自在房裡睡。忽想這兩夜。兩個女人陪宿。那順姑只在燈下影了一影。也算標致的了。鮑二娘竟不知面龐如何。好似做夢一般。劉寡婦沒了丈夫。和我通情還是沒奈何。這安家幾個女人。個個有丈夫的。爲何這等沒

廉恥。安兒待我甚厚。他的繼母不比父妾。也不好去奸他。況且年紀大我一半。怎好同睡。論來不該這館了。只為家中淡泊。不捨得這束脩。將就過去。再作區處。那劉寡婦待我不同。明後日該去看看他了。三言四語回想了一會。忽然睡去。夢見一群惡狗趕來咬他。手持木棍打去。那狗越咬上來。陡然驚醒。細思這夢必有緣故。不在話下。到了第三日。存兒來請。王嵩只說館裡請我。辭了母親。前赴巫山雲雨。依舊打從後門進去。卜氏這番更不比前番了。說出要嫁的話。王嵩道。你的標致不消說是第一了。蒙你這般恩愛。也願娶你。只是秀才家。娶個寡婦做正室。怕有是非。提學道不是好惹的。卜氏道。再嫁的封贈也封贈不著的。我雖是女人也曉得幾分。難道要你娶我做正室。我情願做你的偏房。待你娶過了正室。慢慢娶我做小。是我心裡情願的。不消疑慮得。王嵩道。既如此。自然從命。卜氏扯王嵩。大家跪在月光之下。雙雙賭了個誓。一

個必嫁。一個必娶。再不許負心。一連住了五夜。纔別了回家。正走到門首。剛剛安家小廝來請道。大爺回來了。請王大爺過去。王嵩也不進自己門。竟一直往館裡去。安可宗在家。那班不長進的女人。只送❶些東西傳信息。不敢十分放肆。坐了十來日。王嵩回家一兩日。倏忽兩個月過了。鮑二娘忍不住。叫自己房裡婆子做了腳。半夜打從屋上爬過園裡來。只一個夭桃在園相伴。安可宗又進去了。大著膽跑到王嵩房裡來。王嵩實實未曾識面。退縮不前。鮑二娘道。我是鮑二娘。不消慌得。王嵩纔放膽看他。却也生得俊俏。一雙俏眼。滿臉的笑。好不有興。王嵩作了個揖。問道。門關了。打從那裡來的。鮑二娘說是爬牆來的。王嵩道。萬一有人知覺了怎麼好。鮑二娘道。咱爺五日一輪。在媚娘房裡五夜。我房裡五夜。再不亂走的。家裡事是我管。不消愁得。王嵩道。是便是。天氣冷了。切不可披霜冒露。有傷玉體。此後須慎重些。左右我明年還在府

上讀書。有日子親近哩。鮑二娘妖聲妖氣逼近身來。只管要弄。王嵩見他騷發。十分火動了。況經過卜氏的手。不怕婦人的了。與鮑二娘到自己床邊。替他脫了裙褲。自己也把褲子脫了。提起他的兩腿。在燈光之下。把陽物插進陰門。回頭看那出進。興高力猛。任意大殺。不像個十六七的小官了。弄得鮑二娘快活難當。親親乖乖哥哥爹爹沒一樣不叫喚出來。弄到二更。雲收雨散。王嵩勸他爬牆進去。鮑二娘不覺欽欽掉下淚來。王嵩問他緣故。鮑二娘道。我主人爲富不仁。專要放債盤人。加一起利。沒有銀子還他。就要將田房准折。憑你賣老婆。賣兒女。他也不饒分毫。兒子是前妻抱養的。比爹略略好處。女兒是他親生。你前番受用他一夜了。不喜歡家主公。偏好尋趁別人。却也不得其便。鎭日長吁短嘆。尋死覓活。他和我却合得來。他繼母余五娘。自從娶來。我主人就不喜歡。你在此。只怕逃不脫。但若上了他的手。咱們就不能親近了。王

嵩道。前日他叫婆子送東西來。約我夜間說話。我只推家母喚我。竟回去了。如今你家大爺在館。料不來纏我。就是二娘美情。我豈不知。也要慎重些。倘或敗露。我就安身不牢了。鮑二娘道。我也在此不久。三房四戶的。了不得我的終身。大爺若做了官。救拔了出去。也是無量功德。兩個絮絮叨叨。說了一會。又弄了一次。約有四更了。鮑二娘纔爬牆過去。臨別說。再隔半月。我來會你。若你要用什麼。可叫夭桃進來取。王嵩送他過牆去了。纔解衣安寢。心上想道。有家主公的。尚然如此。怪不得劉寡婦偷我。從此把婦人看得冷淡些了。只是勤謹讀書。思量做了舉人進士。娶了桂姐爲妻。卜氏爲妾。也夠快活過日子了。有詩爲證。

文字自己好。　色是別人校。(姣)

男女喜淫奔。　總之互相嬲。

你道我便宜。　儂曰便宜少。

風流一瞬空。快活從何討。

聰明冰雪人。閒情一筆掃。

且說王嵩。雖然好色。因見安家婦人淫蕩。倒把偷情的念頭冷了一半。只念念不忘卜氏。想去與他會會。別了安可宗。回家見了母親。次日尋著了存兒。走脚通風。又進去住了兩夜。纔到安家園上來。索性讀了半月書。已是十二月了。雖然搬鋪蓋在炕上睡。到底園上寒冷。安可宗要搬他前面屋裡去。王嵩怕那些婦人。越發來纏個不了。未免生出是非。推辭道。不消搬移了。再過幾日。大家收拾過年。小弟也告辭回去。正月立了春。就不十分冷了。又過了六七日。王嵩收拾了書籍。把房鎖好。請出安伯良來作揖謝了。安伯良道。明年先生幾時來。王嵩道。元宵後。但憑老伯揀好日子。小姪就來。安伯良扯住不放。畢竟要留他吃些酒。點燈送回。王嵩只得開了房門。再坐半日。正在房裡靜坐。只見夭桃拿出

幾件東西。說是奶奶們送大爺的。二兩一封銀子。是大奶奶的。臨淸綾子一疋。折菓子銀二兩。是鮑二娘的。手帕一方。荷包一個。是王媚娘的。王嵩只收了鮑二娘所送。其餘再三不收。夭桃去了又來。苦苦要他收了。王嵩把一兩銀子賞了夭桃。東家酒席已完。吃了一會酒。將及點燈。王嵩謝了自去。不在話下。且說卜氏當初守寡忍耐性兒。倒也不覺怎的。自從搭上了王嵩。到了臘月。孤孤悽悽。反覺難過。雖然存兒有一兩遭兒。心上却不甚喜歡。便有若無了。除夜吩咐存兒再三強王嵩到家。要與他辭年。看官。你道怎生喚做辭年。臨淸風俗。到了這一日。不論長輩同章。凡至親至友。定要到門一次。謂之辭年。新年初一二又到門一次。謂之拜年。卜氏只是要會會小王。借此爲由。指望與他弄弄。王嵩只得進去。同卜氏吃一會酒。酒到半酣。著著實實弄了一遭。陰陽二物也就辭了一辭。一更多天。王嵩纔回去。被李氏說了幾句。王嵩也不敢言

語。那知存兒再三求告。卜氏只得又與他弄了一遭。有一曲掛枝兒爲證。

小賊因你爲何也來囉唣。他方纔一遭過。你又一遭。是娼妓家要我把槽來跳。奴兒沒了主。似牆花亂亂拋。賊囚。若不要你走脚通風也。怎肯和你嬲。

且說王嵩到了新年。年初一往學裡去拜了文廟。投謁師長名帖。回來就到馮貢生家拜了姨父姨母的年。又見表妹作了揖。在他家過了午。順便投了安家兩個名帖。到家已是申牌時候。初二初三該拜的。回拜的。都走回了。存兒路上撞見。原約定初四進去。這一日在家侍奉母親。直至抵暮。只說劉家吃酒。我自回家。不消家僕來接。悄悄打從劉家後門進去。卜氏打扮得花枝招颭。(展)繡帶飄飄。眞個仙子臨凡。人間少有。有詩爲證。

莫道前生西子家。　名粧國色鬪春華。
　姮眉不鎖嫣然笑。　翠袖輕揚映碧紗。

王嵩在燈下見了。愛得如天仙一般。也不顧瑞兒存兒看見。上前摟住。叫聲。心肝劉奶奶。眞個嫦娥出現了。卜氏變了臉道。我已將身許嫁。便是你的人了。如何還稱我是劉奶奶。可見你的心兒不眞。呪兒是假。王嵩忙道。沒曾過門。只得權叫了一聲。以後竟稱爲王奶奶何如。卜氏纔歡喜了。擺上許多肴饌。大家飲酒作樂。王嵩三杯落肚。那裡忍耐得住。親親熱熱。摟摟抱抱。收拾上炕睡了。乘著酒興。兩個顚狂了一夜。王嵩怕新年不在家。母親嗔怪。說道。我且回去。索性初九初十有了燈的時節。我只說朋友們請燈節酒。住在你這裡四五日。倒也不妨。卜氏道。我初十夜裡。准在此懸望。住到十五日放你回家。去陪婆婆過元宵好麼。王嵩依舊是五更去了。王嵩心上。還只記掛未婚的妻房桂姐。趁著新

年。又到馮士圭家拜望了兩次。也只見得桂姐一遭。光陰似箭。已是初十日了。白布巷一帶點起花燈。直點到丁字巷南首。好不熱鬧。王嵩一心一念要赴巫山雲雨。那裡還來看燈。這時節是輕車熟路了。竟走到劉家門首。天色尙早。虧得卜氏盼望佳期。坐身不定。在後門看街。急忙放了他進去。遠遠有人走來。幾乎被那人看見了。卜氏同他到房裡。問道。你今夜爲何恁早。王嵩道。我想著你溫香軟玉。那裡還坐得住。兩隻脚只管要走來了。卜氏道。我的親哥哥。咱兩個難割難捨。早早娶了我去罷。酒也不飲。飯也不吃。手扯著手先在涼床上弄起來了。那時小瑞兒已被二三吩咐過的。都不避他了。只是存兒有些拈酸。却不敢怎的。王嵩從這日進去。一連住了幾日。每日慣在房中作樂。又無閒雜人進房。如夫若婦。好不肉麻。到了十三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兩個正在房裡說說笑笑。忽然瑞兒在房門口叫道。奶奶。大房裡大娘來了。卜氏慌

叫王嵩躲過。那姪兒媳婦。帶著一個大丫頭。已走進房裡。看見小王了。卜氏只得叫聲。姪兒過來。和我是(的)姪媳婦作揖。王嵩曉得是假說侄兒遮掩過去。深深作了個揖。看那女子略像見過一面的。却又想不起。卜氏道。姪兒在外房坐坐。我還有話要說哩。那女子向卜氏福了四福道。聽得這裡好燈。特到叔婆家來看看。卜氏道。這裡也有燈。白布巷裡還盛哩。那女子道。先到叔婆這裡看看。若還叔婆高興。同到二叔公白布巷裡走走。卜氏道。我近日有些病下老實不耐煩。因此咱姪兒來問病。大娘在此吃些飯兒。自到二叔公那裡去罷。就叫小瑞兒快看茶來。你道那女子是誰。就是劉大房大兒子的娘子。安伯良的女兒順姑。王嵩只在燈下影得一影。認不眞切。順姑却同鮑二娘看得分明。況且同睡了一夜。時常摹擬了小王模樣。思思念念。有個認不眞切的麼。心裡想道。明明是王郎。却假認做姪兒。誰知咱已受用他一夜過了。我

在此礙眼。趁著轎子在此。不如別了。自到二叔公那裡去罷。就立起身來道。五叔婆既不同去。恁姪媳婦趁轎子的便。竟去了。不勞賜茶。卜氏靶(巴)不得他去。就道。不吃便飯。難道茶也不吃杯去。順姑只得吃了茶。告別出來。心裡氣忿不過道。賽潘安的王郎都被他佔住了受用。如今我偏要叫破了他。走到外房。卜氏也只得隨送。王嵩見那女子出來。也立起了身。不敢看他。順姑立住了腳。向王嵩福了一福道。王大爺我去了。卜氏聽見王大爺三字。紅了臉。不敢則聲。勉強送了姪媳婦上轎。三步做了兩步移。急忙忙進房來。向王嵩道。爲何咱姪媳婦認得你是王大爺。這也奇怪。王嵩道。我略有些面善。却不認得是誰。爲何他認得我。卜氏十分疑惑。又怕漏了風聲。不好意思。你一言。我一語。再想不著。王嵩道。雖是姪媳婦。却是誰家的女兒。卜氏道。是天橋安家的女兒。王嵩道。是了是了。我在安家處館。他在爺娘家認得我的了。倘或對他

爹爹哥哥說了。怎好意思。卜氏道。我爲了你。怕不得許多羞。只是咱大伯。道我沒兒。看相咱的家私。若漏了風聲。做出事來怎了。要我嫁人。我便嫁了你。只是你目前不便往來。不要叫我想殺了麼。又想了一想道。咱小兄弟極愛姊的。待我慢慢把我心上事與他商量。咱兩個且自歡樂再處。正是

要圖地久天長。　那怕風吹雨打。

莫說王嵩又和卜氏弄了兩夜。十五侵早纔回家去。被母親李氏罵了一場。也就罷了。且說順姑看了燈。這晚回去。只因❷重見了情郎。思思念念。好不難過。丈夫把小小陽物指望弄得他歡喜。那知他心裡有個人兒。歪著頭。扭著身子。憑他弄了一會兒。長吁短嘆的睡了。他和丈夫不好。和婆婆却好。第二日。一五一十把五房奶奶留王嵩秀才在房。見我進去。只說是他卜家姪兒。誰知在咱爹家坐館。難道我不認得的話。

盡情說了。婆婆又和他公公說了。思量借此爲由。要他嫁人。不怕家私不是我的。這劉大原是沒用的光棍。自己家私已敗了大半了。專一與一班無賴。丘茂。王三。李大。同謀合夥。詐人東西。騙人酒食。這日就尋了丘茂一班人商量這事。丘茂道。去年曾曉得你五奶奶勾引王小秀才。我留心在意。也打聽了十來遭。再不見一些影響。如此旣有這話。咱們守著你三房的前後門。等小王進去。拿住了他。亦有何❸難。只是你老人家面上。不好看相。劉大道。什麼相干。第五兄弟是我繼母所生。原和我不投。管什麼體面不體面。李大道。拿奸不好。小王是東昌府太爺臨清州太爺。考第一名心愛的門生。常常還叫他說分上哩。咱們拿了奸。府裡州裡爲小王面上。反將咱們難爲起來。怎麼樣處。王三道。大哥說得是。不如把你五奶奶整日整夜。留小王在家奸淫作樂。寫了一張。不消那個出名。只寫鄰舍公具四字。舊城新城貼上百來張。你只當揭了

幾張沒頭榜。去和他哥弟講理。催他嫁人了。豈不全美。若是嫁了王秀才。越發妙了。他前程干係。怕那先姦後娶的話。定服重重把❹財禮送大伯。分些與咱兄弟們哈酒。劉大拍手道。妙妙妙。明日尋個會做會寫的快寫起來。大家夜裡分頭貼去。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兎。　謀成日裡捉金烏。

評

玲瓏宛轉。節節相生。化工手也。妙妙。

校記

❶「送」字，底本漶漫，據戀本補。

❷「因」原作「回」，據戀本改。

❸「何」原作「行」，據戀本改。

❹「把」原作「處」，據戀本改。

第六回　才子塔下去藏形❶

廉纖幾點傷情雨。可憐酒醒愁千縷。何處玉樓人。安排夢裡身。　癡魂忙碌碌。苦戀芙蓉褥。驚醒小燈前。阿誰在枕邊。

右調菩薩蠻

這一首詞說那害相思的。茶前酒後。衾畔枕邊。沒一刻不魂牽意惹。是這回的總話。且說王嵩混過了元宵。雖然提學道陞任去了。不來歲考。安伯良要兒子用心攻書。十六日吉期。就請去坐館。安伯良第一夜盛席款待。依舊請馮士圭過來。大家吃酒。席間馮貢生道。今年歲考。只怕明年錄科。還是一個宗師。分明歲科一般的了。古人說得好。一年之計在於春。你二人三六九。須做三篇文字。每月十六日在我那裡同衆學

生聯會作文。我便好直筆批閱了。安伯良道。若得馮老先生如此鼓舞教訓。小兒後來寸進。怎敢忘父師恩德。良友琢磨。決當重報。說罷。大家痛飲一番。方纔散了。從此三六九作文。早起晚歇。愈加勤謹。過了數日。王嵩正在書房裡。批點蘇東坡的文集。夭桃走進來。手裡拿著一張紙說道。街上矮牆有人貼著一張紙。來往人看了。有的說是罵王大爺的。小的悄悄揭了來。送與大爺看。不知是說些什麼。王嵩接在手裡一看。却是張沒頭榜。上面寫道

丁字巷街北。劉五秀才死了。有妻卜氏。生得美貌。年紀又小。不肯嫁人。又不守寡。日夜與小王秀才通好。我等鄰居。本當捉住稟官。但思小王年幼。尚圖進步。若一到官。前程不保。可憐他母親苦守一場。我等不忍爲此。今後小王不上門。卜氏自改嫁。即付之不言了。若戀戀不舍。必然同衆捉奸。決不輕

恕。先此告知。

衆鄰公具

王嵩看完了。驚得面如土色。話也說不出了。夭桃道。小的不識字。上面說些什麼。王嵩道。你家爺與大爺不知道麼。夭桃道。誰和他說。王嵩道。你可舊城新城都看看去。有一張。揭一張。都替我揭了來。每張賞你一個錢。莫與人見。夭桃應了自去。那知劉大只要驚那寡婦。逼他嫁人。原貼得四五十張。新城貼得多些。他的好朋友劉子晉見了。各處替他揭去。一張也沒了。寡婦門首。倒有兩三張。存兒揭進去把與卜氏看。卜氏大罵道。這定是欺心大伯聽了他媳婦子小歪刺骨。做出這沒頭榜來逼我嫁人。要呑占我這一分家私。我拚得不要。嫁了王郎。也了我終身大事。只是王大爺曉得不曉得。又不知在家裡。在舘裡。存兒你替我拿了一張。兩處去尋他。叫他快快來商議。存兒拿了一張。應了自去。誰知

舊城也有十多張。被黑回子家。揭了一張。曉得女壻與小王是同窗朋友。現在他家處舘。吩咐小廝。你快拿與你姑爺看。小廝竟送與安可宗了。安可宗與王嵩。原是極過得好的。看見這一張。嚇了一跳。急忙忙走到王嵩房裡。說其緣故。王嵩道。盛价夭桃方纔揭一張進來。小弟正央他各處去看了。安大哥是那裡見的。安可宗道。是妻父那裡送來的。舊城裡都有。想是貼得極多了。怎麼好。正說著。只見夭桃來回話道。一個新城裡。都走遍了。只揭得三張。言之未已。聽見劉子晉來。慌忙請入。拱手後。纔曉得新城裡貼的都是劉朋友揭了。又誰知舊城裡也有。三個人正商議這事。外面又傳話說。王奶奶教一個半大不小的管家在外。王嵩想道。咱家並沒小廝。畢竟是存兒了。王嵩怕的個朋友。不好說話。自己走出來看。果是存兒。存兒說了來意。又說。奶奶請大爺快快去商議。王嵩道。了不得。他們寫的。說要拿奸哩。只好冷幾時再作計較。急忙

半年三個月。我決不敢輕入虎穴。多多拜上你家奶奶。王嵩只道瞞過了劉安二人。誰知他二人。跟在背後。已都聽見了。扯扯王嵩道。我兩人和你異姓兄弟。不消瞞我。你說個明白。好替兄計較。王嵩道。慚愧慚愧。小弟蒙劉寡婦。要嫁作偏旁。一時昏惑了。做了這事。如今也只索罷了。不是小弟虧心負義。外面張揚了。怎好再去妄想。劉子晉道。這也還有商量。對存兒道。你回去和奶奶說。嫁了王大爺。就是咱們嫂子了。如今只該收拾了細軟東西回娘家去。有爹娘。和爹娘說明。沒爹娘。和弟兄說明。住一年半載。冷一冷就好明公正氣嫁人。王大爺就好央媒說合。娶回家了。安可宗道。有理有理。劉大爺金玉之言。你快回覆奶奶去。存兒去了。王嵩拉了劉子晉。再到園上。商量長便。三人坐定了。劉子晉道。此事安老伯知道不知道。安可宗道。家父沒人對他說。竟不知道的。劉子晉道。如今王高山還該閉影藏形些。過了半年三個月。又不怕他了。

安因之須對令尊說宗師將次到了。在家讀書到底有些不清淨。北門外塔底下有個祠堂十分寬展。又十分幽淨。同了王高山搬移到那裡看書更爲有益。令尊自然依允。因之爲了好朋友。便離家幾時。若想嫂子。又好不常回來住住。豈不甚妙。就是小弟再過些時。也帶了些盤費。趁讀幾日書。同做些文字。只怕因之不要小弟來。安可宗道。如此極妙。今晚小弟就對家父說了。擇日便去。劉兄何須帶盤費。都是小弟支值。只祠堂房子。小弟與守祠的不相熟。劉兄借得三間便好。劉子晉道。既如此。小弟認了租屋。託在相愛。不帶盤費津貼了。連小价也不帶一個。越覺淸淨。只是二兄先去。小弟且在城打聽打聽。劉家可有人說話。好代爲周旋。王嵩謝道。二兄爲小弟如此用心。眞所謂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不知何以爲報。安可宗道。且到祠堂裡坐定。咱們三個人結爲兄弟。做個桃園三結義何如。王劉都道。承兄不棄。極妙極妙。正是

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

果然安可宗向父親說了塔下讀書的話。又得劉子晉肯去租房。早晚竭力用功圖個大進。安伯良十分歡喜。取曆日。揀了二月初一日大吉。打發一個買辦的大❷管家。一個粗做的上灶管家。小廝夭桃隨身伏侍。熱熱鬧鬧往塔下看書。只有王嵩心裡有事。又不免想念卜氏。有些孤恓不樂。要回家向母親說知。又怕在丁字巷走動被人算計。直待這月盡一日。纔教夭桃去說。提學來了。大爺同我家大爺。搬到塔下祠堂裡看書。明早叫你老管家跟去認認路。好來通信。李氏道。靜室看書。極好的了。明早叫老兒來跟。相幫搬搬書也好。到了初一日。安可宗吩咐家僮把書箱行李盡情都搬到北門外祠堂裡。王嵩獨自一間房。最苦是第一夜。好不難過。有一套相思曲爲證。

錦纏道

文緣逋。悔當初。春風識畫圖。盟誓怎芟鋤。意煎煎。活疼活癢。模糊。費思量藍橋玉杵。枉辛勤珠箔珊瑚。明月盼人孤。更淒涼好花風妬。花星照也無。笑看花劉郎前庭。只落得渺渺獨愁予。

普天樂

蕩魂絲兜不住。擁情波推不去。冷金猊扯淚流蘇。燭成灰。撥盡寒爐。更初悶餘。這離愁。未知甚日消除。

古輪臺

好支吾。黃昏時候。把眼揩枯。三星翻湊參商數。未關門。空對著剩枕餘衾。淺簪低廡。明柳香花兩相辜負。迷離醉態有誰扶。把春光塵土。誰信道溷墮新紅。泥沾輕絮。飛驚彩鳳。啼殘杜宇。劃地暗踟躕。相思努。自挑情擔自胡塗。

尾聲

好姻緣。無憑據。怎捱得朝朝暮暮。教我亂結愁腸恁樣梳。

莫說王嵩在塔下讀書。沒心沒想。思念卜氏。那卜氏的思念王嵩更是一日三秋。不知掉了多少相思的淚。想那存兒回的話。正不知幾時纔會得王郎。忽然一日坐在房裡懨懨害病。丫頭小瑞兒跑進來道。三舅爺來了。卜氏立起身來。只見他兄弟卜三官緩步而入。作了個揖。卜氏讓他坐了。卜三官道。二姊姊曉得外面許多口舌麼。卜氏道。這定是惡大伯做下計較。逼我改嫁。要占我這分家私。我決不與他干休。卜三官道。干休干休。他倒拉了兄弟們。到我家來上覆。袖裡取出鄰舍沒頭榜道。守得便守。守不得何苦出乖露醜。教我弟兄們做不得人。卜氏道。如何如何。我說是他的計較。要我轉身哩。我偏不嫁人。他怎麼了我。卜三官道。不是這般說。他們廿七八就來的。大哥哥不好輕易覆他。昨夜和

我商議說。二姊姊纔二十多歲。日子正長著哩。若是守得便好。不要落人的圈套。我與二姊姊過得更好。故此自己走來問二姊姊的心裡。不要瞞我。纔好商議。低低的又說道。小王來走。有這話沒有。你兄弟不是外人。須明說纔好。卜氏紅了紅臉道。親兄弟面前。怎好瞞你。說了這句。又住了口。卜三官道。有沒有。怎又不說明。卜氏半吞半吐了一會兒。只得應道。羞人答答的。只管問他怎麼。只是我心裡決定要嫁他的了。若不容我嫁他。一條汗巾。懸梁自縊。連親兄弟也不得見面了。說著便哭。哭個不住。卜三官道。怎麼了。怎麼了。劉大還說不許嫁小王哩。你倒這般堅執。咱們一父母生出來的三個。見你這樣光景。心中何忍。我細細想將起來。你如今只該把賣得的東西。逐漸兒賣了。一二百畝小米子田。與這所房子。是劉家門裡分授的。再賣不得。就是房子裝摺。賣得的。也賣他幾件。收收拾拾完了。纔悄悄把箱籠搬回咱家去。搬完了。纔和

他說叫轎子接你到咱家。只說慢慢女家揀親。男家受聘。明公正氣。不怕他怎的。嫁小王不嫁小王。也慢慢的商量。我明日和大哥哥回拜他們。只說女人見識怎好眞說。傷了兄妹姊弟情分。從容計較了。再來回覆。大約年紀小小的。多半是改嫁。纔爲了當。如此好麼。卜氏纔收住了淚道。你念親姊弟的情分。商量得極好。只是我到底要嫁王家的呢。卜三官道。你好忒混帳。慢慢的再處。難道是你親兄弟不肯麼。卜氏道。他是天下的才子。我若嫁了他。後來定有好處。兄弟你若成就了我。你姊姊替你磕頭。卜三官道。曉得了。我且回去。卜氏再三不放。留他吃了飯纔別了自去。卜氏送兄弟到門首。見兄弟走得遠了。呆呆的立著。恰像小王走來也不可知。立了一會。嘆了口氣。打帳進去。見一個起課的瞎先生。手裡搖著課筒。走到門首來了。卜氏教存兒叫住。引到廳上來。要他起課。卜氏拿著課筒對天禱告。問小王可得成婚。帶著問他平安。又

問他幾時得來。瞎先生問上姓。卜氏道。是王。瞎先生把卦輪算一番。又問卜什麼事。卜氏道。問婚姻的。瞎先生道。好六合卦。必然成就。只是螣蛇治世。見遲些。卜氏道。那人平安麼。瞎先生笑起來道。奶奶。咱曉得那個那人。卜氏道。問新郎。瞎先生道。新郎有什麼不平安。卜氏又問道。幾時得來。瞎先生道。一卦裡那裡問得許多事。若論螣蛇治世。不像來的。六合卦又是到底來的。卜氏取出課錢。打發了瞎先生去後。沒偢沒倸。走了進去。有一曲掛枝兒爲證。

手執著課筒兒深深下拜。撲簌簌止不住淚珠兒下來。祝告他姓名兒。就魂飛天外。一問他好不好。再問他來不來。總只問兩個的終身也。須是好歹無更改。

卜氏進了房。昏昏沈沈。像個要睡的一般。靠在桌上。只聽得有人走進來。抬頭一看。却是心上的王郎。卜氏立起身來。問道。你爲何今日纔來。

教我幾乎想煞了。王郎道。我已做了官了。不怕他奈何了我。如今我來娶你去。同享榮華受富貴。不枉了我守著你。你又守著我。心如鐵石。各不相忘。只是一件。我今年是十九歲了。不要還認我是十七歲的。卜氏不明白這句話。問道。十七也罷。十九也罷。你說他怎的。王郎道。你久後自知。卜氏聽說中了。不怕他們衆人。覺得歡喜了。扯他去交歡。忙把褲脫了。卜氏久曠的人。覺得陽物一插進去。裡面就連連丟了。正弄得高興。忽然存兒跑進來道。不好了。劉大爺領了衆鄰舍。進來拿奸哩。王郎一閃就不見了。卜氏陡然驚醒。却是南柯一夢。心裡想道。夢裡相會也好。只是夢裡的王郎。親自說做了官又說我是十九歲。不要還認十七歲。想是十九歲做了官。纔娶我的意思。天嗄。有這一日。我也情願等著。起身看天。已是日落時候。正是

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

校記

❶「才子」原作「書生」，「去」原作「且」，據目錄改。

❷「大」原作「太」，據戀本改。

第七回　天橋樓北讀書聲

晝日漸長風漸煖。困人天氣堪憐。小橋撑出賣花船。半篙新水。搖曳綠楊烟。　鼓箏翩翩生異艷。中間玉潤珠圓。那知都是好姻緣。不須打稿。吹活盡娟娟。

右調臨江仙

這一首詞現前景事說入本題。是小說的舊規。原不消十分拘泥。却說王嵩同安可宗住在塔下祠堂裡。朝夕攻書。半月都不回家。忽然一日。安可宗要回去一兩日。與王嵩商議。若是一同入城。留一個大管家照管鋪蓋書籍。料也不妨。王嵩道。小弟是非纔定。昨日老僕來。問得家母平安。吾兄自回。小弟在此照管。只留一個尊使在此夠了。安可宗道。既

如此。小弟去去就來。王嵩臨別又道。若兄遇見劉子晉。再問問劉家如何光景。爲何子晉說來讀書又不來了。安可宗應了。騎了一個騾子。拱拱手自去。王嵩獨自個在祠堂裡讀書。到了下午。覺得淒淒涼涼。不免出門在塔下閒步。有時獨行。有時叫夭桃跟著。不過是消遣悶懷。不期安可宗回去。他父親忽然冒寒睡倒。不得就來。王嵩也待回家看看母親。又怕塔下冷靜地方。萬一失却了鋪陳物件。有些疎忽。却怎麼了。只得耐心住著。偶一日。午後慢慢閒步。却往南一帶沿河走去。見一個雙扇門裡。立著個婦人。約有二十歲外。三十歲裡的年紀。倒也有七八分顏色。妖妖嬈嬈。不像個正經的。却又不是娼妓。見王嵩走過。反把全身露出。一雙俏眼直射在他身上。王嵩見這婦人有些詫異。也回頭著實看他。婦人越做出許多模樣來。王嵩是嘗過滋味的人。況且許多時不近婦人。不知不覺又走去走來。手舞足蹈。做出賣俏的光景。婦人咳嗽

連聲。似有勾搭的意思。正看得熱鬧。只見裡面跑出了丫頭來。叫聲。三娘吃點心去。婦人又丟了個眼色。慢慢轉身進去了。王嵩聽那丫頭聲音。不像臨淸口氣。也不甚關心。自回祠堂去了。正是

休將舊時意。　憐取眼前人。

從此王嵩不出來罷了。若是閒步。定然不往北。只往南。教夭桃跟隨。搖搖擺擺。走去走來。賣俏一番。那婦人也不時立在門首。或是咳嗽。或是丟眼色。勾搭小王。王嵩雖然動念。却不十分在意。便不去打聽他根脚。不過看看兒。俗語謂之眼嫖。那知那婦人。反愛他少年美貌。二十分留意。有一日。王嵩在前夭桃在後。已走往北去了。婦人教個小丫頭趕上夭桃。叫了他進去。夭桃原做過馬泊六的。有甚麼不省得。婦人問了王嵩根脚。曉得是讀書的小秀才。又問得在祠堂裡住著。就在袖裡取出一塊銀子。把與夭桃道。小官兒。這三錢銀子。送你買果兒吃。勞你對相

公說。我家姓王。原是南方人。家主公叫做王理。爲了些官司躲到這裡來的。我是王三娘。見你相公風流標致。我家主公又回南打聽去了。大管家也跟去了。只剩得一個老僕。大小兩個丫頭。再沒人拘管我的。要你去請相公。與我會會。倘事成了。正要酧謝你哩。夭桃道。多承賞賜。就回去對我大爺說。再來回三娘的話。跳鑽鑽的去了。到了祠堂裡。一五一十。說與王嵩。王嵩笑道。偏我花星常照。只是我纔脫了一場是非。如何又去惹哩。夭桃道。這王三娘家。又沒有男子漢。又沒有親戚。冷冷靜靜的所在。沒什麼鄰舍。不比劉奶奶家擔心。王嵩道。你這孩子。小小年紀。倒也曉得這許多。只是要去就去。你家大爺來了。就不好丟了他。那邊去睡。夭桃道。等我去回了話。只怕就去也不妨。王嵩道。這祠堂裡曠野。鋪陳物件。倘有失誤怎麼好。夭桃道。有小的和做飯的在這哩。不消王大爺記掛。正說得熱鬧。只見安可宗差個管家。送好些供膳的東西

出來。又寄一字與王嵩。王嵩拆開一看。書上寫道

小弟原擬一兩日。即來領教。不意家嚴忽爾冒寒。一臥未起。延醫調治。今早略覺痊可。小弟再過數日。始得出城。曾晤子晉兄。已了却人事。只在三五日間。先到塔下。與吾兄作伴矣。子晉兄。氣誼相投。欲于朔日。共吾兩人。結桃園之盟。知吾兄必不見棄。幷此附知。不一。

王嵩看完了。知道安可宗尚未出城。劉子晉也還有幾日躭擱。即寫一字回覆。并說過日入城候令尊老伯萬安。打發來人去了。吩咐夭桃。你可到王三娘家看他約我幾時。便好赴約。夭桃急忙忙去了。又急忙忙來回話道。王三娘說就是今晚哩。王嵩道。這樣性急的。那女子定是個極浪的了。夭桃道。他說我家三爺已回南兩三個月了。空房獨守。❶好不淒涼。快請你大爺來。要子歇兒。不知怎樣叫做要子。王嵩道。想是南

方的鄉音。只是約我什麼時候進去。夭桃道。他說將點燈就大模大樣進去。沒有鄰舍。家裡也沒人管他。王嵩書也沒心想看了。打帳去赴巫山雲雨。申牌時候。就叫晚飯來吃了。吩咐做飯的道。我到一個朋友家赴席。不知夜裡來不來。你可同夭桃小心照管。做飯的應了。悄悄問夭桃道。王大爺去赴席。如何先吃得飽飽的。夭桃道。我也不知爲何。你莫管他。王嵩把房鎖了。匙鑰交與夭桃收好。依舊叫他跟隨前去。將及王家門首。夭桃先去通報。那王三娘先已在門前等了。王嵩吩咐小廝回去。天亮時節。聽聽敲門。王三娘扯了小王的手。一步步進房裡來。尚未點燈。半黑不明的。王嵩作了個揖。王三娘也回了個禮。便道。我們南方女子。不容易看上人的。若像大爺這般少年美貌。一看看上了。茶裡。飯裡。眠裡。夢裡。再也捨不得了。況我家主公。一去兩三個月。不是我沒廉恥。久曠的女人。那裡還忍得住。說言未了。已摟住了小王。摸他的陽物

了。王嵩自與劉寡婦弄後。這件作怪的東西已頓然長到六寸五分。大到五指剛剛圍滿了。被王三娘把手一捻便直竪起來。又長又大。王三娘哼哼的叫道。我的親親大爺。我忍不住了。趁未點燈。先和我弄一陣著。就扯王嵩到床邊來。自己忙忙脫了褲子。又替王嵩脫了。仰臥在床。把兩脚竪起。哼哼的叫這小夥子上身來。陽物纔放進陰門。那騷水已往外直溜。有湖州歌爲證。

姐兒心癢好難熬。我郎君一見弗相饒。船頭上火著。且到船艙裡。虧了我郎君搭救了我一團騷。眞當騷。眞當騷。陰門裡熱水捉郎澆。姐兒好像一雙杭州木拖憑郎套。我郎君好像舊相知。飯店弗消招。弗消招。弗消招。弗是我南邊女客忒虛囂。一時間眼裡火了小夥子。憑渠今朝直弄到明朝。

且說兩個都是久曠的人。都容易丟弄了半更天。已完了一度。王三娘

起來穿了褲子。重新叫丫頭點起燈來。取了些酒菓肴饌。同情郎吃三盃。古人說得好。樓上牆上馬上。月下燈下簾下美人。越覺好看。這燈光底下。王三娘七八分容貌已看做十分了。王嵩的風流標致。眞個是擲果的潘安。看殺的衛玠。吹簫的王子晉了。王三娘幾杯酒落肚。顛顛狂狂的走到身邊同坐了。把口含著酒吐與王嵩吃。又要王嵩也含著酒吐與他吃。大小兩個丫頭立著伏事。王嵩道。你家兩個姐兒。不怕他對家主公學嘴麼。王三娘道。穿穿吃吃都是我管。後來嫁老公少不得憑我。他兩個敢則一聲兒。教他了不得。我且問大爺。你小小年紀。爲何弄得這般好。不但那話又大又長。且是箭箭中紅心。弄得我渾身痲木。好不快活。拙夫已四十外了。我是他晚娶的。從不曾見這樣妙人兒。不知我前世。怎樣修得這造化。來到臨清却撞見了你。我如今要點著燈。明晃晃照著你妙人兒和你弄。兩個丫頭等他在這裡。看我和這樣妙人

兒弄。也不枉了我爲人一世。不消避他。王嵩道。如此妙極。但我方纔容易完事。只爲久曠的緣故。這一遭。只怕弄得長久哩。王三娘聽見了。越發狂騷。半醉的眼睛。水晶晶的看著王嵩道。親親大爺。若得如此。我的造化說不盡了。兩個重整旗鎗。再擺陣勢。都把下身脫得赤條條的。不上床去了。就在春櫈上大弄。弄得個王三娘叫都叫不出了。王嵩又抽頂了一陣。只見王三娘昏昏沈沈如死去的一般。大丫頭金菊道。不好了。我家娘被這大爺弄殺了。王嵩雖曾與王氏大弄。却不曾見這光景。心上慌了。把陽物拔出。也不顧這婦人露出陰門。竟走了開去。只見兩隻脚往下落了。陡然醒來叫道。弄煞了我了。看見王嵩走在桌邊。王三娘道。心肝你怎生倒走了去。我的不便處都被丫頭們看見了。忙立起身來道。我快活夠了。金菊去熱熱酒來。我和大爺再吃三盃。只得要摟著睡了。正說著。聽得北門城樓的更鼓。已打四更四點了。金菊拿了酒

來。大家吃了幾盃。王三娘也賞了兩個丫頭。每人三盃。扯了小王上床去睡。王三娘摟著王嵩。比他丈夫王理還親熱一大半。緊緊摟抱。一睡睡到已牌。老僕在廚下睡。老早起來。不見裡面開門。不知就裡。只得悶坐。到那時節。金菊先醒了。開門出去。老僕纔道。爲何今日睡得正晏。金菊也不回答。進房叫醒了王三娘道。娘。已日中差不多了。快起來罷。兩個纔爬起身來。叫金菊拿南米出來煮飯。收拾些現成魚肉和王嵩吃了。王嵩再三要回。說道。今日若不回書房去。朋友們知道了。倒來不得了。過了今夜。我明日再來。王三娘道。明日不可失信。就拿出幾分銀子。吩咐金菊。你叫老兒城門口買好肉去。打發開了老僕。送王嵩出門。王嵩到了門首。王三娘先往外看了一看。見四下沒人。就放王嵩出門去了。王嵩祠堂裡過了一夜。第三日。點燈時節。又進去和王三娘睡了一夜。第四日。劉子晉搬了鋪陳行李。也來讀書了。又隔了三日。安可宗也

出城來。大家高興。會文講課。好不熱鬧。王嵩不便撇了劉安兩人再與王三娘同歇。王三娘想念王嵩。等夭桃走過。叫他進去賞了他酒飯。又賞了三錢銀子。再三囑咐他。要請王嵩去去。夭桃說了幾次。王嵩瞞了兩個朋友。又去住了兩夜。安可宗說起結盟。把曆日一看。揀了初三吉日。置辦了三牲祭禮。大家拜了關帝結爲兄弟。劉子晉廿七歲。安可宗廿三歲。王嵩十七歲。序齒稱呼。叫兄叫弟。大家盡量歡飲。抵暮方休。❷王嵩趁著酒興。只推大解。又被夭桃傳王三娘的話。約了去弄。那知此一夜。安可宗有了酒。不肯就睡。跑到王嵩房裡來。不見了他。問夭桃。王大爺那裡去了。夭桃道。出去大解了。安可宗又坐了一會。再不見來。又問夭桃。只見一個買辦家人安重挿嘴道。大爺到這裡來。王大爺有兩晚不曾回來。只怕今晚又不回來哩。安可宗叫過夭桃來罵道。你這狗才。若不實說。打你個半死。夭桃慌了。只得實實稟道。王大爺偶然閒步。

有個浙江婦人。叫做王三娘。勾引去住定。不干小的事。王大爺吩咐小的不可把人知道。小的膽小。就不敢說。不是小的敢瞞大爺。安可宗急急走到劉子晉房裡來。把這話說了一遍。劉子晉道。偷雞貓兒性不改。纔一樁是非過了。又去惹是非。也不要怪王高山。他忒生得風流標致。女人自來趕騷。教這小小後生那裡把得牢。守得定。小弟與兄。既爲異姓兄弟。須不可坐視。又不可不善爲調停。若面斥了他。怕他難受。還該只做不知。明日安兄入城。瞞了令尊這話。只說塔下窵遠不便。依舊搬了回去。王兄是非。久已冷了。只在兄家裡攻書。離了此地。這纔是善爲朋友處。小弟家間可坐。只三六九來會文便了。安可宗道。說得有理。小弟也道此間窵遠不便。只不好乘興而來。敗興而返。趁王兄此事。進去有名。在他面前雖不可斥他短處。也須隱隱露些意兒。劉子晉道。小弟自有委曲。安可宗道。大哥竟在舍下打夥兒攻書。極妙的了。爲何說個

回去。莫不是沒有束脩。故此吝教麼。劉子晉道。何出此言。小弟如命便了。次日安可宗早早入城去了。王嵩侵晨回來。夭桃迎著門首。便把安可宗來尋。再三盤問。這事已知道的話。說了幾句。王嵩不好意思。竟到自房裡看書。不去會那兩個。那知安可宗已入城了。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劉子晉見王嵩已回。不來相會。知他有跼蹴不安的意思。只得走過去會他。王嵩紅了臉。不敢則聲。劉子晉道。高山兄不必介懷。我三人異姓兄弟。再沒有不十分爲兄的。怕是非是秀才本等。色來尋兄。不是兄去貪色。若不相諒不是相知弟兄了。如今只是躲他爲第一策。至如劉寡婦事。小弟兩人。自然極力幫襯。不可負他。王嵩見他如此說。纔放心了。問。安大哥在自房麼。劉子晉道。已進城收拾書房去了。總之。同盟好友。無不十分爲己的。只見城裡有管家來。拿兩個名帖却是安伯良出名。

說塔下窵遠不便。老相公請兩位大爺。搬進城去。已收拾五間書樓。安排停當了。今日大吉。就請進去。不由分說。僱脚夫把鋪蓋書籍。一擔一擔都挑進城去。兩個讀書相公。騎了頭口。隨後也入城。到了安家。原來不在園上却在家裡。有五間書樓。王嵩在北一間。劉子晉在南一間。安可宗在中一間。空著貼北貼南的兩間。隔斷左右。怕讀書聲高。耳根嘈雜。走路自有前廊一帶。各人書房反在後樓開窗。十分明朗。王嵩問起姨父在間壁。不知還差幾間房屋。安可宗道。爲因馮老師家。就在緊間壁。聞得內室也在樓上。故此一向閒著。恐不雅相。如今在此讀書。兄又是外甥。又是嬌壻。緊緊逼著。料也不妨。王嵩聽了十分歡喜。心下想道。若如此說。我嬌嬌滴滴的表妹就在間壁樓上了。日日夜夜高聲讀書。要那邊表妹聽見。這桂姐臥房。正在三間樓上。只隔得一重高牆。初然聽得書聲。不知是誰。漸漸教人打聽。方纔知是王郎。也不免有些動心。

未知後來做出什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守」原作「自」，據戀本改。

❷「休」原作「沐」，據戀本改。

新鐫小說巫夢緣

第八回　才女持身若捧玉

西子湖中。綠珠樓上。著個潘安。霧縠千重。鮫綃十斛。還道寒酸。　權將金屋盤桓。幷銅雀孤單阿瞞。殺盡雞兒。不教天亮。放膽偷歡。

右調柳梢靑

這一首詞乃雲間張子次璧所作。本題是妄想二字。似與本傳無干。然余最愛此調。以世間何非妄想。即本傳何必非妄想。試看這回情景。便知妄想非誣。且說劉寡婦卜氏。一心一意要嫁王嵩。再三託了兄弟。叫與大伯討個了絕。凡是賣得的東西。除了田房。盡情變賣了。漸漸搬回娘家。直到件件完了。纔與丈夫念了卷經。和大伯們說個明白。一乘轎

子抬回家去。名說揀個好人家改嫁以了終身。却只是守著小王。雖不得相會。間或叫存兒洩洩火氣。吩咐他去通知王嵩。初然安家門上不肯傳話。存兒再不得見面。走了幾次。卜氏沒奈何了。悄悄把三錢銀子。教存兒與了安家看門的。方纔替他傳與王嵩。王嵩想叫進去不便。〔道。〕我原打帳明日會過了文字。後日回去看看我母親。可吩咐他後日下午。竟到家裡去罷。果然到了這日。王嵩回去見他母親。那李氏沒人說起是非一事。常叫老僕去看。又好端端在那裡攻書。只道兒子苦志芸窗。連家裡也不回。把尋朋覓友的舊性子都改盡了。好不喜歡。王嵩說。久不見娘。只爲讀書。不得侍奉娘。想不怪我。李氏道。你肯苦志向上。祖宗之幸了。何必常常來看我呢。清明近了。這番須上了墳去。纔好專心坐館。王嵩應了。存兒下午走來。竟進客坐裡。叫聲。王大爺。王嵩知是存兒。往外就走。李氏道。那個又曉得你回來。就來尋你。王嵩道。劉

子晉也同我在安家同坐。只怕是他家小厮。走出來見了存兒。問聲。娘好麼。存兒把討了了絕回娘家的話。一五一十都說完了。纔說。娘上覆大爺。怎生尋個去處相會一相會。好商議嫁娶大事。王嵩道。我也要見見你家娘。只是是非纔過。怕他們還悄悄打聽。不敢虎頭上捋(捋)虎鬚。再冷半年三個月。方保沒事。況兼提學道新到此了。不知先考那一府。你多多上覆娘。那刻本的掛枝兒說得好。道你若有我的眞心也。須是耐著腸子等。我過了清明就往館裡去了。端陽回家。你可再來。我還要寄個字兒與娘哩。存兒應了自去。第二日又來。拿了一雙綾鞋。一條自用過半新的汗巾。說。娘教我送大爺。多多上覆。端陽務要會面。慢慢的等娘和三老爺商量了。就容易做事。少不得後來嫁大爺。也要大舅爺三舅爺兩個做主。不要看難了事情。王嵩道。他家是什麼人家。存兒道。聽見說他老爹是鈔關書辦。死了七八年了。眼下他大舅爺。也待

備酒席進衙❶門哩。家裡有田有房。大好過日子的。王嵩道。原來如此。我就放心了。你可對娘說。我沒什麼送他。不要見怪。就是勞了你。端陽送你重意些罷。怕我母親查問。我要進去了。存兒自去。王嵩拿了鞋子。只說是劉子晉送他的。從此心裡知道卜氏的事。千牢萬穩。不須記掛。上過了墳。就安心往館裡去。早早晚晚。讀書會文。越有高興了。那知隔樓的小小嬌娃。知是表兄在那裡讀書。又且父親許了婚姻。心裡癢癢的。指望常得相見。却被一垛高牆生生的隔斷。每日到了下午。常嬌聲嬌氣。或叫露花。或叫香月。故意叫得高。要這邊王嵩聽見。這王嵩也常聽得听(叫)聲。知是千嬌百媚的桂姐。便住了書。只呆呆的聽。正是

白雲本是無心物。　却被東風引出來。

且說桂姐。年紀雖小。却讀過書。識過字。看過小說唱本。自然曉得幾分了。況兼王嵩才高貌美。又許了配他。有個住在隔壁樓上。全然不動心

的麼。原來他住的三間樓房。左首一間離安家的樓遠些。是桂姐做臥房。中一間。只在裡面刺繡描花。做個公所。右首一間。却爲桂姐好乾淨。不要丫頭們在房攪擾。夜裡叫露花香月大小兩個丫頭在這房裡睡。因爲打聽著了小王讀書。只隔得一垛牆。常常走到這邊來。叫露花。叫香月。明明勾引才郎。有一日。桂姐對露花道。王家哥哥既在隔壁樓上讀書。該送些東西請他。打從安家大門裡進去怕人談論。這後窗一帶房簷。却是相連的。又怕安家大爺也在樓上讀書。若教人送過去。被他看見了。不好意思。怎麼便好。露花道。那房屋前半截原有個門的。想是當初原是一家的房子。後來賣與兩家。把門釘煞了。門上頭一個空處把磚砌沒了。除了這一截子。總都是磚砌的高牆。我同姑娘去看看。桂姐走到這間房裡來。看了一看道。果然有門的。想是釘煞了。丫頭。你閒的時節拿桌子靠了這門邊墊上去。輕輕去了一兩塊磚兒。看看那邊。

若只見王大爺一個。就好通信。露花道。今日晚了。明日我包管❷姑娘看了回話。果然到了第二日。這丫頭把桌子墊了。爬上去起那有小縫的磚。起了一塊。又一塊。去得兩塊。牆明明白白看見那邊的了。只見小王坐著看書。越長得花堆玉砌了。露花長桂姐兩歲。小王耑一歲。見了好不動火。看了一會。只見小王把書推開了。口裡喃喃的道。許久不和女人弄聳。好不火盛。說言未了。把手在褲襠裡提出陽物來。連忙一擦一擦。打起手銃來。擦了幾擦。陽物直挺起來。又長又大。露花雖不曾破身。此時見了。不覺小陰門裡流了好些浪水。有些過不得。只得走下來。跑去對桂姐道。姑娘。我把磚頭去了兩塊。已是明明亮亮看見那邊的了。王大爺在那裡看書。如今書倒不看。又在那裡頑哩。桂姐聽說。便要上去瞧瞧。露花又不好說怎麼樣頑。跟了他同到這房裡來。叫露花扶上桌子去。桂姐害怕。那裡扶得上。只得叫露花。你再上去瞧王大爺在

那裡做什麼。露花不敢推辭。又爬上去一張。只見王嵩在臉盆裡洗手。露花就下來。對桂姐道。王大爺洗手哩。桂姐道。且莫驚動他。慢慢的再想個道理出來。從此露花略得空閒就爬上去看小王了。王嵩獨自端坐在書樓上。那知道有人看他。正是

隔牆須有耳。　窗外豈無人。

且說桂姐指望見見王郎。又怕桌子上一時扶不上去。過了幾日。忽然想著了椅子。教露花拿了一把緊緊靠在桌邊。又叫露花扶牢了椅子。自己慢慢的爬上去。甚不費力。笑道。張生跳牆。料也不如我安穩。只是身軀比露花略短二寸。那磚頭空處。還有些扳不著。又教露花拿個踏腳凳放在桌子上。墊了腳。直看見那邊樓上了。只是王嵩不見在房裡。房門却開著。像是偶然走在外房去了。看了一會。只見王嵩同了兩個朋友。手裡拿著幾篇文字。走進房來。那兩個朋友。正是劉安二人。爲隔

日做的文字。你批我閱。故此傳到王嵩。二人容貌平常。越顯得小王的標致。賽過潘安衛玠王子晉了。桂姐立在上面。不覺咳嗽起來。只得下來。對露花道。上面看也不便。你說只是釘煞的了。等王大爺不在房裡的時節。不如輕輕去了釘。就兩下裡走得來走得去了。露花道。不消瞞得王大爺。難道他不想見見姑娘。如今是表兄妹。後來是眞夫妻。你貪我愛。自然之理。桂姐笑道。你這丫頭。好副老臉。有許多說白道黑的話。這裡絮絮叨叨了一番。王嵩有些聽得了。只不十分明白。心裡想道。雖說姨父臥房。不知可是桂妹妹住在隔壁。把眼左看右看。忽然仰面一看。看見了板上磚頭。去了兩塊。他心裡記了。到夜深人靜把門閉上。拿個小桌子。靠板壁放好。又拿一把椅子墊了腳。輕輕爬上去一張。只見那邊也點著燈。也有桌子靠在壁上。像是個女人爬上桌來。王嵩閃了一閃。想道。他那裡也看我。我就算看看他。亦有何妨。再把眼去張那邊。

也是一隻眼湊上來。恰恰打了個照面。露花叫一聲。王大爺。王嵩問道。你是那個。露花道。我是桂姑娘貼身伏事的露花。王嵩道。你家姑娘呢。露花道。這三間樓都是姑娘住著。姑娘在那一間。我和小丫頭香月在一間。姑娘日裡曾爬上桌子瞧你。你却同兩個朋友看文字。我是日日領姑娘的命。看你讀書。你自不知道。如今纔知道了哩。王嵩道。既然只隔一重板壁。如何計較。可能夠過姑娘房裡。和他說句知心話兒。露花道。姑娘正是這等說。這裡原有門。是兩邊各自釘煞的。咱去了這邊的釘。大爺去了那邊的釘。日裡依舊掩上。夜裡就一統山河了。王嵩道。你姑娘既有這話。趁如今夜深了沒人知道。我有兩個壓書的木戒尺。遞一個與你。你去了那邊的釘。我也拿戒尺。去了這邊的釘。打什麼緊。露花道。大爺你去拿戒尺。等我去和姑娘說聲。打❸得叮叮瑺瑺。（噹噹）他少不得要問。王嵩一面取戒尺。露花一面下來。說與桂姐知道。桂姐

好嘻子。也走過來幫他。又叫香月點了一根牛油蠟燭。拿著來照。一會子。露花已去了上下兩個釘了。王嵩這邊終是油燈。照得不亮。起了半晌。還起不得一個。桂姐叫露花也拿根蠟燭。打從上面遞過去。又沒燭簽。也拿個遞了過去。照得明亮亮。纔都把釘去了。門却好好的。一扯扯開。又開在桂姐這邊來的。王嵩原是表兄妹。一向認得的。竟走過來作了兩個揖。桂姐回了兩禮。便道。好是極好的。只是男女混雜。有些不雅相。王嵩道。我和你是表兄妹。又蒙姨父許配爲夫妻。爲何說這客氣的話。桂姐道。哥哥你過去罷。咱這裡要閉上門哩。王嵩道。門已開了。閉也沒用。只這一句話倒動了嬌娃的念頭。心裡想道。我若未嫁的時節。先把王郎破了身。這便是門已開了。閉也沒用。也不回言。竟跑往自己房裡去了。王嵩隨後趕來。桂姐道。我和哥哥講過了。你來只管來。坐也只管坐。但那羞人答答的事。直做了夫妻纔許你做。若是你不依言。這次

門上了門。再也不開了。你却休怪。王嵩不由分說。竟摟上去。桂姐道。少不得後來做夫妻的。摟摟何妨。只是一件古人說得好。覆水難收。殘老不再。我嘗見有王嬌鶯的唱本兒。初然父母許他嫁。後來反悔了。以致嫁又嫁不成。丟又丟不得。覆水殘花。誤了終身大事。日後却送了性命。方纔哥哥說的。門已開了。閉也沒用。說得我毛骨悚然。憑你摟摟摸摸。只要避了丫頭的眼。若要破我的身。我就和你斷絕往來。王嵩道。也罷。不做這事。只憑我親近親近。難道也不依我。桂姐叫聲。露花。奶奶拿與我的桂花三白酒。你開一瓶來煖煖。我與大爺吃三盃。沒有好菜。只菓子也罷。王嵩見露花應了自去。走上前把桂姐抱在懷裡。坐在磕膝上。桂姐只不言語。王嵩把手打從他腰裡。插入褲襠摸他那小小東西。桂姐紅了臉。笑了笑道。後來要做夫妻。我也顧不得許多羞。只許你摸摸兒。若是別樣。我死也不依的。只聽得丫頭脚步響。桂姐走過桌子這邊

來。擺上幾碟菓子。小丫頭斟上酒。兩個坐了吃著。桂姐叫過香月來吩咐道。爺和奶奶許把我招大爺做夫妻。未曾成親。不該同坐吃酒。只因原是表哥哥。表妹子。故此不避人眼。你後來總是陪嫁丫頭。須和我一心一意。不要未風先雨。說與家裡人知道。就是爺和奶奶面前。也不可提起。香月道。我是姑娘的人。自然憑姑娘吩咐的。桂姐道。露花大了。自然曉得事體。你年紀不多兒。怕你不知道。說罷。又吃了幾杯。丫頭走了出去。王嵩趁酒興。又指望做那件事起來。桂姐變了臉。只是不肯。有掛枝兒爲證。

親哥哥且莫把奴身來破。嬌滴滴小東西只好憑你婆娑。留待那結花燭還是囫圇一個。蓓蕾只好看地。且莫輕鋤。你若是只管央及也。拚向娘房裡只一躲。

王嵩見桂姐執意不肯。又吃了一兩盃。趁丫頭不在。走近身來。摟住了。

親了兩三個嘴。只得別了。過自己房裡。心上又喜歡。又思想。像有不了事件的。露花心裡想去偷這風流才子。怕姑娘著惱。只得忍住了。桂姐也來查門。方纔回房去睡。從此到了夜裡。王嵩定然過這邊來。也有時節。桂姐走到那邊去。只是不敢高聲說話。桂姐是母親的愛女。只道他酒量好了些。又道他喜吃桂花三白酒。常叫家人買上十來包送到樓上。時四月中旬。月明如晝。王嵩同劉安兩朋友吃過了晚飯。各自回房。未到一更天。就彈彈門。到桂姐房裡討酒吃。吃酒中間摟上來。也不顧露花在面前了。連那桂姐也日深月久。漸覺忘懷。王嵩對露花道。露姐姐。你道我與你姑娘有事的了。不知分毫還沒相干哩。今夜好月。嫦娥也笑人孤另。你勸姑娘一聲。既許做夫妻。前後總只一般。今夜總承了我罷。桂姐道。這事我不做的。你怕孤另。我和你連衣睡一睡倒也使得。只是香月叫他去睡。露花。你可在中間坐坐著。倘或睡著了。可叫我們

一聲。露花應了。自到外房來。王嵩強那桂姐。大家脫了衣服。一般同衾共枕。只不肯做那件事。急得個王嵩就如小孩子被娘拿過了糖。不把他吃。又如螞蟻在熱磚頭上。盤旋不定。桂姐見他如此。笑起來道。你這個人。忒不長進。看他急得恁般。也罷。露花這丫頭。我平日極喜歡的。又大我兩歲。模樣兒也生得好。叫他和你洩一洩火氣好麼。王嵩心上原有些愛那丫頭。口裡假意推托了兩句。就應承了。大家穿了衣服起來。走到外房。只見露花在那裡打盹。桂姐叫醒了他道。王大爺只管要幹那營生。我年紀忒小。你便和大爺弄弄罷。露花道。怕姑娘怪。桂姐道。我叫你做的事。决不怪你。桂姐自進了房。露花自偎著小王。就在春凳上弄起來。原來露花還是童女。王嵩興發。不管三七廿一。弄得個丫頭疼痛難當。幾乎哭出來了。桂姐聽見。走到房門口說。今夜且饒了他。慢慢的憑你再弄。何如。王嵩丢了露花。又來要強桂姐。桂姐把門關上。竟進

去睡了。露花怕疼。也不肯再弄。王嵩只得過去了。未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有詩爲證。

小燕因風驟。　徒勞來去風。
翩翩雲裡翩。　莫又入花叢。

評

使人眼熱。亦使人魂飛。

校記

❶「�」原作「衛」，據戀本改。

❷「管」字原無，據戀本改。

❸「打」原作「當」，據戀本改。

第九回　俏才子無計分身❶

莫動念頭蠅。且算拳中馬。幾句低詩幾局棋。消盡平生者。

扯淡錯書靡。熱鬧徒存瓦。多少湮埋八斗才。莫怨天公也。

無事看風鳶。有興調絃馬。道聽訛傳姑妄言。莫負年華者。

紙畫兩重山。竹屋三間瓦。打破虛空直等閒。且自酧歌也。

右二調卜算子

這兩首詞。是和辛稼軒作。句句扯淡。却語語眞切。點醒世人。教他在名利〈利〉海裡。急須脫身出來。學那蘇東坡無事聽閒人說鬼。做這回小說的引頭。且說王嵩。只爲桂姐執性。不肯輕易破身。反叫丫頭露花做了替身。這露花原模樣兒齊整。一雙俊眼。唇紅齒白。不像個丫鬟到

底的。王嵩自前那一日。扶了他起來。便有三五分看上了他。不期桂姐却有此好意。總承他兩個弄了。從此一過桂姐這邊來。小王先有個替身在肚裡。露花第二遭也就覺滑溜些。十七八歲的丫頭。已自知情識趣。好不得意。漸漸的桂姐見他兩個忒火熱了。只得吩咐他幾聲道。我叫你做的事決不怪你。只是引得個王大爺心狂意亂。一則怕誤了他讀書的事。二則怕忒過來得勤了。那邊同看書的有些知覺。不好意思。以後王大爺要過來。只說我下樓往奶奶房裡去了。冷他幾日的心。正是長久之計。露花道。姑娘吩咐。我知道了。誰知這丫頭乖巧。把這話對小王說了。每夜直等人靜。香月睡著。或是叫❷小王過來。或是到小王房裡。翻天覆地。整夜狂騷。隔一兩日。露花問了桂姐。纔放他到那房裡來。溫存半晌。也只是摟摟摸摸。依舊是露花去受用了。過了半月。已是端陽佳節。王嵩要回家看母親。預先一夜來別❸桂姐。桂姐送他雄黃

袋一個。朱履一雙。縐紗汗巾一條。王嵩收了。謝道。承妹妹盛情。只是我沒什麼回敬。怎麼好。桂姐道。至親骨肉。如何說這客話。第二日乃是五月初五。王嵩又敲板望說了一聲。方纔回去。原來這日劉子晉爲因擾得安可宗久了。在沿河板閘口賃了一間臨河樓房。備下酒席。請安家父子看龍船。就請王高山相陪。這原是安可宗留他的。因此安伯良辭了。只教兒子赴席。劉子晉道。咱們三弟兄日日會的。今日只三個人吃酒。雖說知己千鍾。覺得忒冷淡了。這隔壁樓房有個汪存姐。生得異樣標致。原嫁與徽州黃客人做妾。黃客人一去兩年。只有空信往來。存姐熬不過了。梯己與人偷偷。有兩三個修癢人做脚。只是再不肯陪酒。小弟也會過他一次。如今就在隔壁。送一兩禮金過去。請他來奉陪。好麼。料然隔得一重板壁。他也決不推辭。安可宗猶自可。小王手舞足蹈。攛掇劉子晉去請。劉子晉封了禮金。叫小廝過去。汪存姐原不十分出門

的。正在家沒事。小廝把銀封送與他道。劉大爺送的禮。沒有什麼生客。咱大爺請安大爺王大爺看龍船。就在隔壁樓上。請存娘去吃會酒兒。原來汪存姐久聞王郎的大名。不得一見。聽了這話。便問道。那個王大爺。可是那小秀才麼。小廝道。正是他了。汪存姐道。你家大爺。我會過的。極肯幫襯。是在行的人兒。我就過來。這禮斷然不好收得。就勞管家帶回。小廝丟了就走道。存娘快些來。大爺們候著哩。小廝來回了話。又說。他問王老爺哩。劉子晉笑道。偏生王兄有女人問他。可見潘安擲果之事。眞正有的了。正說著。汪存姐過來了。各各相見。汪存姐看王嵩。果然是個美男子。王嵩看汪存姐。果然又是個美婦人。四隻眼睛。看得刻毒。其時擺上酒席。圍坐暢飲。忽然四五隻龍船。鑼鼓喧天。打從鈔關一路搖往北來。一齊立起身。靠著樓窗去看。汪存姐緊貼著小王。眼裡看船。口裡調情。不知如何。幾句話。已約定了他。今夜在他樓上去。要成就巫

山雲雨了。龍船來來去去。不是一隻。不在一處。看一會船。吃一會酒。正席換桌。直吃到掌燈。忽然不見了小王。只道他吃酒多了。有些坐不牢。安可宗還道。好兄弟們。就吃不得酒。何不說一聲去。那知他已悄悄先躲在汪存姐樓上去了。又略略吃過幾杯。大家散了。劉子晉要送送存姐。汪存姐已約了小王先去。只得回道。原有蘇州布店朋友。預先約定的。劉大爺送我。有些不便。劉子晉也就罷了。道。恕不遠送。正是

將軍不下馬。　各自奔前程。

且說王嵩悄悄走過汪存姐家來。敲門進去。一個半老不老的婆子出來開門。回道。娘不在家。王嵩道。是你娘約我先來的。婆子不信。不肯放他進去。裡面有存姐的母親。走將出來。看見小王美貌。曉得他女兒好標致小官的。就教放他進去。讓他樓上去坐了。王嵩看看他。却只好四十歲光景。問道。存娘是令妹。還是令愛。答道。是小女。王嵩道。令愛同在

隔壁吃酒。約我先來的。正說著。只見存姐已回家。走到樓上來了。滿面堆著笑道。大爺果是個信人。又對他母親道。娘。只怕偖大一個臨清。沒有王大爺這個潘安哩。快收拾便酒來。再吃幾杯。王嵩道。我吃不得酒了。不消費心。汪存姐叫取晚飯來。他母親下樓去。不多時。酒也有。肴也有。大米飯也有。都叫婆子搬上來。兩個吃了一會。吩咐婆子。收拾了去。快取熱水來淨身上。婆子去不多時。熱水也來了。兩個洗了一回。吩咐婆子自去。把門閉上。打帳弄聳了。王嵩自道能征慣戰。弄過幾個婦人。只便是這般做作。那知汪存姐的手段。不比前番這幾個。把油燈重新剔了一剔。明晃晃照著床上。先來替王嵩脫光了上下衣褲。自己也都脫了。爬上床去。叫他上身來。拿著纖纖玉指。引他的陽物挿入陰門。口裡嘖嘖的贊道。又長又大。好件東西。我口道中看不中吃。却也中吃。就把身子聳上來。那花心緊緊對著龜頭。一聳一聳。就如咬的一般。連連

五六十聳。弄得王嵩快活難當。不覺汩汩的流了。汪存姐笑道。這樣長長大大的東西。我心裡喜歡他得緊。畢竟中看不中吃。可惜可惜。王嵩道。不敢欺。我也弄過好些婦人。一夜半夜。這樣歪纏。再不肯洩。今夜經了你的手。不知什麼緣故。就完了事。嗄。我曉得了。只爲你連連套上來。我有些膽怯了。少待片時。看我再弄。汪存姐聽了這話。越發浪起來。一會兒也等不得了。忙把身子縮下去。一口咬住陽物一舔一舔。指望舔他硬起來。那知這件怪物越舔越不得硬。急得個汪存姐左扭右扭。陰裡浪水直溜。好生過不得。王嵩被他舔得酸酸的癢癢的。滿身麻起來。又叫道。不要舔他自會硬。若舔再不硬了。汪存姐只得放了陽物出來。兩個指頭輕輕拿著。把粉臉偎在上面。口裡哼哼的道。乖乖的好大雞巴。快些硬了罷。不然如何我了。只見那東西漸漸的豎起來。有七寸長三四寸半粗。汪存姐道。好了好了。救我的命了。親親的哥哥。你如今把

我的屁股拖出去。在床沿上弄。你的力④氣就覺大些。我套上來也不十分怎的了。王嵩果然拖他到床沿上。把又長又大的陽物。像小鐵錘一般。直挿進去。這場好殺。道是

楚霸王鉅鹿鏖戰。又是諸葛亮周瑜。和曹操赤壁大戰。又是
小秦王三跳澗。尉遲公和單雄信大戰。又是岳武穆韓蘄王。
和兀朮朱仙鎭揚子江大戰。又是洪武皇帝。和陳友諒鄱陽
湖大戰。

王嵩一上一下。一進一退。一衝一突。把個汪存姐弄得千叫萬喚。後來連叫喚也叫喚不出了。只是閉著眼哼。下面滔滔汩汩。不知流了多少浪水。直弄到五更一點。汪存姐滿心滿意。纔叫道。親哥哥。我夠了。睡睡兒罷。王嵩放了他脚下來。偶往下面一看。那樓板上的浪水。像是潑了三四茶甌水在上的。那燈又明亮。王嵩指著浪水問道。這是什麼子。汪

存姐道。我的親哥哥。被你射出了許多水。還虧你問我哩。兩個纔緊緊摟著。一睡直睡到小晌❺午。汪存姐❻的母親收拾停當了飯。纔到床邊。叫醒了他。起來梳洗。原來近日是洞庭布店。一個葉十八朝奉。預先約下的。已來催過了兩次了。爲因這日有客。只得放小王回去。再三約他初六七來。小王口裡應了。道他是半開門的娼婦。也不十分在心。慢慢步回。見過了母親。就道。外面龍船正盛。朋友們約去看看。因爲久不見母親。兒子回來說聲。李氏道。兒。你久在館裡攻書。節下自然該頑頑了。憑你自去。王嵩思想卜氏。打帳訪問存兒。要他通信。纔走出門。只見一個半老的婆子叫聲。王大爺。王嵩應了。問道。你是那個。爲何認得我。婆子道。我是臨清聞名的王婆。有句話要和大爺說。王嵩隨了他走到一個冷廟裡。王嵩心下疑惑。這婆子是何等樣人。領我來做什麼勾當。正待要問。那王婆福了一福。王嵩也回了一禮。王婆道。有個羅奶奶。娘

家姓王。原與劉寡婦是叔伯姊妹。他丈夫久戀著一個小婆子。鎮月不到他身邊來的。羅奶奶生得齊整。眞個月裡嫦娥一般。琴棋書畫。件件都會。他自己冷靜不過。常吩咐我尋個美貌少年。到那裡相伴相伴。急忙裡沒有好的。又怕人口嘴不穩。不敢輕易說開。前日聽見妹子劉寡婦的事。他動了心。教我尋見大爺。說他的意思。一向來問。曉得大爺在安家攻書。端陽節纔回。我已伺候了兩日了。袖裡摸出一條縐紗汗巾。汗巾裡裹著重重的一錠銀子。說。是羅奶奶送你的。王嵩初然不肯收。已(以)後想想道。我正沒尋他存兒處。不如應承了他。竟託他寄信與劉寡婦也好。只得收了。問道。幾時去會呢。王婆道。羅奶奶住在河西里。不十分熱鬧。他丈夫有幾日再不來的。如今就好去了。王嵩隨了他。踱過板閘。到河西里。遠遠一個大門樓。王婆道。門樓裡就是了。大爺你站一站。我先進去說一聲。不多時。王婆同著一個大丫頭。領到深深一

個房裡來。只見一個婦人。果然生得美貌。年紀却有三十七八望四的光景了。有詩餘爲證。

香風一陣。粉面依稀近。裙袖參差拖寸。眞個半天丰韻。

婷婷好似風吹。慌忙兩手低垂。三十七八年紀。如花似玉人兒。

右調清平樂

王嵩作了個揖。婦人也回了個禮。道。大爺請坐。王嵩坐了。倒有四五個丫頭伏事。全然不避。王嵩想道。這女人像個慣家。況且他的年紀。約莫大我一半。怎好幹這營生。只是旣來了。決不放我空去。又要問問劉寡婦消息。就問道。丁字巷劉奶奶是令妹麽。婦人道。是叔伯姊妹。他如今守在兄弟家裡。專等大爺娶他哩。王嵩道。怎敢指望。只是要見一面。不知羅奶奶這裡可以周旋咱兩個麽。婦人道。妹子若知道你在這裡。未